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工人家史。口述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訴了地主、資本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們的罪恶。解放前，工人兄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重压下，经受了敲骨吸髓的剝削，受尽了辱罵、鞭打和摧残，終日掙扎在死亡线上。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终于打碎了沉重的枷鎖，获得了解放。过去的仇恨，激励着他們更加热爱新社会，积极建設社会主义，并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但是，被推翻的反动統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們总是企图复辟，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不要忘記过去，不要忘記阶级斗争。

这些忆苦思甜的文章，对年青的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封面設計：焦煥之

統一書號：10067·129

定 价： 0.4 0 元

目 录

向妹妹讲过去的事.....	1
血与泪的控訴.....	11
走投无路.....	28
三过鬼門关.....	42
李凤恩的往事.....	56
我的学徒生活.....	72
不忘昔日苦.....	80
跳出苦海.....	93
成家.....	111
人間地獄.....	124
两代人.....	137

向妹妹讲过去的事

李玉琴 口述

吳柳 整理

去年暑假，在煤矿技术学校学习的玉芝妹妹从辽源来北京看我。我們姐妹俩已多年不見面了，一唠就是半宿。从学校生活，直談到天安門广场，談到未来的希望和理想。正談得沒完沒了，妹妹忽然噙起嘴巴問我：

“过去你們为啥把我卖了？”

我半天說不出話来。妹妹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也懂事儿了。早些年，因为看她年紀小，我一直不願意对她談过去的事情。現在，我再也憋不住了，我要把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切告訴她。

全家来到鶴崗煤矿

我生在哈尔滨，家住在松花江边的道外七道街。全家就四口人。爹在一家造纸厂干活，媽是个剛强勤儉而又俐落的人，在家操劳家务。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还騎在中国人民脖子上，日子很不好过。爹挣的錢养不起家，下工以后，还貪黑起早到江边去当搬运工人。不想这年夏天，爹从江沿回家，得了肚子痛的病，一头倒在炕上，就起不来了。这时候，媽又生了大弟弟，甭說請医生給爹瞧病，家里几張嘴也沒法

糊了。不久，爹在貧病交迫中死去。那年秋天，媽媽帶着三個孩子回外祖父家去了。沒有幾天，外祖父家就揭不開鍋了。媽又帶着我們，來到舉目無親的湯原縣城。媽整天給別人洗衣裳，我和大姐就去揀煤核燒火做飯，大人小人都不閑着，日子還是過不下去。這時有個醬油廠的工人，叫李岫甫，為人老誠，獨身一個人，經人介紹，就和媽結了婚。媽原想找個幫手，誰知有了幫手還是沒法兒活下去。

這年冬天，我們全家冒着大雪，來到鶴崗煤礦。爹就到礦上去當了礦工。那時候鶴崗是人間活地獄。滿街淨是討飯的，凍餓而死的礦工無數，天天用大板車往外拉死尸。爹在礦井下刨煤，把頭讓什麼時候上來就什麼時候上來，一個月掙的錢只能買幾十斤糧食，家里吃燒全無。日本鬼子給礦工吃橡子面，到嘴是苦的，吃完脹肚拉稀，個個瘦得不象人樣。我和大姐還是照樣揀煤核，賣煙卷，啥活都幫媽干。就在這個時候，媽又生了玉芝妹妹。這不是越渴越吃鹽嘛！那年初，添一口人，比一座山還重。正在這節骨眼上，井下出了大事故，爹被砸在裡面。幸好被工人救了上來，可是腰受了傷，不能動彈了。整天躺在炕上，吃藥看病全沒錢，只好硬挺着。不想把頭這時找上門來，把爹解了雇。媽看到這情景急得直哭，看來這礦工的日子也真不能過了，就和爹商量，要下鄉種地去。媽說：“我們全家都下地，賣力氣，總能有碗飯吃。”

種地也沒有窮人的活路

就在這年春天，全家又奔到農村，在老縣城大北村落了戶，從大地主張鴻圖手里租種幾垧生荒地。開荒可不易，這是個山溝，樹木蒿草很多，割荒草，刨樹根子，全家把命都

拼上去，才好不容易开了几亩地。沒有房子，就搭起地窩棚，睡在里面，有时候长虫老鼠乱窜，吓得我們直叫喚。这年秋天收成真好，收的苞米堆成个小山，足够明年吃的，全家都舒了心，媽也不愁了。誰知就在打場的时候，听見远处叮当叮当串鈴响，一看，是地主管賬的，套着三馬大車来了。管賬的一見苞米，二话沒說，就往車上装。我爹急着和他讲理：“不是你說开荒头一年不交租嗎？”他眼一瞪說：“这是老規矩，一律东伙四六分！”就这样，全家的活命糧食，叫他拉走大半。

这一年忙了一春一夏，到头来地了場光。怎么办呢？别的出路又沒有，还得种地主的地。开春，全家又都下地，粮食不够吃，就种早豆角，土豆，挖野菜，采蘑菇度命。这年庄稼长得更好，苞米棒子象个大棒槌，一尺多长。眼看粮食要到嘴了，可是媽和爹又都愁起来，地主又要来分粮了。这个靠山屯子只有几戶人家，其中有一戶是赵大爷家，他也种地主的地，为人正直，是个山东人，也是早年逃荒来的。他見我們家愁得这个样，就偷着告訴我爹一个法子。从这以后，爹媽就常常三更半夜也不回来，我們都小，不知道他們干啥。这地方很冷，黄豆一割完就飄大雪，雪一停全家就去打場，場还没鋪完，就听見远处叮当叮当串鈴又响起来了。

地主管賬的一跳下馬車，就往場院奔，拿着口袋要分粮。这回他見車沒有装满，举手就打我爹的嘴巴，說：“粮食都哪去了？”我媽可不受他的气，就过去和他打了起来。管賬的不甘心，屋里房外到处搜查粮食，一粒也沒有找到。管賬的沒法子，只好出山了。

管賬的走后，我們才明白，我家的粮食，一部分在沒打

場之前，就運到山里藏起來了。等大雪一封山，神仙也找不到。這樣才算留下一點過冬的口糧。媽這時候又生個小弟弟，日子雖然苦，一家人总算能活命了。誰知道，萬惡的日本鬼子這時又趕進山里，說是來抓抗日聯軍的。我們這個山溝，早就聽說有抗聯隊伍活動。有時候就住在屯里，我媽就給他們做飯吃。那時候就知道這幫人好，和藹可親，不打擾百姓。鬼子兵一到屯里，先是到處搜查，沒找着人，就把全屯的人集合起來，向大伙要人，一個鬼子軍官用戰刀架在趙大爺脖子上，問他：“抗聯有沒有？”趙大爺把四喜帽子摘下來，指着脖頸說：“砍了我也不知道！”鬼子官紅了眼，咔嚓一聲，就真的把趙大爺的頭砍了下來。媽抱着小弟弟都吓傻了。從此，她一聽見狗叫，就从炕上跳起來，光着腳兒，抱着小弟弟往山上跑，嘴里嚷着：“日本鬼子來啦！活不了啦……”有時候一跑就是一宿不回家，全家為這事兒都愁死了。有一次半夜，媽又抱着小弟弟往山里跑，全家都上山去找她。找到天亮，才在一棵大松樹下找着，發現她正在拴繩子打算上吊。我們都撲了過去，媽象沒看見我們一樣，嘴里還在叨念“活不了，活不了……”好不容易把她弄回家，從此媽就瘋了。爹見這情景心都碎了，把家里一袋子向日葵籽賣了，買了劑湯藥。一劑藥哪能治好這病呢？日本鬼子又常來抓人殺人，媽的病就更重了，三天兩頭抱着弟弟往山上跑。爹想，再在這兒住下去，不是叫狼吃了，也得叫鬼子砍死，還是到礦山找條活路去吧。於是全家六口，又奔蛟河礦去了。

二次下礦 家破人亡

人說蛟河礦比鶴崗好，一到蛟河礦就明白了，這是從屎

窩挪到尿窩里，全一樣。爹下井刨煤，我們姐弟幾個，能動的都出去揀煤核。媽瘋瘋癲癲地坐在炕上，抱着小弟弟，有時候又跳起來嚷：“鬼子來啦！……”妹妹玉芝那時候才四歲多，不知道媽是瘋了，寒冬臘月穿着單衣，整天坐在灶前烤火，烤完了前胸烤后背，烤久了頭髮也烤焦了。媽有時候叫妹妹跪在炕上，一跪就是一天。妹妹就叫：“媽，我凍死了，我要烤火。”媽說：“你別動，鬼子又來啦！”妹妹也不敢動。

由於蛟河礦井下支梁頂柱安裝時偷工減料，爹還沒干幾個月活，就發生塌頂的大事故。爹又攤上這場大禍，腿砸傷了，被工人給抬回家來。真是平地一聲霹靂，把全家都震懵了。媽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老是叫：“鬼子兵又來啦……”

這回和過去一樣，爹又失業了。躺在炕上，一躺就是幾個月，腿沒有好，不幸又得了傷寒病，一劑藥也吃不起，兩個腮幫也腫起來了。媽有時候象明白過來，問爹說：

“你怎么不上工呢？他外祖父都七十多了，也不知道他們日子怎麼樣，……窮人在哪兒也不好過，什麼時候過好日子呢？”

爹聽了這話心裡更着急，家裡一粒米沒有，我和大弟弟就出去討飯，要回吃的养活一家。大姐在家照看爹媽和妹妹。那年月討飯都無路。礦工區哪有吃飽飯的人家？討一天也不夠一個人吃的。小弟弟餓得直叫，在媽懷裡光咬媽的癩奶頭，都咬出血來了。玉芝妹妹餓得只知道烤火……爹看見這情景，實在寒心，唉聲嘆氣地說：“活着不如死了！”說着就拿起磚頭照自己腦門砸下來，拍的一聲，磚頭砸得粉碎，頭上淌下血來，人也昏過去了。我和弟弟討飯回來，見爹頭

上起了个大血包，惊得話都說不出。爹把我們叫过去，摸着我的头一声一泪地說：

“孩子，全家都活不成了，早晚都得餓死……咱們买点毒药吃……死了吧……”

我們一听都抱住爹的腿，跪在地下哭叫着說：“爹，我們不死啊！……”在媽怀里的小弟弟，那时才两岁，餓得都睜不开眼睛，一听我們哭，他睜开眼睛，叫着：

“姐！我要吃毒药……”

这話象刀絞心一样，全家都哭起来。我們多想活下去啊！天不亮，我就赶着去討飯了。临走，我告訴小弟弟說：“姐去給你要吃的去！”小弟弟听了，臉上露出一絲笑容。我含着泪走出去了。我剛出門，爹一个人就爬到門外，見着邻居張老太太就和她說：

“我这病也好不了，靠孩子討飯咋能活命呢？我要死在炕上，孩子們可怎么办？还不如让我死在外头……”

張老太太吓坏了，劝了半天，爹也沒話說了，只是长吁短叹地坐在門口。

在矿区是討不着吃的，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到远处去討。我們一走就是几十里，在一个山村里一連要了几天飯，总算討到一点吃的，就高兴地挎着筐回家去。一进家門，爹不見了，只見姐姐在哭，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小弟弟在媽的怀里有气无力地在叫：“姐，我要吃……”說着就把小手伸进嘴里咬，咬得嘎吱嘎吱响，血順着小嘴往外流……我連忙拿着討来的干粮扑过去給他吃，可是他再也吃不上姐姐討来的干粮了，他咬着自己的手指，就死在媽的怀里了。

姐姐也餓得不能动彈了。她哭着說：“爹爹不知到什么地

方去了。”更糟的是，大弟弟去討飯，几天也沒有回来了。这时候玉芝妹妹餓得不能走动，还是烤火，头发象干草似的，直往下掉。后来，听張老太太說，爹爬着走了。这才明白，爹是想爬到外面去寻死的。我們更哭得厉害了。

我們用破席头把小弟弟卷了出去，可怜的弟弟，从生下到死，連頓飽飯都沒吃过，最后吃着自己的指头死去了。埋了小弟弟，丢了大弟弟，走了老爹爹，一家人六神无主，不知道怎样活下去。这时，好心的邻居对十三岁的大姐說：“你是姐，得想法子养活瘋媽和弟妹。不能看着大家活活餓死。”我們同邻居合計，决定先把玉芝妹送給人家，免得她烤死餓死。張家大媽沒有女儿，收养了妹妹，說是卖，人家沒給什么，当时只想不餓死就行了。从此，一家人只剩下我們三口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每天只好討点飯养活瘋媽。

毛主席是我們救命恩人

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日本鬼子投降了。八路軍从延安、太行山开过来。毛主席的队伍一到，我們矿山就解放了。馬盼清明草盼春，工人就盼八路軍啊！一解放，矿工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烟了。又斗地主，又斗把头，一下全翻了身。我家因为靠郊区，也分了五亩园子地，沒劳力种，村长套着牲口帮助我們点种收割。家里吃穿都有了，还分了被子……真象做梦一样。說也怪，媽的瘋病也輕了，有一天她明白过来，見我們就問：

“咱們日子怎么好起来了？你弟弟、妹妹到哪里去了？你爹丧尽天良，丢下咱們就不管了。”

我們見媽清醒了些，高兴得流出泪来，安慰她說：“媽，

解放啦，毛主席救了我們全家，弟弟沒回来，妹妹叫爹带走了。”她相信地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說：“咱們也盼到这一天了！”

我和姐姐都想念弟弟，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后来，在老爷庙里找到了他。只見他穿着开花的破棉袄，正給一个瞎子領路。一見面，就哭倒在我們身边。我說：“解放了，回家去吧！”他又高兴，又发呆地問：“啥是解放啊？”我把家里的变化都告訴他，他欢天喜地跟我們回家去了。

一九四六年，姐姐在矿上找到工作，我小，就在家照应弟弟上小学，給媽做飯吃。我們新分的房子后身，就是小学校。我一做早飯，就听见他們念书，心里別提多急。心想，我啥时候能念着书多好啊！姐姐是在蛟河矿导火綫厂做女工，別看她才十七岁，可知道为誰干活，一进厂，就黑天白天地使勁干，那股积极勁儿，人人都夸奖她。后来，她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家都为她高兴。

那年秋天，我家种的园子地，結的苞米棒子有一尺多长。一天，我磨完了苞米粉，正要端进屋里去，就听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我惊呆了，院門口站着一个人，滿臉胡須，肩上背着一个行李卷，細长的个头儿，这……是爹回来了。我叫了一声，一簸箕的苞米面，全撒在地上了。我扑到爹身上，他摸着我的头，四处看着，看看房子，看看家里有吃有穿的日子，他流着泪說，

“毛主席救了咱們全家啊！”

爹回来，是件喜事儿，誰知却引起了一场風波。媽有些明白的时候，就管爹要妹妹，說：“你回来了，把閨女給丢在哪里了？”又哭又鬧地要人。爹直是哭，他知道妹妹給人家

了。自己骨肉不团圆，心里闷闷不乐。我們也有不愉快的心情，心想，在最困难的时候，爹爹把我們丢了，如今回来，也对不起我們。一家人对爹都結了个疙瘩。后来爹把他从家出走的經過告訴我們，我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抱着一死的念头离开家的。他从家一直往外爬，在路上暈死过几次，后来爬到吉林市，在一家酱油厂做木桶，想回来也回不来了，整天干活不說話，人家都把他当成哑吧。直到吉林解放，他才讲了話。一天他見报纸上登着我姐的模范事迹，突然大叫起来：“我闺女还活着！这一家人还在世啊！”說完就背着行李回家了。

收留玉芝妹妹的張大媽，儿子在解放东北的战争中牺牲了。她一听我爹回来，家里还为了过去的事在嘔气，心里也难受。一天早晨，張大娘把玉芝妹妹送回我家来了，向我爹說：“旧社会卖儿卖女是迫不得已，那时候穷人无路可走啊！新社会你們一家能团圆，我心里也高兴！”从此，玉芝才回到自己家里。

爹回来以后，又回到矿上干活了。現在負責看管仓库。最近他来信說，他身上挂着仓库的大钥匙，多少国家财产，都交给自己掌管。还說要爭取入党呢。媽媽在过去受的苦太深了，在一九五一年死去了。如果她还活着，我想她一定能明白过来，亲眼看看咱們的新中国，过过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我在一九四九年也到矿上做了女工，后来党培养我当小火車司机，我是蛟河矿第一个女司机。我在矿上参加了党。我十八岁那年，党又培养我，調我到秦皇島煤矿工人学校学习文化。到一九六〇年，学完高中課程，又保送我进了北京矿业学院选矿专业学习，一九六五年就要毕业了。两个

弟妹，都是解放后进的学校，都参加了共青团。誰能想到討飯的一家能有今天呢？

妹妹听我讲过去的事情，紧紧拉着我的手，眼泪象泉水一样涌出来。忽然，她止住了泪，严肃地说：“姐姐啊，我們千万不能忘記过去啊！使我們家破人亡的是旧社会！救我們出火坑的，是共产党，是毛主席！”

血与泪的控訴

郭 震

在济南市南郊的铁路工人住宅区——“二七”新村里，我訪問了济南铁路局車輛段車輪厂党支部委員、六級电机錯工唐更法同志和他的爱人——“二七”新村模范家屬委員韓淑珍同志。

唐更法同志的家是两間北房，里間屋迎門牆上挂着夫妇两个的奖状、授奖的相片，柜橱上放着一部收音机，南北两张床上，叠着三条新花棉被。箱子、家具整整齐齐，印着“奖”字的茶杯、本子，摆在桌上。

这个七口人的家庭，是多么美滿呀。每逢下班、放学之后，一家人凑在一起，說說笑笑，大女儿談談車站上的新人新事，哥哥教弟弟讀書識字，姐姐教妹妹画画叠紙，也有时一家人开开收音机，听听北京的声音……

可是，有誰知道，唐更法同志的童年、青年，却是在血泪中度过的呀！

—

一九三一年九月，淮河两岸秋庄稼一片金黄。但是在安徽省怀远县周家营村头有一个人，正对着无边无际的秋庄稼

叹息。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紅臉汉子，推得动四五百斤的小車，扛得起二百多斤的口袋，还是个能做豆腐、干木工、盖房屋的匠人。然而，他却无法养活他女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汉子坐在門边的一个凳子上，两手支着脑袋，只是叹息。

这当儿，淮河正是漲水的季节，在靠河二里外的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就可以听到那汹涌的濤声。这个人的脑子被这混浊的淮河水的尖叫声，搅得更加乱了：“要是再决了口，那可……”

这汉子便是唐更法的父亲唐世举。这时的更法才十来岁。他那瘦得皮包骨头的身子，依偎在娘身上。娘怀抱着两岁的弟弟，望着正在发愁的父亲直流泪……

就在这时，突然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接着村内响起陣陣声嘶力竭的喊叫声：

“快逃命呀！淮河决口了！……”

唐世举探头一望，只見无边无际的河水滚滚涌来。風声、水势、喊天呼地声，混在一起。他打了个寒顫，二话沒說，抽身进得屋內，把做豆腐用的一口大缸搬了出来，把更法和两岁的弟弟抱入缸內，然后返身扯起一床被子，盖在弟兄两人身上……

父亲挽着母亲，推着水缸，在齐腰的洪水里逃了出来。他們逃到淮南东山上的大王庙內，七天以后，洪水下去了，这才又回到片瓦无存的家乡。他們唯一的财产就是父亲手里的一床被子了。

“水无情，火无情，地主心腸赛虎狼。”偏偏在这个时候，地主也跑回来了，賬房先生端着賬簿照样来收租。父亲苦苦哀求也是无用，仅有的棉被也被抱走了。

二

父母帶領一家人沿路乞討，在破屋、柴棚、古廟安身，步行九十多里來到淮南煤礦。

一天早上，更法醒來，一眼瞥見母親正在哭泣，她兩眼紅腫，父親也在擦淚，象出了什麼事情。更法看看弟弟，弟弟正露着一副干瘦的臉兒沉睡。母親強忍着眼淚，抱起弟弟，對更法說：“你要好好照應弟弟，跟爸爸在家，我……”母親再也說不下去了，只見她兩眼的淚水往下流着，流着……

母親走了，上午沒回來，下午沒回來，晚上也沒回來。更法等呀，等呀，他模模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醒來，母親還是沒回來。

更法向爸爸問道：“娘上哪里去了，怎麼還沒回來呀？”

爸爸的淚從眼里刷地滾了出來，他把顫巍的右手伸到腰里，掏呀，掏呀，掏出一把票子說道：“你娘不回來了，她為了咱爹兒仨活命，把自己賣了。”

哇地一聲，更法大聲叫道：“娘呀，娘呀！……”可是娘在哪里呢？

小更法抱了兩歲的弟弟，跟着父親，流浪，流浪，半月以後，兩歲的弟弟又被逼得送了人。這個孤苦的孩子，就象失群的雁，在淮河岸上飛呀，飛呀……

更法十二歲時，父親托人求情，把更法安排在懷遠縣秦太昌鞋店當了學徒，父親便一人走了。

更法學徒三年沒摸過鞋幫，五年沒領過一個銅板。白天做飯、燒水、看孩子；晚上為老板鋪床、疊被、捶腿、拿尿盆。十七歲時日寇炸懷遠，又被解雇，父親從五十里外趕來領他，從此，

这一老一少，又开始过起到处流浪的日子。

第二年三月，在流浪的途中，父亲又得急病死去。更法的眼里，每天都湿漉漉的，不知是泪，还是血。

三

这年年底，母亲从百里以外得到消息，将更法带到继父家里。

继父是淮南煤矿的一个木工，日子过的也是走慢了穷赶上，走快了赶上穷。更法来后，生活更没有办法。

更法只好又在一家面粉厂做临时工。这是与他的体力极不相称的活路，他每天要扛二百五十斤重的麦包，瘦弱的更法，被麻包压得趴在地上，又爬起来，他咬着牙，含着泪，手上出血，鬼子的皮鞭抽在身上，他全不管，为的是一天四角钱的工钱，为的是不让母亲作难。

有一次，更法正被一个麻包压在地上，胳膊肘出血了，血迹染红了沙地。这时，工头领了日本厂长牵着狼狗正向厂内走来，鬼子厂长看见更法，就停下来，指指他的狼狗，对更法说：“你的和牠的，哪个的快？”

更法见他的意思是问自己和狗，谁跑得快。心中一阵气愤，但还是咬一咬牙，挺起身又往前走了。当他刚刚迈出几步的时候，鬼子厂长却把狼狗放出来，狼狗朝他扑来，抓他的脸，咬他的衣服……

这时的更法已经没有力气和狼狗搏斗，他的全身已被咬得血肉模糊了，直到更法瘫软地倒在血泊中的时候，鬼子厂长和工头才狞笑着走去。更法的伤一直养了六七天才好。为了生活，他只好继续在这里卖命。

八九月間，母亲在一連串不幸遭遇的折磨下，臥床不起了，更法請假三天服侍母亲，可是第四天就接到解雇的通知。

这时，铁路上的电力工区正巧招人，更法就又到那里去了。誰想到上工的第三天，母亲便死了。更法抱尸痛哭，将母亲掩埋后，就被继父赶出門来。

下班了，更法蹲在厂門口；深夜了，更法还蹲在那里。

电力工区工友張延坤发现了他。这粗眉大眼的汉子，来到更法面前，問明情况，拍他一掌道：“兄弟！你要不嫌，就跟我家去，你嫂子好脾气，有我吃，就有你吃；有我穿，就有你穿。”工友們听說了，給他送来吃的、穿的，更法第一次感受到工友們給他的温暖，从此，他就住在張延坤家里。

更法二十岁，經工友們介紹，与逃荒的妇女韓淑珍結了婚。但是，結婚的第三天又出了事。

这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更法趁結婚歇班的机会乘火車到九龙崗去看朋友。

車到九龙崗，更法迈着輕快的步子，走下車来。当他路过車站旁的洋行門口时，見一个便衣鬼子从里边走了出来，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更法慌忙躲閃，鬼子却在他的臉前停住，說道：“你的，过来。”

等更法走过来，这鬼子抬手就給他一掌，罵道：“八格牙魯。”

这时的更法已經是二十岁的汉子，被鬼子一打，火往上冒，又見四周沒有鬼子，胆更大了。当这个醉鬼抬手又要打他的时候，被他猛地抓住手腕，一个翻身摔在地上。

鬼子嗷地一声嚎叫，象一只肥猪似地躺在地上，他一个轉身从口袋里抽出一支黑亮的手枪。

更法原以为这是个普通的鬼子，没想到是个宪兵伍长，想跑已经来不及了，一不作，二不休，对准鬼子的手腕踢了一脚。

手枪嗖地一声，飞到车站里边去了。

更法闯了大祸，飞步就跑，可是已经晚了。只见四五个鬼子从洋行里飞奔出来，把更法团团围住，一阵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一齐落在更法身上，他失去了知觉。鬼子见他已经气绝，这才扬长而去。

当更法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

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呀！更法高兴地流着眼泪欢呼：“我们胜利了。”

国民党的广西军开到了淮南。

这天上午，更法休班，正在家高高兴兴地谈论着迎接广西军的事情。他乐呵呵地对爱人淑珍说：“想不到哇，日本鬼到底投降了，往后再也不过这亡国奴的日子了。”

正当这时，屋门一响，忽喇喇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一人，戴大沿帽，穿黄军装，斜背武装带，手里端着一支匣枪，张着机头，还有四五个兵，也端着大枪，指着唐更法喝道：

“你叫唐更法？”

更法心里一紧，答道：“是我。”

端匣枪的把手一摆，喊声：“走。”

更法刚要问什么事情，嘴才一张，啪地一掌落在他的脸上。女人看到眼前的情景，哇的一声哭了。

四五支枪，押着更法，走了二里多路，到了一座兵营。一个留着平头、穿了官服的人，坐在一张转椅上，对他說：“唐更

法，我們聽說你是电工，連里的電話坏了，找你来給修理一下。”

“娘的！”更法心中的怒火，刷地升到天灵盖，可是，生活磨炼了他，这年輕人已变得不那么毛糙了。話到嘴边，又改了腔：“长官，我是修电灯的，不会修電話。”

“放屁。”小平头朝地上跺了一脚，气呼呼地道：“你們这些汉奸王八蛋，給鬼子干活行，給老子干就不行了呀。好，咱話說到头里，今天你要修不好，我就崩了你。”

更法的脑子轰地一陣，几乎摔在地上，这年輕人倒不是怕死，他所痛心的是，原来这就是他們天天想、日日盼的中央軍，这就是抗战胜利的結果！“抗战胜利”对一个工人來說与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

更法忍着眼泪，把電話修好，才被放回家来。

后来的事实，更使更法不安，他看到广西軍怎样在街上橫行霸道，看到国民党的“劫收”大員如何摟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汽車里飞驰过市……

厂子里原封不动地保存了日寇欺压工人的制度，而且增添了新的內容：工人不准吸烟，上工时不准說話，下班后不准三五人聚在一起閑談，……他們口口声声叫工人为“汉奸”、“臭工人”、今天开除一个，明天开除一个……

有次，一个工友在車間抽烟，被严工头看到了，一連几个耳光，連声辱罵：“汉奸！王八蛋！你們給日本人干活卖命，給国軍干活就偷懶。”接着又是一連串耳光，那个工人被打得口鼻流血。

更法站在一边，把这情景看了个一清二楚，气得全身打顫，以往他就因严工头打罵工人，喊工人为“汉奸”，心里有气。

今天，他看到严工头那长脸上翘着八字胡的趾高气扬的样子，更加愤怒，他无法忍受这种侮辱，把手里的活，往地上一摔，说道：

“严工头，对穷弟兄们，你不该这样。”

“混蛋！”严工头暴跳起来，那粗野的喊声，在厂房内迴荡着。真的，还没有一个人敢碰一碰他严工头的威风，今天，小河水要翻船了。严工头额角上的青筋直跳，把手里的藤条一举，指着唐更法骂道：“你他妈的吃了熊心豹胆，老子说话，用你多嘴。”

更法说：“我看不下去。”

话没说完，严工头手里的藤条劈头盖脸地落在他的身上，嘴里还不住地骂：“娘的×，我叫你看不下，我叫你看不下！”

更法的嘴里、鼻子里、脸颊上流着血，衣服破了，头一晕，双腿一软，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正躺在工友张延坤的怀里。周围围了很多工友，有的叹息，有的抹泪，老张那慈祥的脸上也挂着泪珠。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更法揩净了身上的血迹，被送回家去。

第二天，更法拖着带伤的身体又去上班了，一进门，严工头就喊他说：“唐更法，处长找你。”

更法心中一动，暗想糟了，看来在这里吃不成了。把心一横，“妈的，拚着一个死，敢把皇帝拉下马。”更法来到处长屋里，一阵暴风雨似地训斥过去之后，这秃脑壳摇晃着对他道：“若不是看你过去还老实，今天就开除。这次暂时记过一次，罚款三元，并向严工头赔礼道歉，以后要保证服从严工头领导。”

这真是无法无天的世界，挨了打还要向打人者赔情。

这天，严工头派他去抬一百多公斤重的发电机，唐更法身上有伤，受了侮辱，心里难过，过地沟时，腿一软，跌了下去，发电机咕咚一声砸在他的腿上，流血过多，当即又昏了过去。

工友们将他抢救上来，要求送医院，严工头冷冷地把头一摇，说道：“什么大惊小怪，砸破一点毛皮，就送医院，这办不到。”严工头推开众人，来到更法面前，踢他一脚道：“喂，别他妈的装蒜，快起来。”他见更法不动，知道不好，便说：“你们把他抬回家去。”然后，他一挥手走了。后来，在工友们的一再请求和斗争下，唐更法入院了，但这已经是下午七点了，从早七点负伤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十二个小时。

入院后，更法一直处于昏迷状态，他的爱人淑珍，眼里含泪，整整守他三天，直到三天以后，他才苏醒过来。

更法睁眼一看，自己是躺在病床上，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医药费。这时，正巧一个护士进来送药，更法就问：“姑娘，我一天的医药费是多少钱？”

“一天三块。”护士说。

更法的额角，刷地渗出汗珠，他合计一下，他一天的工钱才只有八角，在这里住一天就要三块，这还了得！忙擦擦汗问：“我这药费是厂里拿，还是个人拿？”

护士到住院处一问，回来告诉他：“你们厂里严工头早来关照过了，说你不算工伤，得自费。”

唐更法一拳砸在床板上，喝道：“出院！”

更法出院了，爱人哭，工友们抹泪。但是，第二天严工头来了，硬逼更法上工。

女人说：“严工头，你行行好，他这样，怎么去上班？”

严工头翘着八字胡，洋洋得意地笑笑：“厂里有规定，工人

出了院就得上班，不去，就开除。”

更法沒有旁的路子可走，第二天，由工友們扶着进厂上工。

五

一九四七年蔣管区的物价，就象秋汛时的淮河水，猛烈地暴漲，一天一个成色。一天的工錢，原可买三斤粮食，后来只能买到一斤，再后只能买到一个窩窩头了。更法咬紧牙关，勒紧褲带，一步步地往前走，他想呀，想呀，难道工人就沒有好的一天了嗎？

人們都在唱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广西軍，賽虎狼，和汉奸、鬼子一个样。”

这天，唐更法解开破棉袄，把掺了米糠的两个飯糰揣到腰里，可是，他又慌忙掏出来留下一个。因为这是今天仅有的两个飯糰了，他怎能舍得一个人带走呢？他思忖着，正要去上工，工友張延坤来找他。

延坤一进門儿，笑咪咪地对更法說：“今儿上班要吃的飽飽的。”

“为啥？”更法觉得奇怪。

“有熱鬧，你瞧着吧！”老張乐呵呵地卖个关子，从怀里掏出一个面餅，又說：“来，伙計，吃了它。”

更法知道延坤家里也沒的吃，便問：“你在哪里弄来的这玩艺儿？”

“老郭。”延坤眼睛一亮，說道：“是工会的老郭让給你送来的。”

“哦，是他。”更法眉头一展，臉前立即出現了老郭的影子。

这是个四十岁上下，但却有着三十年工龄的工人。他，大高个儿，粗眉大眼，肩宽脸黑，嘴巴上围着一圈络腮胡子。

老郭给他的第一个印象，还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

那时，严工头刚刚上任，不懂机器，硬充内行，这里捅捅，那里摸摸，东边转转，西边串串。

有次，工友们正在干活，不知严工头从哪里摸进来了，他洋洋自得地站在那里，右手抹腰，噗地一声把嘴上叼着的一个烟头，抛在汽油筒上，汽油一见火种，滋地一声，冒起一股青烟。十几个工友吓得面如土色，更法想要前去扑灭，已经来不及了，蓝色的火苗儿，把油筒围了起来，如果油筒爆炸，不仅十几个人的生命完了，整个车间也要完了。

严工头知道闯了祸，扭头就走。正在这时，突然一声断喝：“站住！胆小鬼。”接着象半截黑塔似的一个汉子，双臂一展，端起汽油筒飞出车间，刹那间，门外的小河里响起噗通一声。

十几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更法和工友们拥到门外，只见河面上正燃起片片蓝色的火花。

更法定睛一看，那黑汉子正是老郭。此时，他站在那里，正对着河水发楞，他的脸上、身上正在燃烧。工友们忽啦啦拥上前去，把老郭按在地上，一齐动手，扑灭了他身上的火舌。自那以后，严工头见了老郭就远远地避开，象有什么亏心事似的。

当更法被发电机砸伤，严工头不准送入医院的时候，也是老郭与工头交涉，才将他送入医院的。

现在，当更法知道，这个大饼就是老郭送来的时候，他

的心情怎么能够平静呢？

走在路上，張延坤告訴更法，厂里工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斗争，今天就要开始了。

提到这件事，又使更法猛地一震，他佩服老郭的行动，但也为他的安全担心。

事情是这样的：头天下午，快要下工的时候，更法和外线的几个工人，因为干完了活儿，提前下了杆子，这事情恰巧被严工头遇到，他又硬逼工人们爬到电线杆上去，而且不准带安全带，谁要不听，就将受他的藤条。

工人们知道这小子的坏主意，又是罚工人爬杆，只要爬上去，就得几个小时才下来，身体差点儿的，就有跌死的可能。当工人们又爬上去后，严工头抬起他穿着皮靴的右脚，咚咚地直踩电线杆子。电线杆子摇晃着，周围的人们都为杆子上的人捏把汗。但严工头却在下边嘿嘿地笑。事有凑巧，大老郭到西厂有事，走在这里，看到眼里，知道严工头又在搞他的逼工人爬杆的勾当，一声不吭地来到跟前，说道：

“严工头，听说你爬电线杆的技术不差，弟兄们愿意看看你的表演。”

“我，……这，……”严工头一瞧是大老郭，心里打了个怯，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还是壮一壮胆说道：“郭宪奎！你还是少管闲事。”

“嘿嘿，这闲事我还偏偏要管。我问你，”大老郭双目圆瞪，厉声喝道：“你上去能受得了吗？”

“我，嘿，……”他提起衣服，匆匆走了。

工友们下来之后，纷纷向老郭致谢。他却紧皱双眉说道：“娘的，明天给小子个厉害的瞧瞧。”

更法望着老郭，心里充滿敬佩和不安。

这是头天晚上的事情。張延坤告訴他，厂工会为保卫工人权利，要求提高工資，补发欠薪，今天就要給厂方交涉，不答应工人条件，就要罢工。

更法来到車間的时候，斗争早已开始，工人們也在車間和院內站了崗，大家一見他来到，立刻将他接了进去。

这时，严工头听到消息，手里掂着藤条匆匆地走进車間。

他是剛从家里得到消息，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一进車間，見工人都閑散地坐着，立即瞪着眼嚷道：“你們为啥不上班？嗯，嗯，……”工人們没人答理。严工头更动了怒，徑向唐更法問道：“你为什么不上工？”

更法心里有了底儿，懶懶地說：“还没接到命令。”

“混蛋，你听誰的命令。”严工头把手一揚，藤条举了起来。

更法后退一步，剛要躲閃，却見老郭早已从严工头背后抓住藤条，用力一扯，将他帶了个仰面朝天。

人們哄地一声笑了。老郭手里掂着藤条对严工头說：“快收起你那一套，今天你是看錯了皇历。”咔嚓一声，藤条断为两截。

严工头看出今天工友們神色不对，慌忙爬起来，灰溜溜地夹着尾巴窜了。

厂方沒有答复工人的条件，罢工开始了。

几天来，罢工斗争越来越大。电力工区罢工了，机务段罢工了，淮南煤矿罢工了。

罢工坚持到第七天，工人們照例手执鐮头、斧头，在厂

內巡邏。

这天清晨，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工段，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

这当儿，更法正在电机段门口站岗，见此情景，吓了一跳，急忙向里传递消息。

老郭来了，他是听到工人們的报告后，从段内走来的，顷刻之間，全场一双双目光都抛在大老郭身上。

老郭继续向前走着，工人們也有秩序地从四面八方拥了上来。这时，不知誰带头喊起口号：

“我們要自由，不准虐待工人！”

“不許开除工人！”

“要求增加工薪！补发欠薪！”

口号声此起彼伏。

更法紧紧地跟在老郭身后，手执榔头，高呼口号。这时，他不害怕了，站在老郭身旁，觉得特別有力量。

工人队伍在距厂門外一百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見肥胖得迈不动步子的厂长，站在一个手执駁壳枪、戴金絲眼鏡、一臉杀气的軍官身旁，提高了声音，用沙哑的嗓音喊道：

“工友們！工友們！靜一靜，肅靜。……”他那厚得象熊掌似的大手拚命地搖摆。但是，口号声仍在响着。

老郭把手往空中一摆，人們也跟着一起摆，口号声頓然停住。

胖厂长向前迈了一步，躬身問道：“哪位是工人代表？”

工人們齐声高喊：“我們都是代表。”

胖厂长哦了一声，勉强笑道：“工友弟兄們！这么多人，說話不便呀，你們还是派个代表出来。”

“我們要求你答复我們的条件。”老郭領头高喊。

“这好办，好办。”胖脑袋低头微笑，“兄弟的意思，认为应当先以复工为宜，然后……”

“我們要求答复条件！”

“不答复条件絕不复工！”

胖脑袋机灵灵打个寒顫，阳光下，那秃得发光的前額，滲出无数顆晶亮的汗珠儿，他打个嚏噴說道：

“工友們！如今共軍作乱，民生不安，本人深为痛心，望各位以国事为重，勿受奸匪煽惑，以免貽誤終身……”

站在老郭身旁的更法，只看見胖脑袋的嘴唇抖动，却听不清他嘴里吐些什么。便問：“他說些什么？”

“罵咱們是‘奸匪’。”

“娘的，我×他姥姥。”更法罵道，“歪嘴和尚还能念出好經。咱們撵下他去。”

“我們絕不复工！”更法带头高喊。紧接着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秃脑袋急得团团轉，他身旁那斜挂武装带、鼻梁上架着金絲边眼鏡的家伙，把駁壳枪一揮，高喊：“目标，正前方，預备——”

豁啦啦一陣喊，晴天一声霹靂，“有枪的，你們朝这儿打。”唐更法扯开衣襟，拍着胸膛。大老郭对他投过一瞥微笑，随着把手一揮，工人們臂膀挽着臂膀拥上前来。

那金絲边眼鏡的駁壳枪，举起来放不下了，他不得不往后移动步子，机枪、步枪也随着往后移动。

空气緊張地象拉紧的弦，只要稍稍触动，就有崩的危險。这时候，靜极了，只听到工人队伍往前移动的脚步声。

突然，一陣陣喊声，从全副武装的军队的背后傳了过来。

“啊！淮南煤矿的工人弟兄来支援我們了。”

“啊！……”

胖脑袋吓得面如土色，抖得象篩糠一样，他一把抓住金絲眼鏡的手，象杀猪似地叫着：

“团，团长，千，千，千万別，別开枪，千，千万別开枪。”

戴金絲边眼鏡的把手一揮，跌跌撞撞地跑了，武装队一个个跟在后边，象夹着尾巴的狗，狼狽地窜了。

工人队伍里响起一片笑声，唐更法笑得特別响，說真的，他从来还没有象今天这么高兴。象他这样一个穷工人，第一次在反动派面前揚眉吐气。

斗争胜利了，厂方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是一个月之后，郭宪奎失踪了，紧接着有好多工人被捕。残酷的镇压开始了，厂内的斗争，暂时轉入低潮。

尾 声

“东山的紅旗忽啦啦响，淮南工人得解放。”

一九四八年年底，反动派就象丧家之犬，慌慌撤退。从此，唐更法这个从苦水里长大的年轻人穷困的生活，随着蒋家王朝的复灭，彻底翻了个个儿。

一九五〇年他被提升为工长，一九五五年又調来济南铁路局机务段車輛厂。

如今，每当有人問到唐更法同志为什么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廢寝忘食地干活的时候，他就会說：

“只要想想过去，就行了。”

是的，想想过去。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是十分重要的，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特别懂得今天生活的可贵。

现在唐更法同志每从“二七”新村走出来的时候，就要对着青翠的四里山上的烈士陵园默默致意，心里不住地叨念：

“亲爱的同志们！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每当这样的時候，他还很自然地探头望一望南山坡上那绿茵茵的草丛中石砌的几个醒目的大字：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唐更法的心声，也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呼声。

走投无路

楊学儉

解放前的徒工生活是什么样的，工人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在社会主义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人，你们可知道？知道得少，情有可原；可是忘记过去，谁也没有权利！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赵培基师傅的沉痛回忆吧……

賠 罪

三十年前的一天，赵奶奶眼泪汪汪的，把十六岁的孙儿培基拉到跟前，说：“孩子，咱一家人从淮北宿县，逃水荒来到南京，才几年光景，你爷爷、你爸爸，还有姐姐都接二连三地饿死了，如今只剩下了你和你弟弟、你娘和我四口人，老的老，小的小，这日子可怎么过呢？听说森太翻砂厂招学徒，我卖了自己的裤子，给人家送了礼，你去试试看，总比讨饭强呀。”

赵培基摇了摇头不愿去，说：“奶奶，对门就有工厂，你没看到工头打人多狠毒！也学不到手艺，还不如讨饭好。”

奶奶说：“傻孩子，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知道啥！他不叫学，你要多长心眼，多看人家干，慢慢不就学会啦！去吧，好孩子。”

赵培基无可奈何地去了。干了一年多，给老板当了一年

多杂役，連車間的門也不叫进，这算什么学徒？年輕气盛的赵培基想来想去想不通，就去找老板，問道：

“我是来学徒的，还是来燒鍋做飯、看孩子、侍候人的？”

老板哼了一声，拉长声調說：“嘿！你胆子倒不小，敢来搗蛋！”說着向門外喊了一声“来人哪！”接着从門外进来一个人，渾身瘦的沒有四两勁，可歪鼻子斜楞眼一臉凶相，走到老板面前佝僂着腰。老板說：“赵培基要学徒，就叫他去試試吧！”

十几岁的赵培基太天真了，他感到意外，老板竟这样好說話。沒想到第二天进了車間，抬了一天重东西，工人都下班了，就是不叫徒工下班，一直干到夜里十一点，直累得他腰酸腿痛迈不动步。他看工头不在，抽空拿起木盆，脫光衣服想洗个澡。剛坐到盆里，工头已站在他的跟前，揮起手中的荆条鞭子就往他身上打，一下一条血印，不一会，滿身早已紅一道，紫一道，沒一块好肉。工头一边打一边罵：“我叫你偷懶，我叫你偷懶，明天滾你媽的蛋！拿伙食費来，賠工厂的損失費！”直打到喘粗气，举不起鞭子才歇手。赵培基也是个硬骨头，任你怎么打，他一声不哭一声不叫，从此得了个外号叫“铁钻”。

工人們把赵培基扶回家。他見到奶奶，泣不成声地說了一句話：

“餓死了也不去学徒了！”

奶奶看到孩子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疼的发抖，可又一想，哪里有別的路走呢？要有一縷希望也不会把孩子往火坑里送呀！她狠了狠心对培基說：“孩子，强死不如賴活着，活着总比餓死强；只要有人在，路总是不会絕的。走，奶奶跟

你去，给人家赔个罪。”

第二天奶奶领着培基小心翼翼地进了工厂。她边走边向培基嘱咐着：“咱穷人找一份工作多不容易呀！吃苦受罪都忍下来，只要学到手艺就有饭吃。”等见了工头，老人家立即煞住话，连忙向工头作揖，说：

“大老板，俺这小孙儿不懂事，让您老人家生气了。今后您要多管教，俺忘不了您的恩情！”

工头站在那里，拎着荆条鞭子，歪着头斜楞着眼，理也不理。奶奶只得咬了咬牙，回过头来，伸出干瘦的手，照准培基的两腮打了几巴掌，一边打一边说：“我叫你不听话！往后大老板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多干一会，这次收工早了，下次要改过。可听到啦？”老人家打在孙子脸上，痛在自己心里，虽然，咬着嘴唇装作发狠的样子，可晶莹的泪水在眼窝里直打滚。

事情到此还不能算过去了。奶奶刚走，工头把赵培基拉在跟前，狠狠地说：

“把裤脚卷起来！跪在三角铁上！”

赵培基吞不下这口气，就是不跪，无意间一甩手，竟把那个干巴巴的工头甩了个趔趄，这家伙站稳脚跟，气急败坏地吼道：

“按倒他！”

几个狗腿子象疯狗一样扑上来，把赵培基按到三角铁上。培基的膝盖被三角铁扎进了半寸深，后来实在撑不住了，倒了下去……

为了这件事赵培基被开除了。

流 浪 天 涯

赵培基失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反动派的金陵兵工厂招收工人，要往重庆迁厂。赵培基又托人拜友进了金陵兵工厂。他想，这是国家的厂，该是铁饭碗了吧？再说重庆又是后方，那里情况一定很好。所以刚到重庆，便经人介绍，和一个工人的妹妹结了婚。住下不几天，他就发现重庆和大后方原来都是一团乌烟瘴气。亡国论和失败主义情绪广为流传，加上那些黑心肠的官僚豪富，乘机抬高物价，大发国难财，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结婚本来是喜事，可是对赵培基来说却成了忧愁。生活的担子压得他喘不上气来，成天为生活疲于奔命。他原想这次进厂，也许可以当个正式工人了，可一问，仍然是学徒。厂里说这是规定：不管你过去干过什么，进厂先学一年徒再说。他真沉不住气了，胸口憋的难过，冲口说出：

“这是什么国家？我在别的厂学过徒工，为什么不能当正式工人？”

周围的工人虽同情他，却敢怒而不敢言。有的为他担心，有的把他拉在一边悄悄地说：“当心呀，在这鬼地方，小心有耳朵听到了，轻则开除，重则就不见人的影子啦！”

果然，第二天厂门口告示栏上贴出了一张条子：

查徒工赵培基，非难国府，谣言惑众，照章开除，以儆效尤！

赵培基又失业了，流浪天涯，举目无亲，到哪去呢？

这时候，发国难财的官僚、光棍、流氓、投机商在重庆纷纷办起了所谓工厂，大搞投机买卖。他们需要赵培基这样的劳动力，于是他又进了一家“上海机器厂”。但契约规定仍

然是学徒。这“学徒”二字真使他头皮发炸。难道要当一辈子徒工嗎！

进了厂，还是干粗活，根本不叫他沾机器的边。不是搬貨物，就是运原料；不是抬机器，就是抬铁汁。吃的是稀菜飯，干的是牛馬活，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哪里还有力气抬重东西哩。一天，工头支派他抬铁水，抬到晚上已經沒力气支撑了，連热加餓，最后眼前直冒金星，結果把脚燙伤了，工头看到，还破口大罵：

“他媽的笨蛋，活該！誰叫你不小心！”

培基无名火起，反口罵了起来：“你混蛋，你那狗眼长到哪去啦！”

工头吼叫起来：“反了，反了，还敢回嘴！”赵培基也火上加油：“你能怎么样我？”“我开除你！”工头說着就举起手中的铁尺，往赵培基头上打下，幸好两旁的工人迎上去架住工头的铁尺，他才脱过了这场灾难。

第二天，培基的脚肿的象发面饅，实在不能上班了，就在家歇了两个星期。等治好燙伤，再回到工厂去上班，不仅一个月的工資不給了，厂門口还貼出了一張紙条：

查徒工赵培基，行为粗魯，无故毆打工头，为确保人身安全，本厂予以裁减，該員今后一切行为，概与本厂无关。此布。

赵培基又一次失业了。然而，他那种頑强的求生的希望，毕竟还没有最后熄灭，因此，以后又接連經過了几个厂。可是，摆在这个硬汉子面前的，仍旧是那條老規律：学徒——开除。他不但疲于奔命，而生活的担子也更重了。这时他已經有了一个女儿，老婆現在又怀了身孕，不久就要生产，怎么办呢？只好再到工厂去工作，哪怕是学徒。于是他又进了

順昌機器廠。

進廠干了一個多月，還沒拿到工資，本來三口之家已經難以活命了，偏偏老婆分娩的陣疼提前開始了。這瘦弱的女人懷着身孕給人家當傭工，一天勞累到晚，又得不到什麼營養，看樣子，要早產了。培基象熱鍋上的螞蟻，在屋裏急的轉圈子。

孩子在接生婆的護理下，总算平安地降生了。嬰兒出生后的第一聲“哇哇”的哭叫，對趙培基絲毫沒有安慰，更無幸福可言。他只覺得生活的担子上又加了千噸重量。多了這張嘴，他該用啥來养活呢？眼下，連產婦最需要的幾個催奶雞蛋和紅糖還沒有錢買哩。

趙培基正在為難，忽然一個鴨公嗓門叫道：

“趙培基在家嗎？”隨着聲音進來一個猴精樣的家伙，培基抬頭一看，原來是工頭助理。他知道惡狗進門沒有好事，心里十分厭惡，又不得不連忙搬一條長凳讓坐：

“陳先生，快屋裏坐，有什麼事嗎？”

“告訴你一件大喜事，咱們的拿摩溫（工頭）生兒子啦！大伙得湊點錢送喜禮，你當然要參加一份啦！”工頭助理說着揚頭吐了幾個煙圈。

趙培基雙手一攤，冷笑了一聲，說：

“我剛進廠不幾天，眼下老婆又早產，要吃的沒吃的，要喝的沒喝的，孩子干嘔奶頭沒有奶水，哪里有錢再送這份喜禮呢。”

“我管不了那麼多，你生兒子是你的事。”這小子又吐了個煙圈，說：“人可要講良心，我們吃工頭的飯，不能忘恩負義！”

赵培基越听越听不下去，当即顶了回去：“你吃工头的饭，不要把我拉进去。要送礼吗？一句话——没有钱。”

狗腿子看看榨不出什么油水来，也不敢在这里泡蘑菇，就气虎虎地站起来走了。临走又说：“我看呀，你是想喝西北风啦！”

当天晚上，工头就给赵培基丢来一只“小鞋”穿，专拣重活和别人干不完的叫他干，并说：“今夜一定要赶出来，明天我还要用。”

赵培基不理他，等工头下班走了，他也没当回事，也下班了。

第二天在茶馆里，工头碰到了赵培基，脸一虎，吹胡子瞪眼地说：“昨天的活为什么不干完？”

赵培基冷嘲热讽地说：“别装洋蒜啦！没给你送礼，就专门吹起浮土找裂缝，我不怕你！看你能怎么样我！”

工头脚一跺，说：“混蛋！我打你个狗崽子！”说着伸手就是一耳光子。赵培基忍无可忍，一时无名火起，抬手一拳把工头打了个嘴啃泥。工头象狼吼一样：“打呀！打呀！造反啦！”几个狗腿子亮起打人的架式往上扑，可是眼见围上来的来往过路的群众个个不忿，也就不敢下毒手。有的群众趁机把赵培基拉走了。

赵培基又失业了。

生活呵，它简直象一条无情的锁链，牵着赵培基向痛苦悲惨的深渊一步步走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仇恨开始在他单纯的思想里萌芽了。

为了生活他又进了国民党第十兵工厂。进厂后，先做四个月的试工。试工期间，厂里只管饭不给钱。赵培基心里明

白：什么試工不試工，明明白白是这群狗东西想点子在新工人身上榨取血汗錢罢了。有心不干吧，可又有什么办法养家糊口呢？

这一天赵培基有事經過校場口，那里正举行一个群众会，有人正在台上演讲。他湊上去听了一会，朦朧的思想明朗了不少，他边听边点头，是呵，这个社会制度太黑暗了，貪官污吏当道，哪有穷人翻身的日子。不料这时会場上忽然发生了騷乱，混在会場里的特务冲上台去行凶搗乱起来。

培基离开会場，心里越想越觉得那人的話是对的。正好这时迎面跑来个卖报的，他买了張《新华日报》一看，嘿！报上揭发了一件貪官污吏贩卖汽油买卖金条的事，他高兴极了，也气的渾身发抖。高兴的是《新华日报》敢讲话，揭发的痛快；气的是象何应欽这样的政府官員也在搞投机买卖，这个社会真正腐朽透頂了。

那知这天晚上培基剛回到家，几个獐头鼠目的特务就跟着进了房子，劈头就問：

“你为什么要看《新华日报》？”

“报纸能公开卖，我为什么不能公开看？”

“你知道这是誰办的报？”

“不知道。”

特务威吓說：“告訴你，这是共产党的报纸，你要看可要小心脑袋搬家！”

“看报脑袋要搬家，那还要人家出报纸干什么？”赵培基沒好气地反問了一句。

“这……这……”这几个不高明的工厂特务張口結舌地走了。可是，赵培基又一次被开除了，不过开除的罪状又多了

一条，那就是給他戴上了一頂“奸党”嫌疑的帽子。而且還要对他严加督管……

亡子夺妻

赵培基是个工人，可从此他却不想再进工厂了。因为他深深地体会到，在国民党的黑暗統治下，他的生活道路是越走越窄了。为了另找生路，他干脆找了个小茅棚住了下来，买了一根扁担两条绳子到碼頭上当挑夫維持生活。誰知就是这样的生活，也得不到平靜。不几天，灾难又临头了。伪保长上了門：

“你赵培基有奸党嫌疑呀，这又給本保长增加了麻煩，嘿！你呀你呀……”說着眯眉溜眼地就去盯着培基年輕的妻子，臉上的横肉乱动，那个下流样子实在可恶。第二次伪保长不但自己来，还領来一个稽查处的特务，两个人挤眉弄眼地在打鬼主意。以后就經常不断地来找麻煩，久而久之，特务們放出了空气，說赵培基中了壮丁的签。培基听了这话心里慌的不知怎么好，跟老婆說：“还是躲一躲再說吧。”

他离开了妻子和两个小儿女到綦江藏了三天，才偷偷摸摸地返回重庆。他本想回家看看的，但是轉念一想，現在回家，要是万一碰上特务，岂不是自投罗网？想到这里，他又犹豫了。唉，只好在那些偏僻街巷里乞討流浪。每天，太阳总是按照常规升起来，又落下去，可是赵培基的日子，一天象有一年长。

这天中午，他在馬路上遇見了师弟毛隆盛。培基把师弟拉到一边，把几天来的遭遇全盘端了出来。师弟听了这些话，勾下头半晌沒說話。从师弟的神情里，培基又預感到了不幸。

連忙搖着師弟的手說：

“你說呀，到底出了什么事啦？”

毛隆盛眼里流着泪，說：“別提啦，我說了你可要受得住才行。”培基点了点头，他才又說下去：“你外出三天，狗保长跟那个特务每天都往嫂嫂那里去，有时鬧到通宵，两个孩子都死了，嫂子也被他們霸占了，到現在連人的影子也看不到，我看沒指望了！”

培基怎能受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他捶着自己的胸口吼了一声：

“跟狗日的拚了！”說着举起手中的扁担就要去找伪保长算賬。毛隆盛一把夺下扁担，拦住他的去路，說：

“你不想活了！你单枪匹馬能拚过他們？”

赵培基痛苦到了极点。他忘了他是怎样和師弟分手的，也忘了自己原来早已饥腸如絞。他只是机械地从一条小巷踱到另一条小巷。他只觉得脑子发脹，三十年的辛酸事，象潮水一样在脑子里翻騰起来。这是什么样的三十年啊！含辱飲恨，忍气吞声，为的只是一点点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可是，偌大的一个世界，除了饥饿、失业、受压迫以外，别的什么也沒有給他留下。他曾經认为凭自己这付筋骨，总还能换到一碗飯吃。可是，从資本家的工厂到国民党的官办工厂，大大小小他呆过十几个，結果都是一脚把他踢了出来。他曾經认为作一个正直的劳动者，一不搶，二不偷，日子总还可以太太平平地过下去，哪知在这个烏七八糟的社会里，硬是有人要騎在劳动人民脖頸上橫行霸道、无恶不作。他边走边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嘉陵江边。已經是夜間，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波濤浪浪的嘉陵江水，在眼前泛着一道白光。赵培基呆呆

地望着江水，很久很久，好象脑子里是一片真空。忽然，一个念头掠过脑际：人生茫茫，就象这无边的黑夜，眼前的嘉陵江，也许是他最后的归宿了。他猛地站起来，想往江里跳去。在这刹那间又一个想法抓住了他：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实在不值得。生命的火焰在即将熄灭的时候，又复燃了。他想起过去听人说过，重庆市有那么一个工会，是工人的知心朋友。是呀！怎么把这个问题忘了，去找工会也许会帮助我的。

象预先想的那样顺利，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他参加了这个工会，领到了工会会员证，并听了工会负责人的讲话。这时，他思想的窗棂更亮了些，他决心在工会引导下好好为社会出点力气。

可是，当他第二次刚跨进了这个工会的大门时，只见两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满脸杀气；一个戴着墨镜，神态诡秘。从这两人身上，赵培基感到了特务的气味。这两个家伙互相望了望，便监视着赵培基的行动。

糟了！怎么办呢？培基心里七上八下地乱扑腾。唉！幸亏身边带了扁担和绳子，想到这点，他情急生智，硬着头皮大声喊道：

“谁挑煤！谁挑木柴，脚力便宜呀！”

院里象死一样的静，根本没有回答的，培基拔腿就往回走，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唉！穷日子真不好熬呀，连个脚夫也没有雇的！再到另一家去吧。”

两个特务打量了培基一阵，没看出破绽来就让他走了。

好险呀！出来一打听，原来工会在昨天晚上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并宣布为非法组织。工会的人，有的转入了地

下，有的被捕入獄。這條路也堵死了。

.....

鬼子投降了，全城呈現一片歡騰，人們高興的流下了眼淚。可是培基的境遇還是照舊，勝利和失業，對培基來說，含義都是一樣的。

後來，由於一次偶然的機會，趙培基趁一艘輪船開往南京時，藏在貨堆里（沒有錢買船票啊），算是回到了故鄉南京。

進了家門，母親已經不認識他了。她怎能相信這個頭髮斑白，瘦的象個干巴老頭的陌生人竟是她多年不見的兒子。老人家看不下去，捂着臉哭了起來。培基看到母親和弟弟，沒有看到奶奶，問道：

“奶奶呢？”

一提奶奶，母親哭得不成聲了，弟弟嘴快，說奶奶在一九四三年就餓死了。培基听了弟弟的話，楞住了，他對奶奶的悼念，他對國民黨黑暗殘酷統治的仇恨，幾乎全部凝鑄在這呆楞楞的沉默里。

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他可以从重慶跑回南京，或者从南京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可是他終於擺脫不掉壓在窮人頭上的苦難生活。他回家不久，一家人連茅草棚也沒的住了，母子三人只好各奔西東。他自己鑽到中華門外一個頹垣殘壁的破廟里，找了塊木板，蓋着爛棉絮，住了下來。日子越過越苦，他的身體也就越來越不行了，並且染上了嚴重的眼疾。

生命的火苗呀，似乎就要熄滅了。

枯木逢春

百万雄师渡长江，南京解放了。

赵培基那生命的火苗又燃起来了。南京的社会秩序刚稳定下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就带着党和政府的关怀来找赵培基了。工作人员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赵培基同志，共产党、解放军，不怕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解放象你这样的穷苦人民！”工作人员最后希望赵培基很快能参加工作，并说：“象你这样的困难户政府是知道的，所以今天先发给你救济粮，等几天你的身体好了，能参加工作了，一切都可以解决。”

对于一个惨遭不幸的人，遇到这样的厚遇和温暖，他的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形容的。刹那间，他那感情的潮汐达到了高峰，伸出颤抖的双手抓住粮袋，嘴角痉挛，但说不出话来，热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一串往下掉。

这热泪成了他向党和政府倾诉衷情的最好的语言。

而最使赵培基难忘的是当一九四九年六月他刚参加工作不久，领导上便送他进医院治疗眼病。他激动得掉下了眼泪，握紧主任的手说：

“在旧社会我也是个工人，可是没有工作做，受尽了人间苦难，那些有钱有势的，还不把我当人看；现在我才真正成了工人，有了工作，做了国家主人，今后我要尽全力做好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从此以后，赵培基一心一意投在了党的怀抱，把身心全放在了国家的建设事业上，以勤恳忘我的劳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并参加了支援安徽工业生产的队伍。

現在，当赵培基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人談起自己的經歷时，他的眼里禁不住又一次地充滿了泪水。这个在旧社会学了十几年的徒工，今天成了七級工，并且教了徒弟，而徒弟又成了小师傅，小师傅又帶了小徒弟。总之，他的心血已在青年人身上开了鮮花。

三 过 鬼 門 关

赵 庆 海 口述

薛凡 刘培英 理整

讲迷信的人爱說：阴間有一十八层地獄。可是，自古以来，誰也沒見過，誰也沒去过。那純粹是統治階級騙人的鬼話。不过，要說地獄，世上确实有过。对咱劳动人民說来，旧社会就是一座人間地獄，我就是从这个地獄里九死一生逃出来的。

一条勾命鎖鏈

我是河北宁晋人，小时，家有三亩薄地，几間破房，父亲和母亲天天累死累活地干活，还是糊不住大小六張嘴。我十岁那年，母亲連病带餓死了。为买口薄棺材，借了富农王群胜五块钱。誰想，这五块钱就成了我家的勾命鎖鏈。不过二年，利打利，利滾利，把房子地全給王群胜，临了还欠他四块钱。黑心的富农，不让穷人喘口气，一天三进家門，立逼着父亲卖我頂眼。实在走投无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冒着寒風，流着眼泪，夹着一条破薄被，連滾带爬地从家乡逃出来，一路要飯，到了石家庄。

这年，我刚十二岁。到了繁华熱鬧的石家庄，无亲无靠，哪里是我的去处呢？我在火車站縮着身子蹲了一夜，天亮之

前，听见外边有人说话，其中好象有个宁晋口音的人，一看，原来是几个拉洋车的。我过去求他们帮忙。一个姓赵的同行，见我可怜，把我带回家里。他也是吃上顿没下顿，我人虽小，早已知道穷人的难处，怎能再给人家增加困难呢？我就天天到“人市”上去当小工。工头见我人小，让我当杂役，每天给五分钱，能买三个小窝头。起初还能顶住，天一入冬可就苦啦，北风刺骨的凉，我一身又薄又破的单衣，简直像光着身子一样。为了取暖，我就多活动，多干活。有个叫孙仲卿的工头，见我干活勤快，人也老实，就对我说：“你小小年纪，光干这个不是长事，你想学点手艺吗？”学手艺，将来有个吃饭的本钱，这真太好了！我满口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姓孙的领我到离城六十里的一家棺材铺里，立了合同，当了小学徒。

真是“逃出虎口，掉进狼窝”，这家棺材铺，几乎要了我的命。

房梁上的三天三夜

棺材铺掌柜的姓赵，四十多岁，原来开个小木作坊，专靠剥削徒弟发的家。如今是买卖兴隆，工人、徒弟十几个，还在附近置了八十亩好地，喂两头大骡子。我一进门，有个小师兄就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进了这个门，可算倒霉了。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哩！”我听了这话，处处更加小心，每天起早睡晚，烧火，做饭，劈柴，挑水，伺候掌柜的吃、喝、拉、撒、睡。这些事我都不怕，最怕的还是掌柜的那八十亩好地。掌柜的置了地，一不雇工，二不出佃，完全靠我们这帮徒弟“义务劳动”。农忙时节，我们白天在地里卖命

干一天，累的浑身骨节儿都散了；晚上回来，还要拉大锯，一拉就是半宿。掌柜的两头骡子晚上还要歇槽哩，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啊，何况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小孩子呢？

当学徒，挨打受骂，那就不用说了，反正浑身都是青伤肿块，掌柜的一发火，随手抓起什么就劈头打下来，锯条、桌腿、凿子、刨子，都是他的临时刑具。就这样熬了一年多，除了“拉大锯、扯大锯”之外，什么也没学会。我想忍耐着学点手艺的希望也破灭了。

“不行，我得逃出去。”一天夜里，在师兄弟的帮助下，等掌柜的睡稳了，我偷偷逃出了棺材铺，一口气跑出几十里，躲在一个小村里给人打短工。可是，那张学徒合同，又成了我脖子上的绳套。一天上午，我正干活，孙工头和一个姓马的富农找我来了，我发现时，已经到了眼前，跑是来不及了，只好站住。

“好！总算找到你了！”姓马的说。接着，他连蒙带唬地劝我回去：“你想，你能跑得了吗？白纸黑字，按了手印，字据人家攥着，跑到哪去也是棺材铺的人。逃跑，这是犯法的呀！再说，你总不忍心让我们保人替你吃官司吧！……”

我默默站着，一言不发，心想：回去是够我受的，不回去，这两位“保人”能放得了我吗？

当天，我被押送着回到了棺材铺。

“人是找回来了，咱们是人手两清，再出事，我们不能负责呀！”姓马的说罢，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扬长去了。

保人一出门，掌柜的笑脸马上沉了下来，一双猫样的眼睛死死盯住我。半天才蹦出一句话：

“你，到西边屋里去吧！”

所謂“西边屋里”，是个堆棺材的貨房。我一进屋，掌柜的立刻从外边冲进来，他逼着师兄弟們把我吊在房柁上，然后用他的“家法”，——一根滿是疙瘩的皮鞭子，沒头沒脑地抽起我来。

“我叫你跑！”一下狠抽。

“我叫你跑！”又一下狠抽。

身子悬空，两膀反吊在房柁上，躲是躲不开的，我只好咬牙挨着，每抽一鞭子，我的身子就在半空里抖动一下。起初，只感到鞭伤像針扎一样痛的钻心，后来，觉得全身的血都向下涌去，四肢发凉，喉嚨冒火，两腿脹的难受。最后，就迷迷胡胡，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已是夜里。屋子黑洞洞的，四面都是棺材。悬空的身子好像已經干死了，只有一口气还活着。一个师兄偷偷溜进来，喂我窩头吃，可是，怎么也咽不下，又喂我喝水，連水也进不去，嗓子眼好像給什么东西堵死了。我突然醒悟过来：这不是要死了嗎？一想到从此再也見不到父亲和弟弟，心里一陣难受，又晕过去了。

三天三夜，好长的三天三夜呵！我还活着。

师兄弟們为我苦苦求情，掌柜的也怕我真死了会連累他，这才把我放下来。这时，我已經不成人样了，发着高烧，脑袋痛的仿佛要炸裂了，两条腿腫的比腰还粗。在炕上整整躺了七天，腿才消了肿。就在剛能下地走路的这天夜里，我連夜逃出了棺材鋪，二次奔了石家庄。

誰想，我剛逃出了这吃人的火炕，又踏进了一个万丈深渊。

活地獄

石家庄的大桥街，那时候是“入市”。成百上千的穿着破烂的穷苦弟兄，整天在那儿挤挤嚷嚷，等着做短工混口飯吃。我从人群里钻进去，只見一个东北口音的大黑胖子，正扯着嗓門讲话：

“天底下再找不到这么好的事了，一天两块錢，当天去，当天回，来去都是火車接送。明天开始上工，今天每人先发两块，大家去吃頓飽飯！……”

天下真有这种好事嗎？我不敢相信。可是，到手的两块錢，却是不折不扣的好票子呀！

第二天傍黑，我們三百二十名劳工排队上車，刚一进去，車門嘩啦一声鎖上了。这才发现原来是一辆悶罐車。大家立刻慌乱起来。

“完了，这下不知上哪儿去了。”

“可別把我們弄到日本去！”

“找那个胖工头問問看！”

“問誰？他只管招工，还会跟咱們一块走嗎？”

火車不知走了几天几夜，最后总算停住了。下車一看，車站上写着：“鞍山”。

在鞍山公司，我們三百二十人一伙，被派去开山洞，打洋灰。活重，吃不飽，天又冷的邪乎。离乡背井，到关外受这种罪，实在不情願，我們私下合計着逃出去另找个工作。不知怎的，这事被日本人知道了。他們以为工人要鬧“暴动”，索性生出一条灭絕人性的毒計。一天早晨，工头魏长安和几个日本人召集工人讲话，說：“听说大家不想在这儿干了，也

好，‘树挪死，人挪活么’，从今天起，咱们换个地方干活，大家上车吧！”

又是倒霉的闷罐车，一見它，心里就烦了。一连走了十几个小时，半夜，火车停住了。下车一瞧，把我们吓的目瞪口呆：两排日本宪兵，明晃晃的刺刀，中间只留一条窄路，直通向一个地洞。进了洞口，半门咣当一声，盖住了。里边漆黑一团。只觉得一条长长的斜坡土路。顺着往下走，一股腥臭的气味，从下面直冲上来，嗡的一下子，脑袋就大了。走完上坡，才看见一点阴暗的亮光。我们一个拉一个，摸着往前走。脚底下稀软稀软的，也不知是屎、是尿、是血。有时，忽然踩着一个软软的东西，听到“嗯”的一声，才知道是一个人。也有许多次，踩上去好像是人，却没有一点动静，不知谁悄悄说：“死人！”声音虽小，大伙可都听见了。头发根子直竖起来。好容易摸着个墙根蹲下，这才想起打量一下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座真正的活地狱。谁也說不上它的面积有多大？里面关着多少难友？有多少活的，有多少死的？起初，我们几个新来的年轻人，还想探探地牢的边在哪里，有没有逃出去的希望。谁知，越往里走，心里越发颤，满处躺的是人，遍地是屎尿，简直无处下脚。很多死尸码在一起，活的难友就靠在死人身上。呜呜的哭声，临死的喊叫声，愤怒的咒骂声，乱成一团，凄凄惨惨，让人心都碎了。有个头发鬍鬚长的要命的难友，见我们挤来挤去，就对我们说：“兄弟，别来回走动了！地窖子大着呢，只有进口那一个门。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坐在一处等死吧，唉！年轻的，死在这种地方，真是遭罪呀！……”他突然停住了，用一双干红的眼睛直盯住

我們。這一來，我們立刻失去了前進的勇氣，牽拉着腦袋，退了回來。

中午，一聲鈴響，上面的小圓洞打開了。刺眼的燈光射在難友們身上，查完人數，用轆轤放下一根幾丈長的繩子，繩頭吊個破筐，里面就是我們的飯食。每人一個混合面小窩頭，幾口米湯。餓得發慌的難友，不到一分鐘就吃完了。往後一天兩頓，頓頓如此。一聽鈴響，大家就趕忙擠在圓洞下邊等着。如果生了病，不能起來充數，那就連這口小窩頭也沒有你的份了。所以，在這地牢里，難友們最怕生病，一旦生病，就是你的死期到了。

潮濕、泥濘、遍地屎尿、死尸成堆，噁人的臭氣、難忍的飢渴……，整天生活在這種活墳墓里，人怎麼能不生病呢？死人越來越多了。早來的難友那邊，吵嚷聲越來越低，最後簡直聽不見什麼動靜了。

我們三百二十人，在外邊，都是身板結實、年輕力壯的受苦人。不過半個來月，一個個變得臉色蒼白，四肢無力。我們緊緊靠在一塊，除了吃飯，誰也不動，誰也不開口。說什麼呢？誰心里不明白，這是在等死啊！那些成堆的尸首，不就是我們明天的下場嗎？

冲 出 地 牢

終有一天，有個叫吳中惠的難友，抬起頭來說話了：
“弟兄們，靠攏一點，我有句話說。”

吳中惠也是寧晉人，當時有三十八九歲，是我們中間歲數最大、經驗最多的人，他為人誠懇熱心，在外邊，大家都稱他吳大哥。我們立刻圍過來，听吳大哥說話：

“弟兄們，我們眼前是死路一條。我想，左右是個死，與其死在陰間，不如死在陽間。我們得想法逃跑！”

“跑？怎麼跑法？”我們吃驚地問。

“挖洞！”吳大哥斬釘截鐵地說：“我想了很長時間，只有這一條道。這兒離地面，少說也有十幾米厚，我不敢說准能挖通。可是，只要咱們齊心干，就有一線希望。那怕見見陽光再死，也比這樣胡里胡塗地爛掉強呵！”

吳大哥這一番話，好像在我們心裡點了一把火。大家覺得渾身長了勁頭，立刻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說來說去，說到洞該怎麼挖法，又出現了分歧。這個說東邊好挖，那個說西邊土薄，結果形成了几派意見，分別從七個地方動手挖起來。

要挖透這一二十米厚的土層，沒有任何工具，連個釘子都沒有，全憑人的兩隻肉手，那種難處就不必說了。沒過多久，我們每人的十個手指磨得鮮血淋漓，指甲蓋都碎了。有兩個早來的難友，見我們用手抓牆，勸我們說：“兄弟，別費事了。挖也是死，不挖也是死，這樣出力會死的更快，還是坐着多活幾天吧！”但是，不論十指鑽心地疼痛，還是這種“好心”勸告，都沒有動搖我們的決心，我們只有一個想法：“死活要到陽間去！”

吳大哥是我們中間挖土最積極的一個。他還提出輪流排號的辦法，每人挖一會就下來休息，這樣保存大家的力量。悲慘的是，這個為我們指出一條明路的階級弟兄，終於因為年紀大了幾歲，身體虛弱，成了我們中間的第一個犧牲者。當我們發現他病了的時候，他已經全身浮腫，聲音嘶啞，只剩一口氣了。見到我們，他喘着氣說：

“我完了，弟兄們，不能和你們做伴了。你們要想法活着出去。”

“吳大哥，你身上觉得怎么样？”我們焦急地問。

“渴呀！口渴的难受啊！有口水喝就好了，……弟兄們，你們誰能好心尿点尿給我，喝口尿也行啊……”

悶热的地牢，每天几口米湯，誰能尿出尿来呢！我們想，吃飯时一定想法給他匀点米湯喝。但是，他沒能等到这口米湯，嘴張了几張，就断气了。

吳大哥的死，不仅使我們失去了一个領路的好弟兄，同时也好像是一个不祥的預兆，从这开始，一种可怕的病蔓延开了；生了这种病，只觉得头如針扎，張不开嘴，口渴的难受，不几天就死了。沒过多久，就死了一百多个难友，到两个月头上，就只剩下我們几十个人了。

人少了，开始挖別处的难友，这时也轉到我們这里，集中力量挖一个。誰知，挖洞的工作又遇到了障碍，挖着挖着，碰上一块大石头，估計足有两米方圆，这块石头堵住了我們的活路。难友們恨的咬牙切齿，罵天罵地，有什么用呢。只好一点一滴从旁边松土。有一天，我正在上边挖土，从下边突然傳來一个坏消息：又有十几个难友不能动了。我急忙爬了下来。

整整二十个难友，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有的哭，有的叫，有的只是張着嘴，說不出話来。我們这些还活着的人，看到这种惨状，心里真比刀割还难受。我們圍在他們旁边，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来！

临死的难友，除了憤怒地咒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黑暗世道以外，几乎都向我們傾吐了他們的最后遺言：

“报仇呀！兄弟們，为我們报仇呀！”

“死在这黑坟地牢里，我們死也閉不上眼！”

“我是××，××县××村人，家里还有爷娘妻子，出去千万給我捎个家信，說我回不去了……”

出去？我們能够活着出去嗎？为了不使他們伤心，我們忍着眼泪，点头答应下来，不到半天時間，二十个难友接連死去了。

一天里失去这么多弟兄，这还是第一次。眼看着最后一个难友断了气，我們再也压不住心里的仇恨和悲痛，所有的人都放声大哭起来。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牢里，我們仅有的二三十个活人，对着成百上千的死难弟兄的尸体，嗚嗚地哭，这声音真是凄惨极了。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渾身发冷。

喉嚨哑了，眼泪干了，我們就在死难弟兄身边坐下来。一直坐了两天两夜。誰也不說一句話，挖洞的事好像也忘得干干净净了。

不，不是忘記！实在是因为困难太大了。一下子失去这么多弟兄，我們剩下的这点人，能有力量挖出一条活路来嗎？何况那个倒霉的大石头，好像就压在我們身上，压得我們透不过气来。

后来有人起来招呼道：“死的人活不了啦，咱們剩下的还得想法出去，依我說，接着挖土，好不好？”

大伙抬头望望他，誰也沒有吭声。

“我們別忘了那句話，死也要見見阳光……”

沒等他說完，几个年輕难友已經起来了，說：

“对，咱們死活也要干下去！”

我們从新动手挖起来。整整挖了八天，终于繞着石头挖过去了。虽然一个个精疲力尽，心里却觉得轻松多了。让人难过的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又有几个弟兄倒下去了。

三百二十个难友，最后只剩下我們十三个人。我們发誓，剩下一个也要逃出去。有一天，当我们挖着挖着，忽然发现有纽扣大小的一线亮光从外边射进来的时候，立刻停住手，把这消息告诉给下边的难友。我怎么能形容当时那种场面呢？十三个难友，十三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牢囚犯，十三个同生共死的阶级弟兄，一下子恢复了精力，互相使劲地扭着胳膊，拍打着，搂抱着，悄悄地说：

“活了，我們活了！”

“我們得救了！”

好久，我們才安静下来，挤在一块，研究逃跑的对策。洞是打通了，不摸清外面的情况，出去仍然是送死。想来想去，决定先出去一个人探路，要是能活着回来，大家再一齐出去。可是，誰第一个出去呢，我站出来說：“我去。”为了让大家放心，我們大家在一起立了誓：十三个人，同一条心，冲出去大家共生存，冲不出去共死亡。然后，我們在暗中脫下衣服，互相在膀子上咬了一口，表示同生共死的决心。

傍黑，我由洞口钻出来。好在鬼子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人从地层下边出来，防守不是很严。我乘着昏暗，把洞口伪装好，躲过炮楼的手电光，钻过了电网。在外边，找到一个卖破烂的老头做接应。第二天傍晚，我从原路爬回去，把十二个阶级弟兄接了出来。

这天夜里，月色昏暗，我們终于逃出地牢，摆脱了敌人

的搜捕，钻进了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我們躲在地里，大口大口地吸着早秋的新鮮空气，生怕它会从我們嘴边溜走似的。我們在地上滾来滾去，互相打鬧、說笑，談着今后的打算。当时沒有想到，我們虽然逃出了吃人的地牢，但是並沒有逃出旧社会的苦海，一次新的災难，正在前边等着我們呢。

紅眼睛的狗

四个月后，我們十三个階級弟兄，在天津車站分手，为了混口飯吃，各奔前程了。我和两个弟兄来到石景山鋼铁厂，在日本工头西松組当了壮工。挖池子，打洋灰，推石子，什么活都干。一天只能混几个豆餅面窩头。夜間，七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工棚里，天气悶热，整天汗水泡着。生了病不給治，硬說是“虎列拉”（霍乱），我們工棚里的几个工友，因为得了重感冒，就活活被拉出去喂狗了。

“千万可不能生病啊！”这句话，我每天念叨几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俗話說：“人穷病上身”，旧社会的病，也是专门找寻咱們穷苦工人的。五个月头上，我病倒了，发燒，吃不下东西，第二天傍晚，我正迷迷胡胡躺在工棚里，忽听門外杜工头正和誰說話。一个說：“我看不行了，弄出去吧？”另一个說：“对，这样保險，免得傳染別人！……”接着，三四个人从門外进来，拖起我就往外走，說是送我去看病，一出小西門，就把我扔在土山坡上了。

不知有沒有人統計过，在那遭难的年月里，在石鋼西門外的小山坡上，有多少工人弟兄被野狗吃了！当时在这里的人都記得，那年头，这一带的野狗特別多，伸着舌头成群乱跑。吃人吃的一个个肥头大耳，眼睛通紅，叫起来像哭一样。

声音特别难听。

我斜躺在土坡上，心里明白，就是不能动。一阵凉风吹来，我强睁开眼睛，看见了斜挂在天上的半个月亮，看见了厂里的黑烟和火光，我难过地想，这下真的完了，费尽千辛万苦，逃回关里来，想不到落了这么一个下场。想到这儿，眼泪刷刷流下来。……忽然，我听到左近传来呜呜的狗叫声，一时间，我好像感觉野狗正在撕我的肉，吃我的骨头，心里一阵昏迷，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苏醒过来，我发现自己躺在北辛安的小店里，旁边坐着一个人，却是一块逃出地牢，又一块米厂的老郭，我心里一下明白了。拉住他的手问：

“郭大哥，是你救了我的命？”

“你什么也别问，好生养着吧。”老郭说：“要吃要喝，就找店里人，反正有我在，不能叫你饿死！”

我终于养好了病，进了发电厂，当了短工。

从地狱到天堂

解放以后的事，我就不必多说了。一句话：叫做“出了地狱，进了天堂”！

听了我这段遭遇，你是不是觉得，旧社会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呢？严刑毒打、死牢惨状、狗吃活人，这不就是活生生的地狱景象吗？地主、富农、资本家、帝国主义，逼死人的王群胜、打死人的赵掌柜、害死人的杜工头、魏工头……这些横行霸道的东西，不就是地地道道的阎王、魔鬼、牛头、马面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住过地牢，受过我这种罪，可是，我敢说，每一个从旧社会挣扎过来的劳动人民，

怀里都揣着一本血泪斑斑的流水賬。这本血泪流水賬，就是咱劳动人民的家譜。工人階級的子子孙孙，都应该把它記在心上。生活好了，翻翻这本賬，才会觉得格外的甜；遇上困难，翻翻这本賬，就会增加百倍的勇气；心里有了这本賬，才会从心眼里感激毛主席和共产党，才会信心百倍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李凤恩的往事

江 健

在武鋼炼铁厂，提起共产党员、炼铁厂副厂长李凤恩同志，没有一个人不是满口称赞的。工人们这样热爱他，尊重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位由一个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先后担任过炉前总技师、高炉車間主任、工程师等要职的又紅又专的炼铁专家，解放十几年来，一直是稳步地前进着。他那努力学习炼铁技术的热情，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干劲十足的主人翁态度，以及为人忠厚篤实、乐于帮助人的优良品质，早在工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可是，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呢？是什么力量支持他那样坚定不移地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勇往直前呢？

在一次武鋼总公司召开的“卅年老工人工厂生活座谈会”上，李凤恩向大家讲述了他在旧社会的悲惨经历……

一

四十多年以前，李凤恩出身在辽宁省海城县英守沟村的一个雇农的家里。祖父李玉滿和父亲李廉振，都在地主“鴨公噪”家当长工，一年累死累活，还养不活家。李凤恩跟着媽媽和十岁的姐姐，苦苦地守在一間矮小的破屋里，一老两小，相依为命，沒有吃的，就四处挖野菜充饥。一九二四年春

天，英守沟村遇到了几十年沒有过的大旱災，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凤恩媽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又把八岁的凤恩送进地主“鴨公噪”家当牛倌。

不料，上工的第一天，李凤恩跟着父亲去見“鴨公噪”的时候，正端着金边小碗吃饺子的“鴨公噪”，认为凤恩沒有按照“家規”給他磕头，反而恼着臉瞅着他，一时怒不可遏，不問情由，眼一瞪，端着碗起身就是一巴掌打去。李凤恩眼尖手快，猛地一拦，把地主手中的小碗碰到地下打碎了。

这只金边小碗，是地主家几代人傳下来的“后裔碗”，据說有了它，就可以保住他家世代代“富貴”下去。現在，碗打碎了，就意味着他家要开始破落。一时，“鴨公噪”气得面色如土，他把凤恩狠狠地打了一頓后，硬逼着李廉振答应一年不給凤恩工錢，还要他天天放牛回来給他家燒香拜祖宗。李廉振为了让儿子混口飯吃，含着眼泪答应了。却沒想到：“鴨公噪”並沒有就此了結。从此，他怀恨在心，同李凤恩結下了生死冤家，千方百計地折磨他。每天，除了放牛，还要他打扫大院，燒炕；遇上做粉条，就叫他去挑粉浆；遇上榨油，又叫他去挑餅。凤恩咬紧牙关，事事都硬頂了下来，仍然逃不脫地主的毒手。有时，“鴨公噪”見他干活慢了，走上去就是几巴掌；有时，看見牛身上有点泥，就使勁擗他的耳朵，一脚把他踢倒在牛栏里。就这样，不到半年的光景，李凤恩已被折磨得不像个人样了。

李玉滿和李廉振虽說都在地主家，“鴨公噪”却常常指使他俩不是挑粉条便是挑油进城去卖，几天也难見凤恩一次面。只有好心的張树棠时常关心他。这个十岁便成了孤儿的长工，当时也是欠了地主的債被迫来的。共同的命运，使他格

外同情李凤恩，白天，他替他分挑重担；晚上，凤恩睡觉了，他半夜起来替他换牛垫草。在苦难的日子里，李凤恩很快便同張树棠結成了亲如兄弟般的情誼。誰如，“鴨公噪”却认为李凤恩“偷懶”，一天早上，地主不让凤恩吃飯，就要他出去放牛。为了躲过地主的鞭子，凤恩只好忍着餓，流着眼泪把牛牵走了。

中午回来时，一头黄牛忽地把路边地主家的包谷棒子啃了一棵下来，偏偏冤家路窄，又被“鴨公噪”看見了。他走上去拾起包谷，像只猛虎似的一手抓住凤恩的衣領，罵道：“他媽的，牛回来还吃庄稼，你是怎么放的？”凤恩来不及回答，“鴨公噪”早把他拖进大院里，甩起鞭子，像雨点似的連連打去。凤恩疼的忍受不住，正要跑，“鴨公噪”一手又把他按倒在地下，指着包谷說：“看見沒有？小兔崽子！什么时候包谷收了浆，你就起来。”李玉滿心疼孙子，急得沒法，拱手向“鴨公噪”求情，“鴨公噪”却一脚把他踢倒了。李廉振急忙跑上去拉起年迈的父亲，还没开口，只見“鴨公噪”直向站在长工們住处門口的管事招手，不一会，管事的撲着两床破被子和一条破麻袋往外一扔，边走边罵道：“滾！老东家算是白养活你們祖孙三代啦，快給我滾！”李凤恩一看，便明白地主辞工了，他見爹还想哀求，气得他不知哪来的勇气，立即站了起来，拉着爹的手說道：“爹，走就走，回去，咱也餓不死！”“鴨公噪”一听这話，更火了，他拿着鞭子，正要动手，却被李玉滿扑上拦住了：“孩子，你快走，你快走呀！”李廉振想着儿子已經受了不少苦，这会，見他仍然发怒地盯着“鴨公噪”，他轉身拉着凤恩便走出去了。

父子俩伤心地剛剛回到家，忽听有人在村子里惊慌地大

声喊道：“李廉振家遭禍啦，地主把李老头扔下落日井了！”不幸的消息，像晴天里的一声霹雷，李凤恩紧跟着爹的后面，拔腿便跑了出去。赶到井边，只見爷爷衣服被撕烂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血漬，人早已断气了。李廉振撫着父亲的尸体，凤恩双手不住地搖着爹的身子，哭着喊道：“爹呀！要报仇，要去报仇呀！爹……”李廉振只顾嚎啕痛哭，急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

二

秋天过了，冬天又来了，李廉振一家的日子也更难熬了。他带着凤恩，四处卖短工，干零活，肩膀磨破了，腰杆累弯了，一家人仍然得不到温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占領了东北。在兵慌馬乱的日子里，帮工没人要，父子俩只好又束手呆在家里。

一天，李廉振突然接到舅父从鞍山捎来的一封信，这才知道鬼子在鞍山办了工厂，有工做。为了活命，他一人毅然离开了故土，投奔他舅舅去了。在穷兄弟的帮助下，他进了日本制铁所抬溼青。一年后，总算积攒了几个錢，这才把凤恩娘儿三个也接到了鞍山。

他們住在一間矮小的瓦屋里。生活暂时安定下来，李廉振想着凤恩还小，几代人一字不識，有苦无处訴，便让他上学讀点书。有了书讀，李凤恩百般勤奋，沒多久，他不仅能認識許多字，还从邻居工人叔叔那里学会一些日語和炼铁上的技术名詞。李廉振看見儿子很聪明，也常常把他在厂里看到的事情，一知半解地告訴他。从此，在凤恩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当一个炼铁工人的志願。

两年后的一个夏天，因学校开运动会，做不起运动服，李凤恩被开除了。于是，他决心上工厂去做工。在拥挤的人群里，他领到了一个鑄铁工段临时工的牌子。虽说他不知道干的啥活，只想着能当上工人，便兴冲冲地跑到鑄铁工段去了。

工段里，中国工人一个个破衣烂衫，苦着脸、低着头，来回地在背着铁块，满脸的黑汗水也顾不得擦一下。几个监工的日本鬼子，站在一旁，手拿着皮鞭，不时地耀武扬威的吆喝着。看到这地狱般的恐怖情景，像有一双魔爪紧紧地揪住了李凤恩的心，他犹豫了，双脚像有千斤重。他站着瞧着，忽然，一个身材魁伟的中年人迎面走来，凤恩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人竟是张树棠。凤恩扑过去双手抱住了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在简短的交谈中，他得知爷爷为了同地主算账，地主下了毒手，要活活把爷爷勒死，张树棠为了营救他爷爷，把“鸭公嗓”的脚砸坏了，呆不住便逃到鞍山来做工。李凤恩难过的一句话没说。接着，张树棠又告诉他：这会，鬼子已把他调到高炉当炉前工了，马上就要去检查身体，办手续。凤恩见他为难的神情，知道他因为不能照顾自己而难过，便含着眼泪说道：“大哥，不怕，我十七岁了，只要有口饭吃，再累我也——”话没说完，一个监工的鬼子跑来了，张树棠连忙示意他赶快去干活，来不及嘱咐一声，转身便走了。

李凤恩看见鬼子盯得很紧，领了条麻袋，往肩上一披就干了起来。两个上铁块的鬼子，忽然哈哈大笑，搬了块铁块便放在他肩上。凤恩没想到小小的铁块会有一百多斤重，他吃力地站了起来，勉强走了几步，猛又感到肩上烫得难受。

几个鬼子这会正瞅着他，他只好咬紧牙往前走去。刚到跳板跟前，来不及扔进装铁块的车箱里，他支持不住了，一耸肩，铁块一下滑了下来，把跳板碰掉了。一个监工的鬼子匆匆跑来，骂道：“八格牙鲁！死了死了的！”说着，一皮鞭打去，凤恩的腿上立即起了一条红印。他看到鬼子来势凶猛，拔腿便跑，鬼子又一手把他抓住了，接着迎面一巴掌，打得凤恩眼都睁不开，耳里嗡嗡响，鼻子也流血了。

打了一顿还不罢休，鬼子又把他拉到刚从铁模机里翻掉下来的铁块堆前，说道：“你的，好好的背了背了！”凤恩眼看鬼子要把他活活地烫死，正准备逃跑，一块热铁块又放在他肩上了。干麻袋吱吱地响着，李凤恩的肩像烙铁烙一样，疼得他冷汗直冒。眼看跑不了，他只好挺直腰，向前走去。一个工友见他烫得难受，路过他身边时，悄悄地对他说：“把麻袋浸浸水呀，折几折！”凤恩从剧烈的疼痛里，这才明白鬼子刚才笑他的原因了，一时，他愤怒得眼里冒火花，恨不得一拳揍死几个鬼子。

照着那工友的劝告，麻袋浸了水，可是，李凤恩的肩却早已烫破了，一股蒸气上来，仍然像针扎在他的肩上。就这样，一整天，李凤恩像置身在大火中。干到下工的时候，人累得像一团泥，坐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

张树棠赶到工段，看见凤恩身上满是血渍，脸惨白，心里很难过。他搀扶起凤恩，一边走一边对他说：“走！明天跟我上高炉去！”凤恩闪着泪花，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大哥！这不是咱穷人呆的地方呀！我……哪也不去……”张树棠眼红了，许久才又安慰道：“兄弟！这有啥用？人穷，饭要吃呀！为了让你上高炉，咱找了好些人，费了好些周折，总算

办妥了。到了高炉，有我在跟前，就不怕了呀！”凤恩见张大哥一心为自己，感激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三

高炉上，同样是豺狼横行的地方。这里的工友，虽然都是正式工，但是，一天累到晚，吃的是发霉的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喝的是冷水。好多工友时常闹病，病了还得干活，稍有不顺鬼子的意，还逃脱不了毒打。李凤恩看见这里并没有两样，心里像塞进了块石头，整日愁眉不展，心里沉甸甸的。张树棠知道高炉上鬼子的工头——炉前组长山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狼心狗肺的家伙，他耽心凤恩又会遭祸，一面劝他，一面又找些老工友教他干活。日子久了，凤恩慢慢察觉到高炉上每一道工序，有着学不完的东西。他想到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一个新的念头，悄悄地爬进他的脑海里了：何不学点技术，当个熟练的炼铁工人，将来就不愁养活妈妈了。可是，高炉上，技术活是不让中国工人干的，鬼子山口，像只老虎似的紧紧地盯着。怎敢随意去干活呢？在极度困难的处境下，李凤恩想到：人是活的呀，他不让咱学，眼睛可以看，脑子可以想呀！于是，他更加用心了；一天天一夜夜，一边干活一边留心观看鬼子的操作。可是，在“课堂”之外，又能学到多少呢？一天，他看见仪器室里，一个日本技术员站在仪表跟前，一会摆弄些什么，一会又在本上记着。他好奇地连忙踮起脚尖瞧着，山口看见了，他一声不吭，倒了杯滚开的水，抓住凤恩的衣领，一下倒进去了。李凤恩烫的急忙脱掉衣服，胸口却早已烫红了一大块。等到山口一走，张树棠忙脱掉自己的衣服替他换上，然后，

把他拉到一边，带着埋怨的口气小声说道：“兄弟！来日方长嘛，你急啥？有志气还怕学不到技术？咱们可不能白白地吃亏呀！”这话，被周围的几个工友听到了，大伙气忿地说道：“老子们就要争口气，烫也要学，气死这些老龟孙们！”听到这里，凤恩这才明白：大伙的心，原来都是一样啊！他忍着疼，正想说说自己的想法，张树棠忽地直向铁口处招手。凤恩扭过头，见一个姓王的工友，为了学技术，正拿着铁钎，在比画着撬铁口。山口像是脑后长了眼睛似的，忽地从炉后窜了出来，他拾起铁钎，并没有追赶，却紧紧盯着那工友。张树棠知道要出铁了，怕那工友挨打，连忙拿着榔头，跑上去干了起来。等到铁口打开，铁水流出来以后，山口一个箭步，冲到那工友跟前，用力往主铁沟一推，“叭”地一声，那工友倒进去了。一刹时，铁水像只熾热的火龙，很快把他包围起来。只见火光中，冒起一缕浓烟，一股刺鼻的焦臭味，弥漫了整个炉台。工友们一个个忿怒难遏，等大伙扑上去拉起时，那工友早已全身烧焦了。

不料，这样惨痛的事件倒成了鬼子取乐的机会，一时，那些灭绝人性的野兽，竟纷纷从各个岗位涌到炉前，哈哈地狞笑起来。张树棠怒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急忙从人群里走了出来，李凤恩跑着迎上去问道：“大哥！怎么办？”张树棠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铁片，说道：“把他扔进马达里，我来掩护，快！”报仇的怒火，使凤恩浑身都是劲，他二话没说，拔腿就跑了。正在这时，忽听山口嚷着要把那工友拖去喂狗，张树棠耽心凤恩出事，连忙跑去缠住山口，求他让工友的家属把尸领回去。他的话刚说完，上料机忽地爬不动了。张树棠知道事已成功，也就甩开了鬼子，心里乐开

了花。而鬼子却吓得东窜西闯，乱成一团。

四

意外事故，高炉被迫休风了。鬼子看见损失生铁几百吨，整日里相互埋怨，争吵不休。厂里，连日来会议不断，除了加强责任制外，对中国工人控制得更严了。好些地方，不准中国工人去，平时，烤铁间也常有鬼子来检查。

阴险的山口，看见李凤恩常在炉台上东张西望，严密的封锁，仍然阻挡不了凤恩的眼睛。于是，他便在暗地里监视他了。每当他干完活，故意多让他抬焦炭，抬沙子，一会也不让他闲住。李凤恩知道山口的用意，更激发了他对鬼子的仇恨。

几年过去了，这时，李凤恩已经长的人长树大了。对付万恶的鬼子，凤恩的经验也更足了。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他在高炉上夜班。正巧，这天夜里，高炉突然不正常了：不是悬料，便是炉温低。为这，鬼子在仪器室里，对处理的方案发生了争执。李凤恩一边干着活，却密切地注视着鬼子的动向。忽地，一群鬼子都走了出来，一个个还在继续叽叽咕咕地嚷着。他马上想到：管生产的厂长这会准是没有来，他们是去找他确定处理办法的。于是，他心里猛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好机会，何不进去看看？他把想法告诉了张树棠。张树棠知道仪器室是个关键，整个炉子的生产情况，都在那里掌握着哩！他看到凤恩那么坚定，又想到他平日积压了不少技术难题，要是能进去看看仪表，许多问题便可以解决。于是，他决定配合凤恩一起行动。

得到张树棠的帮助，又有上次丢铁片的经验，凤恩的信

心更足了。按照張树棠的指点，他一撒腿，便飞快地跑到了仪器室的后門，伸头往里一看：嚟！山口却背着他坐在椅子上哩！凤恩連忙一閃身，躲在角落里，心急得都快跳了出来。怎么办？再耽誤一会，什么都完了啊！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上，忽听張树棠在叫山口檢查出铁前的准备工作，紧跟着，屋子里便傳出来一陣远去的脚步声。凤恩一下乐了，他伸出头，踮起脚尖，便看見一群工友圍着山口，这里瞧瞧，那里看看，于是，他飞快地跑进了仪器室。

仪器室里，对面墙上好多仪表，不下七八个。凤恩看得花了眼。有些日文，他不認識，可是，風温、風压和風量几个日文，他是知道的。这会在哪呢？心一急，李凤恩更緊張了，他两眼挨个地搜索着，忽見那几个仪表排列在左边哩！他馬上想到：那是日本技术員經常注意的地方，便連忙跑去一看，心里一下亮了。原来，不正常的情况下，是这个度数哩！接着，他轉身又来到写字台上，很快便又找到了在正常情况下炉子生产情况的报表，那里，填写的多么清楚啊！他拿起笔，迅速在手心上記了些阿拉伯字。突然，桌上的电话鈴响了，李凤恩緊張的像閃电般的跑了出去。剛迈出門，一群鬼子果真扑扑通通地都回来了。

他暗地里庆幸着沒被鬼子发现，兴高彩烈地跑到炉前，正准备把好消息告訴張树棠，山口見他神色不对，一直瞅着他，凤恩只好若无其事地該干活就干活，沒事就紧跟着張树棠。几个小时后，炉子慢慢又正常了。等到出铁时，山口却有意让他打錘头出铁。凤恩看見山口气色不对，尽力压住內心的緊張，不让山口看出破綻。他拿起錘头，鎮靜地干了起

来。可是，打了几下，便觉着心跳得更厉害，一时，力不从心，怎么也使不上劲。恰好，身上的帆布围腰松了，他想着系紧点，总该好使劲了吧！正当他丢下榔头系围腰的时候，山口一眼便看见了他写在手心上的数字，他把眼一瞪，“哼”了一声，吼道：“你，心坏了坏了的！”说着，拾起榔头，朝凤恩拦腰一锤打去。二十多斤重的榔头，差点把他的腰杆打断，他疼得一声也没哼，便昏过去了。

五

从此，李凤恩恨透了吃人的日本鬼子，他再也不肯进厂干活了。

一个多月来，他卧倒在炕上，腰伤无情地折磨着他，没钱医治，只好硬顶住。他难受的紧锁着眉头，不时地哼着。这神态，像绳索紧套在凤恩妈的颈脖上，她连气都喘不过来；这哼声，又像熊熊的烈火，烧在李廉振的心上，他有苦无处诉，低着头直叹气。就这样，穷夫妻一天天一夜夜，撕心裂肝似的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儿子的身边。他们眼泪流干了，办法想尽了，却无能耐治好儿子的伤。

一个北风呼啸的深夜，远远的一阵狗叫声，越来越紧急，仿佛正在向他们身边逼近。李廉振耽心又有坏人来催命，慌忙地跳下炕，端了一个条凳，正准备去顶住大门，却见张树棠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一把拉住凤恩妈的手，急促地说道：“大孀！这药给凤恩吃，还有大米……”话没说完，他连看也没看凤恩一眼，扭头便从后门跑出去了。

凤恩妈看见情况异乎寻常，便对丈夫说：“他爹！把门关上！”接着，迅速地把东西藏了起来。狗叫声慢慢隐去了。凤

恩吃了药，一觉醒来，顿时感到疼痛减轻了，身子也能稍稍动一动。他高兴地问妈妈：“哪儿来的好药呀？”妈妈闪着感激的眼光，告诉了儿子。凤恩正要问张树棠在哪，一阵饭香弥漫，他把话咽进肚里去了，贪婪地闻着，仿佛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享受。多少年啊！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中国人何曾见过大米？李凤恩心里一阵高兴，便喊道：“妈妈，煮好了没有哪？”妈妈说：“孩子！才开锅哩！等一等！”凤恩没吭声，睡在炕上，一眼不眨地看着冒着饭香的小锅。可是，许久，饭仍然没做好。他急了，便又喊道：“妈妈，先盛点米汤我尝尝！”妈妈看见汤还是稀的，想着孩子饿得可怜，便盛了半碗给他端去了，凤恩还没喝到嘴里，忽然，又有人敲门。凤恩妈以为是张树棠赶回来了，连忙跑去把门打开了。不料，来人却穿着一身西装，歪戴着日本小帽，手里拿着文明棍。凤恩妈一下吓楞了。她知道这人是王白相，是个见财如迷的汉奸。只见他一进屋，便跑到灶前，揭开锅盖往地下一甩，问道：“我说哩！刚才还看见一个人跑，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原来是你們呀！这‘经济犯’上哪去找？快说，米是从哪来的？”说罢，不等回答，便拿出两付手镣，要把李廉振父子带走。凤恩妈急的跪在地下，哀求道：“咱可不是‘经济犯’，是孩子病得快死了，一个工友送来的。你，你救救我一家……”

周围的邻居，听见李家又出了事，一个个穿上衣服，纷纷跑进屋来。可是，千言万语，王白相怎么也不听。一个姓孙的邻居，知道王白相的为人，转身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桌上，又在凤恩家煮了十个荷包蛋，端到王白相面前，说道：“哎呀！别生气，你趁热先吃了吧！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呀！如今，谁是‘经济犯’。咱这左邻右舍还不晓得呀？”王白

相眼睛一轉，美在心里，端起碗便吃了起来，邻居們以为这下总算把他的嘴封上了，誰知，王白相吃完荷包蛋，看了看籃子里的鸡蛋，把嘴一撇，嫌少了。他見众人沒理会，轉身又走到炕边，拉着凤恩父子硬要帶走。凤恩冷不防被王白相拉了一下，疼的火冒八丈高，便罵道：“你这个黑良心的二鬼子，誰是‘經濟犯’？你瞎眼啦！老子同你拚了！”說罢，一拳打去，凤恩媽吓的跑上去拦住儿子：“孩子！你瘋啦？干不得的呀！”王白相更不依了，卷起袖子就要打人。凤恩媽紧紧抱住儿子，一边拦一边哭着說道：“孩子小，不懂事，你，你饒了他……”邻居們一时慌了手脚，一齐涌上，拉开了王白相。接着，几个邻居又抱来几只大肥母鸡递給他：“別計較，小孩子嘛！咱都是穷人，沒有錢，这儿只鸡，你拿回去吧！”王白相看見有母鸡又有鸡蛋，想着老婆不久又要坐月子了，这才心滿意足的对大伙說：“我看在你們的面上，饒了他。可你們也知道，抓‘經濟犯’是皇軍給咱的任务，要是他們知道了，咱还有活的？”說着，他又跑到灶边，把鍋里的飯，往煤粉堆一倒，用文明棍攪了攪，轉身提着鸡蛋，抱着母鸡，匆匆地走了。

凤恩恨的直咬牙，想追上去狠狠揍他一頓，可是，渾身疼的怎么也走不下炕来……

六

苦难的日子，終于熬到了尽头。一九四八年，八路軍开进了鞍山。

一連数日，鞍山市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大街小巷，鑼鼓喧天，面面紅旗，騰空而起。欢迎八路軍的人群，从四面

八方，源源而来。

李凤恩整天站在大門口看熱鬧。忽地，李廉振从外面跑了回来，乐的一把拉住儿子說：“凤恩，穷人出头的日子到啦！这下可好了呀！”凤恩沒想到一向胆小怕事的父亲，这会也这么高兴起来，便問道：“你怎知道？”“咳！”李廉振說：“街上宣傳队讲的嘛！一个八路军还拉着咱的手，問寒問暖哩！过去，哪有这等事？”說罢，又对凤恩媽說：“你也不出去看看，嗨！真是……”

一家人正在高兴的时候，外面的宣傳队又热热闹闹的出动了。四周的邻居，一齐涌了出去。凤恩正准备走，看見張树棠同一个陌生人一起，笑嘻嘻地向他走来了。他飞快地迎上去，說道：“哎呀！大哥！好久沒见到你啦！你說說，咱穷人当真出头了？”張树棠哈哈大笑：“你还不相信？”“相信呀！大哥！”凤恩乐的不禁流下了眼泪。“来！我給你介紹一下！”張树棠把他拉到一个陌生人的面前，說：“这是王同志，叫王希安，是厂里的工会主席，特地看你来啦！”凤恩連忙擦干了眼泪，还像是不相信似的，不住地打量着王希安：見他滿臉笑容，和藹可亲的迎着他，心想：这可是真的？

王希安沒多說話，到了凤恩的家，見他一家人餓的面黃肌瘦，炕上破烂不堪，鍋里，翻滾着一鍋清水，只有少許的高粱米，便把張树棠拉到一边，小声說了几句，張树棠便走了。凤恩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紧跟着追了出去：“張大哥！你怎么就走了呀？”王希安拍了拍凤恩的肩，亲切地說道：“他一会儿就回来的。来，坐下，咱給你說件正經事！”于是，他把鞍山解放前夕，張树棠怎样同其他工友一道，积极参加护厂斗争和党决定馬上修复高炉，爭取早日投入生产的指示，一

一向他說了。“你不是早想着自己学会炼铁嗎？現在就可以办到了。咱們有了铁，就可以制造更多的枪炮去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前，厂里需要大量的工人，同时，还要培养自己的炼铁专家！”凤恩又高兴又好奇：“炼铁专家？”“是呀！”王希安說：“你爹是老工人，你年紀不大，也是个老工人了，所以，希望你父子俩馬上回厂去，組織上还决定培养你当技术員哩！”“技术員？这怎么行哪！”凤恩吃惊地睜大了眼，心想：咱是个黑肚子哩！什么都不懂。王希安看出了凤恩的心思，笑着說道：“解放啦！工人当家作主了，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好多事，过去咱們連想也沒想到的，这会都可以办到了。”凤恩仍然不理解王希安的話，低着头，直发楞。“張树棠你最熟悉吧！”王希安又笑了：“党准备培养他当炉前技师！”凤恩‘啊’了一声，沒說話，心里像浪花在汹涌！眼前的一切，簡直像是在做梦，唉！过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呵！

正在这个时候，張树棠背着一大袋粮食进来了。往地下一放，便拉着凤恩媽說道：“大嬸！这是厂里关心你家的生活，給你送粮食来啦！”凤恩媽惊喜地撩起衣角，直擦眼泪：“孩子！咱一家可真把你拖累了，这恩情一辈子也报答不了呀！”張树棠一笑，說：“大嬸！可別說这話，咱們都是受苦的人，过去是一家，往后就更亲啦！”

凤恩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党这么关心咱，可自己对党沒一点貢獻！一时，他慚愧的眼泪直往下淌。悲痛的往事和跟前的一切，使他很快便明白：是共产党把自己救出了苦海啊！一种强烈的幸福感，促使他紧紧地握着王希安的手，說：“走！上厂里去，咱要好好地給自己干活啦！”

凤恩媽看見丈夫和儿子都走了，攆到門口喊道：“你們还

沒吃飯呀！”張樹棠笑着招手道：“放心，大嬸！廠里有飯吃！”鳳恩媽看着丈夫和兒子歡快的腳步和遠去的身影，她高興的噙着眼淚笑了……

李鳳恩淒慘的往事，一下把工人們的眼睛擦亮了。大伙都明白：正是由于他深深地認識了过去所受的階級苦，所以，他热爱党，热爱新社会，强烈地感到生活在毛澤东时代的无比幸福。

一时，會場上，掌聲經久不息，它像是在向党表示着工人們共同的决心：永远热爱党，永远記住：不要忘記过去。

我的学徒生活

楊德山 口述

諸有瑩 整理

你要問我怎么瞎了一只眼？唉，提起这事，真叫我恨透那旧社会，恨透那些殘酷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我这只眼睛，就是被那些毫无人性的資本家折磨瞎的。要說清这件事，就得从学徒的事談起。

来到三条石

我是武清县南蔡鎮磚厂村人，我爹从小被迫出外帮人家做饭。一九三五年我刚刚十三岁时，我爹輾轉托人介紹我到天津三条石永利祥机器厂学徒。

我到了三条石永利祥机器厂，掌柜的陈兆貴問我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楊德山！”

“問你行几？”

我說行大。他就說：“以后就叫你楊大。”但当他看我还没有桌子高，馬上又改口說：“叫小楊大吧！”

照例，到厂子里干活的学徒，都要首先立一張“学徒字据”，上面写着：“如有天災人禍不与厂方相干”，“因工伤而殘廢、死亡，一概不管”，“半路不学倒算飯錢”等条款，还有“不許

外出”，“只許叫小名”等等廠規。

這個廠子從外表看，是一個木頭搭的三層樓，到里面一看，一通到天，是個大廠房。因年久失修，房頂開了“天窗”，窗戶早已沒有玻璃，牆壁裂縫，四面透風。在里边干活，和在露天差不多。廠房里機床一台挨一台，皮帶一條條地挂着，像樹林一樣密密匝匝地。這時正有幾個師傅領着好多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在那兒干活。要想在車床中間轉個身都很困難。乍一進廠，聽見轟隆隆的響聲，看見天軸電滾子亂轉，皮帶亂飛，真害怕極了。誰知掌櫃的偏偏向我大喝一聲：“小楊大，上去膏油去！”原來電滾子太熱了，應該加油了，要我爬到離地一丈多高的小木板上，走到七八尺遠的地方去加油。为了不耽誤活，不讓停車，我蹬着機床，躡過皮帶爬上去。四吋寬的皮帶就在大腿旁邊呼啦呼啦地飛轉。我戰戰兢兢地在木板上走着，邁出一小步都好像要用千斤的力量。我已經暈頭轉向了，正想閉着眼蹲一會，掌櫃的立刻在下面吼叫：“小楊大，蹲在那兒干嘛？電滾子快燒了！”我只好豁出去，壯着胆子，几步跨到電滾子旁邊，誰知剛一觸電滾子，馬上被燙回來了！手上的黃油都直冒煙。掌櫃的還是不肯停車，喊着：“泡條麻袋來給他！”下面遞上來一條水淋淋的麻袋，我把它披在電滾子上，“嗤嗤”地直響。現在我想起當時的情景真是刀刃上走道——險哪！您想，躡過皮帶往上爬時，稍不注意就要被卷到機器里去；就算爬上去了，走那一尺來寬的木板——懸在空中的獨木橋，皮帶在身邊飛轉，真得把心提到嗓子眼里去！濕麻袋放到開着的電滾子上，多容易過電呀，我哪懂得電的知識！現在想起來，真不知是怎么闖過來的！可是，為了吃一口飯，再危險也得干！炎熱的夏天，一天里不知要加多少次油呢！

我这样干了一年多，掌柜的才让我到車床上去干活，但只要电滾子一热，我和别的学徒还得去加油。

工伤疾病没人管

机器上没有皮带罩、牙輪罩等設備，干活本来就不安全，加上大家每天都很疲累，工伤事故就更容易发生了。有一次，我正准备加油，突然听见旁边的刘师傅惨叫一声。一看，他正托着右手，脸色刷白，原来他开反車时右手在皮帶上一滑，两个指头就被車床上的牙輪咬掉了。血突突地往外冒着。工人们都圍攏过来。掌柜的也倒背着手，走了过来，他八字脚一站，眼睛一扫，摇头晃脑，大气沒出，扭头就走了。一会儿，三掌柜走来，叫刘师傅去柜房一趟。誰知掌柜的說刘师傅右手殘廢，不能再干活，应该“休养休养”，工錢就算到干完活的那天，刘师傅就这样給解雇了！

唉！那时候我們工人的生命簡直一錢不值，掌柜的机器却成了宝贝。有人把大的铁活往床子上放，鋼碰铁，哪有不出点响声的？可掌柜的听见了就罵：“我那是多少錢的东西？你們給我乱砸！”說后再碰出响声就要挨打。

打这以后，我們誰受了工伤，就都默默地不作声，照样干活。破棉花套、墙上的白灰和粉笔面就是我們治伤的药。我头上的这条大伤疤，就是被皮带卡子撕的，当时流了滿地血，我赶紧跑到厕所去，从棉袄里扯出一团旧棉花，燒成灰把血止住了，照样干活。

得了病更没人管。有个徒工叫小李大，生了病，掌柜的說柜上不养閑人，不但不叫治病，反而把他轰到街上去，不久就死了。有一次在三伏天里，我发高烧，病得很厉害，躺在暗楼

上盖了两床棉被。掌柜的来催我上工，我说不舒服，要求休息一天。掌柜的摸摸我的脑袋，说：“额头温呼呼的，不碍事。”我心里暗暗骂着：“掌柜的，你真心狠，只要脑袋硬的就能干活！”但那时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硬撑着摸到车床那儿去。

难熬的冬天

每年一到夏天，蚊子叮、臭虫咬，汗流如雨。但比起冬天，我们都宁愿过夏天。

就说我们睡觉的地方吧，哪里有什么宿舍，就在厂房的二层角上，搭个暗楼，暗楼上一个挨一个睡，像沙丁鱼似的挤着。顶头上一尺多宽的地方放着一溜尿罐。能睡上暗楼算是幸运的，一般都在墙角乱铁堆上，或在机器上搭块板睡。冬天穿着棉袄钻进被窝里去，脚都不敢伸，冷得连尿罐里的尿都冻了，白天还得放到太阳地里晒化了才能倒。

一早去摸车床摇把干活，连手都冻在上面了。后来我们想法包了几层布才好些。外面要下雪，厂房里也就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低头车活，雪直往人脖子里钻，临到下工，除了人站的两个黑脚印，四周都是一片白。北风呜呜地在厂房里打旋，直往脊梁背里钻。我们的棉衣东破一块，西烂一块，有的地方只剩下夹衣了，真是“北风吹来刺骨寒”哪！就说我们的手吧，一到冬天就冻得像面包，流黄水、浓血，一直要到第二年的夏天才能好。

掌柜的可倒满舒服，他们坐在厂房尽头的一座有玻璃窗的小屋里，屋里生着洋炉子，他们穿着大皮袄，逍遥自在地透过玻璃窗瞅着我们干活。

“沒良心的表”

我們干活，从来沒听說过八小时工作制。掌柜的哥儿三个，除四掌柜管眼外，大掌柜陈兆貴白天管事，三掌柜陈兆祥管叫早、看晚。早上伸手不見五指，他就催我們起床、收拾屋子、干活。吃完早飯他就去睡了，晚飯后他又起来監視我們干活。因为他总是夜里活动，我們都背地里叫他“夜老三”。他們哥儿俩輪班把持，把我們治得一点空閑都沒有。我們全厂只有一个表，挂在柜房里，它专门听掌柜的指揮。我們都管它叫“沒良心的表”。一早頂着星星起来，誰知道是几点钟呢！可干了半天活，钟还是五六点。中午飯規定二十分钟，我們每次下工后，洗完手剛端上碗，不一会儿，上工的钟就当当地响了，只好三口两口狼吞虎咽，要不，掌柜的皮带就要打下来了。常常我們看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十来分钟，心里暗暗高兴一天的时间又要熬过去了。沒想到，掌柜的在表前面一站，我們大約又做了半个多小时光景，又一看表，反倒离下工的时间长了。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鬼花样，我們心里个个雪亮。明說每天干十三、四小时，实际上干活的时间真沒法計算。这样一来，把我們实在困得沒法，有时提着壶去打水，走在道上就睡着了，給車床換牙輪时，数着数着牙輪上的齿数，就打开呼嚕了。

“一到九月九，夜作不离手”。每年的旧历九月初九，掌柜的說天短了，得加夜班，除了擦床子、扫地等不算外，規定一天干十五、六个小时，实际上，活儿越忙，那“沒良心的表”晚上走得越慢，早上走得越快。我們到被窩里睡觉时還沒暖过来，“夜老三”又来叫早了。

这样沒日沒夜的煎熬，把我們熬得又黄又瘦。大家怨恨

地想：“哪輩子打爹罵娘，這輩子才幹銅鐵兩行！”受不了這種生活的，有的跑，有的逃，有的就被折磨死了。雖然一年進廠的學徒有幾十人，年終留下的只一兩個罷了！

兩年掙條馬哈魚

我們在廠子裡吃什麼呢？大家都念叨熟了的一句話：“稀飯酸、咸菜臭、窩頭牙齦不管夠。”這就是當時的情況。咸蘿卜菜還康心，像軟木塞一樣嚼不動。一咬一滋臭咸菜湯子，只能啃點皮吃。吃點白菜或豆菜，都是在蒸窩頭的水裡一抄，加把鹽就拿起來了。過年過節才能吃頓撈面什麼的。

我們吃得又壞，睡覺又少，一天光知道干活。你會以為我們掙不少錢吧？哪有這回事！記得我是那年三月初五去上工的，五月初五掌櫃的給了我四角錢。八月十五又給了我六角錢。到年底給了八角。這就是一年的工錢：一元八角。第二年過年時又給了一元二角錢。我哪裡捨得花一個子啊，把這點錢用手帕包好，藏在貼身的口袋裡。但我在外面呆了兩年，實在想家，就想豁出去回一趟老家吧。算算我身邊的錢，除了買一張回家的車票外，還只剩兩角錢，剛好夠買一條馬哈魚。於是，我買了一條馬哈魚，從天津帶到磚廠村。

回來的車錢還是家裡給湊的。

從眼病到眼瞎

我在廠裡幹了兩年半的光景，正趕上活兒特別多，連着兩三個月加班連軸轉。我的眼熬壞了。開頭，只是兩眼紅腫，又疼又癢。我想請假去治病，不想“夜老三”冷笑着說：“你能不能吃飯？能吃飯就可以干活，不礙事！”我只得眯縫着眼，勉強

站在車床旁边旋活。过了些天，两眼好像蒙上了一块布，眼前灰蒙蒙地一大片，吃饭、走路都摸着瞎。

正在这个时候，金钟河泛滥了，天津闹了大水灾，厂子也淹了。掌柜的一看干不了活啦，就把工人都解散了。我眼看不见道，回不了家，厂里也需要一个人看守，掌柜的就叫我在被水淹着的锅炉上，搭上一个木头架子，在那里看守着。

一天，掌柜的领着一个人到厂里来，我看不清那人的模样。只从说话里听出来他是个货棧老板。因为闹大水，货棧淹了，想用高价购买两台水泵。掌柜的一听这话，满口地应承：“好！好！我卖你两台！”我感到很纳闷，厂里的水泵早都卖完了，哪儿还有存货呢？

那人走后，掌柜的马上对我说：“小杨大，把水泵旋了！”

我回答：“哪儿看得见！”

“看不见，摸着干！”掌柜的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旋床跟前，叫我搭了块板在水里干活。

一个水泵的外壳足有八十多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到床子上，然后用手摸着一点点地干活，鼓捣半天才把活卡好。可是车子一开，车头像旋风一样，不用眼哪能行呐！我只好左手扒着眼皮，右手摸卡钳、量尺寸，开动车刀。

这样硬撑着干了几天，两个水泵总算旋完了。只是我的两只眼睛却完全看不见了！

大水闹了二十多天才退，工人兄弟又来上工。他们看我这个样子，都很同情我，逼着掌柜的给我治病。不得已，掌柜的四弟才带我到一个地方，大概是一个寺里（当时我看不见）治过一次。药方是生羊肝沾蒺藜，吃得人直恶心，当然病不会治好。

掌柜的看我的眼真的不行了，再也榨不出油水来了，嘴上假說为了我出来进去的方便，把我赶出厂子，让我住在胡同角落里“养病”。

后来住在北京的爹知道了我的情况，叫我四叔把我带到北京去治眼，結果，右眼中毒太深，沒治好，左眼勉强能見光明。从此我就瞎了一只眼。

眼是好一些了，可我爹为我又拉下了饥荒。沒办法，我又第二次回到天津，由高师傅介紹我进了西站附近的协昌工厂做工。

每当我想起这一段学徒的生活，心里就充滿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我永远記得掌柜的侮辱我們工人的話：“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那时，誰把咱們工人当人看哪！可是今天，我們当了国家的主人，党把我們看成是最宝贵的财富，处处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們，我們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步步地提高。我們每一个工人都要想想过去，比比現在，千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不忘昔日苦

弓 冶

老工人董子祥在旧社会的遭遇，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遭遇的一个缩影，而他今天生活的变迁，也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生活变迁的真实写照。

现在，让我们同董子祥同志一起，重温一下他那辛酸的过去，再看看他幸福的今天吧！

一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阴暗的早晨。北风呼啸着，雪花漫天飘舞。在天津的一个贫民窟里，时时传出低沉的哭声。一个满面愁容的老汉，披着一条飞着旧棉絮的被子，匆匆地朝一间破草房走去。

这个老汉就是董子祥的父亲——董玉林。在这儿，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有一手好绑工的手艺。可是，在那个世界，有好手艺又有什么用呢？他刚迈进门槛，瘦弱的老伴和大女儿，神情忧郁地望着他。小儿子子祥一头扑到爸爸怀里，哭叫着：

“爸爸，我饿。”

董玉林把一条空荡荡的面袋子，狠劲地往地上一摔，长叹着：“咳，这日子没法过了。”他呆呆地托着腮。忧愁、痛

苦、饥饿，像恶狼似地从四面八方朝他扑来。

董玉林抬起头来，看看饿得昏昏欲睡的孩子，望望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伴，猛地抓起身上披的那床破被朝外走去。

“孩子他爹，不能再卖了，卖了我們連門都出不去了。”

董玉林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无力地松开了两手。

董玉林凭着一手好手艺，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全家半月吃的。可是，就是这样少得可怜的工钱，也常常拿不到手。这天，他又去找老板要工钱了。

他刚刚走进门，老板的姨太太像个狐狸精似的，恶声恶气地说：“你上这干什么？”

“家里没米了，我想来看看那工钱……”董玉林还没说完，姨太太眼珠一翻，说：“哟，那两个钱还值得三番两次找上门来。怎么？怕我们给不起你吗？”

“不、不、不，我家实在是没吃的啦。”

“没吃的那好办，把你送到警察局就有吃的了。”说着就朝屋里走去。

董玉林两眼忧虑地看着她，本能地向前紧走了几步。这时，老板从后面带着一群狗腿子走来，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凶狠地吼叫着：“穷小子，滚！”

这里生活不下去了。董玉林一气之下，带着一家老小跑关东。

他们一路上卖工、讨饭，来到了沈阳。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沈阳这个地方，对穷人来说也没有什么路好走。这里的工厂倒也不少，可是想找个活干，并非容易。董玉林凭着一手好手艺，沿门乞求，一连跑了几十家工厂，都是怎样去怎样回来。

董玉林被多災多難的生活折磨倒了，一股火患了傷寒病。終日躺在炕上，爬不起來。病一日重過一日。起初還常常問：我的子祥吃了什麼沒有？大丫頭和大兒子去撿煤核受沒受氣？……後來，他顧不上這些了，常常瞪着一雙失神的眼睛，呼叫：“老天爺，看在這些苦命的孩子份上，讓我多活幾年吧！”

一天，一個賊眉鼠眼的人來到了老董家。假情假意地說：“董大哥的病很重啊！沒請個先生看看嗎？”

“我們是外鄉人，自己沒個生路，又沒有親友，哪里有錢治病啊！”子祥媽悲愁地說。

“也真怪可憐人的，咱們都是鄰居，我借給你們三十元吧！”

這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子祥媽忙說：“那可太謝謝了。”

“老大嫂不必客氣，立個字據吧！”他從兜里掏出一張已經寫好的借據來，“你這大女兒已經十四五，快長大成人了，就要能掙錢養家了。借錢人就寫她吧。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董大柱。”

“好名字，來，姑娘，按個手印吧！”

年幼的大女兒聽說要借錢給爸爸治病，忙上前按了個手印，說：

“大叔，我長大了一定還給你錢。”

可是，她哪里知道，借錢人並不希望她能還錢，而是希望她還不上錢，在她身上一本獲萬利呢！

那人剛走，全家人就張羅着請醫生治病。怪得很，剛剛有了錢，就有人來推舉看病先生，說專門包治這種傷寒病。請了來一看，那個“醫生”說：

“病挺重，一般的中西医治不了，我管保不出十天就见效。”

“先生，要多少錢？”

“三十元。”正好和借来的錢一般多。

“好吧，就請先生多費心了。”子祥媽說着，左三层右三层地打开了小包包，把剛借来的三十元錢如數給了“医生”。

药吃了，大禍也随之而来。董玉林狠命地捶打着前胸，炕头滾到炕梢，拚命地叫着：

“哎呀！别再折腾我啦，我的媽呀……”片刻間，他七窍流血，两眼发直，慘然地死去了。

董玉林一家受騙了。老伴紧抱着死去的丈夫，孩子趴到爸爸的僵尸上，泪水漣漣，悲不成声。买棺材沒有錢，只好用一領席子卷了出去。

喪事剛罢，債主又逼上来了。沒錢还，把大姑娘硬給拉走。

董玉林領着全家下关东所得到的：自己的一条老命搭上了，大姑娘也被扔进了火坑。

二

爸爸死了，姐姐被人霸占去，剩下的只有董子祥小哥俩和老媽媽了。

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像霜打的草，一天不如一天。媽媽朝天每日挟着一个小包，沿街为人家縫縫补补，拆拆洗洗。这怎么能养活得了三个人呢？这时，大街上的垃圾箱，就成了董子祥和他哥哥的飯碗了。整天在垃圾箱里钻来钻去，見了人家扔掉的坏梨烂枣就拣着吃。一天，他餓的实在

忍无可忍，就想到一家去要点什么吃的，刚刚走进大院，几条恶狗猛扑过来，吓得他慌忙跑出。他跑到小庙旁，遇见一个要饭的拿着锅巴、黑饼子，香甜地吃着。董子祥便站住了脚，眼巴巴地望着那人。

“小老弟，给你一块。”

“我……不……要……”

“吃吧，吃吧，咱们都是穷人。”

他接过那块黑饼子，大口大口地吃了。从此，董子祥就又过着沿门乞讨的生活了。

他十五岁那年，邻居高大伯帮助找了个工厂学车工。他很高兴，心想：“我要长大成人了，以后学点手艺，可以养活妈妈，不能再让她受苦了。”到厂后，他仍旧受气受苦，有一次因为拿工具不及时，被打了一顿，晚上回家的时候，妈妈问他：“子祥，头上怎么起了一个疙瘩？”

这一问，董子祥便哇地一声，趴在妈妈怀里痛哭起来。妈妈也流下眼泪来，母子俩抱头大哭一场。

为了养活母亲，为了活下去，他只好又忍气吞声地回工厂，去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

董子祥苦巴苦熬，学会了一身好手艺，对付着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娶了媳妇。不久，日本鬼子倒台后，国民党又来统治沈阳，董子祥又被解雇了。

董子祥没有工作，生活不下去，怎么办呢？只好求亲拜友找活干，但怎么也找不到。有一个朋友曾为他找到一个工厂，他高兴地去了。可是这个老板，一开口就跟他要十万块钱（伪东北流通券）做保钱。天哪！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哪里弄这些钱呢？那年月，没有钱“买工作”，就只好失业。

董子祥的老媽媽因常年的飢寒交迫，不幸又患了疾病。眼看着媽媽一天天消瘦，臉色也越發蒼白，董子祥急得眼睛直冒金花，也想不出個辦法。

又一個黑夜降臨了，淒涼的秋風卷着落葉旋轉着。

老媽媽有氣無力地喘息着，時而合上眼睛，時而又沉重地睜眼看看兒子、媳婦和孫兒們。她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沒有說出口來。

“媽媽！我在你跟前呢，有什麼話，你說吧。”

“子祥！”

“媽媽！”

“媽活着沒吃頓飽飯，你想想辦法，別讓媽死了再做个餓死鬼。”

“你想吃什麼？我給你買去。”

“有錢嗎？”

“有！有！”

董子祥說完就脫下唯一的一件完整衣裳，拿着跑了出去。他急急忙忙到夜市上把它賣了，買了五個包子就趕緊往回跑。

“媽媽，你睜睜眼，給你買來包子了。”

老媽媽接過包子，剛剛要咬，又舍不得吃，沙啞地說：

“孫……孫女，奶給……給你……”

老太太的眼睛合上了，包子沒等孫女去接，就掉在了地上。

老媽媽一輩子受盡了折磨，臨死，想吃一口飽飯都沒吃到嘴里。董子祥深深地感到对不起老人，傷心地痛哭起來。

三

一九四八年秋，在沈阳城边一家财主的大門口。两扇阴森森的大門左右分开，董子祥背着全家仅剩下的一床破被，很难为情地躲在一扇門后，妻子抱着餓得干瘦的小儿子，挨到大門边，有气无力地哀求道：

“老爷太太，給点剩飯吃吧，全家三天水米沒沾牙啦！”

随着一陣狗叫，一个身胖肉肿的老太婆，探出半个臉来瞅瞅，然后无情地把两扇黑門砰的一声关上了。

子祥妻子气得臉煞白，嘴張了好几張，一句話也沒有說出来，扭头就到另一家門口去了。这时，董子祥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回想这些天来，他們本想冲出封鎖綫，逃到解放区去。不料剛逃到封鎖綫，又被国民党匪軍用刺刀給截回来了。

現在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門了。董子祥疚心地看着妻子，連跑五六个大門，除了一些風凉話以外，什么也沒要到。他无可奈何地对妻子說：

“別要了，走吧！”

“往哪走哇？”

“下屯子，到大姑娘那儿去吧，我也許能找个喂猪、做飯的地方，先弄碗飯吃再說。”

提起大姑娘，妻子更加伤心。在董子祥开始失业那年，因为家里买不起粮食，剛滿十七岁的大女儿就被一个三十多岁的拴馬車的財主給买去了。过門后才知道，这个人在乡下已有一房。大女儿一过門就成了“小老婆”，她出了穷窩，又入了虎口，差不多天天都挨婆婆打，每趟回娘家都跟爹媽哭

訴得死去活來。

現在，到她家去能有什么好的呢？可是，不去又怎麼辦？回沈陽，那里連燒水鍋都沒有了。

他們來到大女兒家。那個陰險狠毒的親家母，把他們一家五口安置在沒門沒窗的空下屋里，給他們熬了一盆能照見人的稀粥。二女兒剛剛端起飯碗喝一口，便放下碗跑出去了。董子祥跟出去一問，淑珍哭泣着說：

“那老太太一看我端碗，就狠狠地瞪我。爸爸，你領我走吧，只要離開這兒，再有三天不吃飯我也不能鬧。好爸爸，走吧！”

董子祥听了這話，差點失聲哭出來。他給女兒擦擦眼淚，揉了揉自己紅腫的兩眼，咬住嘴唇，一句話也沒說。

這時，親家母假情假義地給出主意：

“給淑珍找個主去當童養媳吧，也能換點米。”

淑珍媽明白，親家母這樣急不可耐地給出主意，是怕吃他們的飯。她連僅僅九歲的孩子都不放過。不行，不能再讓二姑娘去進虎口了。

舊社會，像一個无情的惡魔，逼得窮人喘不過氣來。淑珍媽含着淚對丈夫央告說：

“這兒住不下去，到別處也得餓死，反正早晚得死，咱們還是現在一塊兒死了吧！”

“不！”老董倔強地說：“咱們活不起，可不能讓孩子們小小的年紀也跟着死。”

淑珍媽用衣襟擋了擋從破窗框吹進來的冷風，盡量不讓它往小兒子身上吹，隨後摸了摸燒得發燙的小兒子。四歲的兒子病得這樣重，不能吃糠皮子，只能吃口大醬喝口水活着。

怎么还能忍心让他也跟着死！那么，让淑珍去当童养媳？看看坐在地上抱头哭泣的两个小女儿，更加难以割舍。看来，要想全家人一起回家乡那是不可能了。可是，她既舍不得小儿子活活饿死，又不肯让二女儿去当童养媳。为了全家能活下去，淑珍妈决定自己去跳火坑。她终于信了亲家母的话，带着小儿子去给一家大户人家当佣人。这时老董真是悲痛万分。他想，国民党已经把我逼得有亲难投，有家难归，现在又要把我们夫妻也逼散了，死也不能答应。

“走！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这时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妻子深情地望了望老董，痛心地说：

“你带着姑娘先走吧！等我挣两个钱就找你们去……”

老董的心好像碎成片片了。他像在油锅里一样，煎熬了漫长的一夜。

谁想到，去当老妈子是假的，原来淑珍妈是被人骗走了。第二天跟董子祥分手以后，就音信皆无，一直也没有找着。

就这样，董子祥的一家，又少了妻、子两口，现在仅仅剩下父女三人了。

四

董子祥被迫又领着两个女儿回到了沈阳。

这哪里还像个家样啊！炕上没有炕席，灶上没有饭锅，屋里挂满了灰网，摇摇晃晃，使人望而生畏。

没过几天，董子祥因为吃些半生不熟的糠皮子而得了重病，一天拉十几次肚，躺在土炕上爬不起来。他觉得自己这口气也快要咽了。在死以前，应该把后事料理一下。还有什

么后事呢？现在剩下的只有这两个女儿了。他一定要在临死之前，给两个女儿找个吃饭的地方。

“走。爸爸领你们找饭吃去。”

老董说着，挣扎着爬起来。迈不动步，就往前一点一点地挪动着，不到十步就歇一歇。两个孩子听说有地方能找到饭吃，就跟着爸爸慢慢地走去。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人市”。街道两旁站着几个衣着褴褛的孩子。孩子脖后插根谷草，胸前挂着一个纸牌子，上边写着“出卖”的字样。间或有一两份“交易”成交了，就传出一阵阵凄惨的父母跟孩子难舍难分的哭叫声。在这阵阵的哭叫声中，不时掺杂着路旁高楼大厦里富贵豪绅们淫荡的笑声。这真是：

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

董子祥的女儿——淑珍和淑华，看到那些幼小的孩子被卖掉的情景，警觉地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天真地跟爸爸说：

“爸爸，留下我们吧，再不跟你要饭吃啦。”

“啊！……啊？……”

董子祥呜咽了，泪珠直滚。此时他的内心多么痛苦啊！怎能忍心割下自己的亲骨肉。这时他把两个孩子紧紧攥在怀里，深恐被人抢去似的，说道：

“走！跟爸爸回家去。”

爷三个又回到家来了。董子祥翻来复去地在“人市”上转了十几天，总是舍不得卖掉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可是，饥饿一步比一步紧逼着他。他想：自己一旦死了，死后两个孩子就要无依无靠，让她们慢慢饿死，倒不

如……他终于忍着悲痛靠着一个街坊熟人的帮助，把两个女儿都卖出去了。

临走时，董子祥嘱咐孩子：

“好孩子，去了好好给人家干活，省得挨打。过两天爸爸去看你们。”

淑珍“哇”地一声哭了：

“爸爸，你不能让我去遭罪呀！我离不开你，我不去。”

董子祥的心像刀搅一样难受，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去吧，好孩子，等几天爸爸去看你们。”

“爸爸，过两天你可一定来呀！若不好，再把我领回来。”

淑珍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喊着。

她那幼小的心灵，怎能知道，卖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姐俩个到买主家里，挨打、挨饿、受冻，受尽了折磨。

然而，一家大小总算都有了“归宿”。董子祥虽然悲痛万分，但也觉得仿佛办完了后事。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回家去。如今，他真是家破人散，走到绝路了。他无精打采，蒙头躺了半天，看看破屋里，除了自己孤身一人以外，就剩几只饿得发慌的老鼠，瞪着眼睛瞅着他，在他身前背后跑来跑去，多么死寂可怕呀！山穷水尽了，他再也无力挣扎活下去了，便顺手拿了条绳子，站了起来……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他忽然又想到：“我不能死，得活下去。我还要等着有一天看看儿子和他娘，看看卖出去的女儿哪！难道真就没有那一天吗？”

他扔掉了绳子，“扑通”一声坐在土炕上，嘶哑地自语着：“活下去，总有一天我老董会有出路的。”

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了，云雾消散，太阳升起，已经接近死亡的董子祥得了救。

董子祥猛然听说来了共产党，蹲在破屋里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忽听街上男女老少一齐欢呼雀跃，你喊我叫：

“快到车站那儿去呀！解放军打开仓库，发放救济粮啦！”

董子祥也跟在人群里，被人簇拥着来到了敌伪仓库，他按数领到了大米、白面，有生以来头一回吃到了香甜的饱饭。政府又发给他救济款，他去赎回了两个心爱的女儿，爷三个得到了幸福的团聚。接着，政府批准他大女儿和那个拴马车的财主离了婚，大女儿又找到了新对象，结成了美满的姻缘。遗憾的是，妻子和儿子因为当时被外地人骗走，不知去向，虽然多年来几经查找也未找到。

政府听说他是一个出色的车工，就把他请到了国营工厂，评为八级工，他又回到了熟悉的机床旁，开始了渴望已久的劳动。后来，工厂领导上把一台精密机床交给他使用。他高兴得每天下班都舍不得离开这台床子，要在它周围转悠很久才肯回家。

在党的教育下，董子祥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由于他那出色的劳动态度，从入厂以来，年年月月都是超额完成任务，从一九五六年起，便年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劳动模范。

现在，他住在阳光充足、宽敞舒适的三楼家属宿舍里，吃的、穿的，和旧社会根本没法相比。

在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又被选为市政协委员，职工们都說，这是党和政府对工人阶级的重视和关怀，董师傅代表我们工人阶级去参加管理国家大事了。董子祥又一次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新社会的阳光和雨露，照耀和滋润着这颗饱经风霜的老松，使他总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正以忘我的精神，出色地为祖国劳动着。前些日子曾有人劝他提前退休养老，他說：

“不！我还不老。工厂我离不开，更离不开那台精密机床，我还得为共产主义结结实实地再干几年！”

跳出苦海

黄声孝

旧社会是大苦海，共产党是紅太阳，阳光下面乾坤轉，跳出苦海跟太阳。我們工人，在旧社会里端的提心吊胆碗，看的牛鬼蛇神象，吃的鞭子夹枪托，喝的黑汗苦泪湯。我們的每一根骨头都有旧社会敲打的伤痕，渾身上下，都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刺下的刀伤，每一根血管，都有剝削者咬过的齿印，每一个毛孔，都有反动派灌进的苦湯。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我們，那些野兽說不定吞完了我們的血肉，还要砍我們的骨头去熬湯。在那个世道里，真是走投无路，日月不明，到处都是鬼門关，到处都是铁牢籠。

狗軍閥逼渡搶吃

解放前，我的家和千千万万劳苦人民的家一样，冻得風雪挤进来，餓得老鼠逃出去，真是“猪胆泡黃連——苦上加苦”。一九〇二年，我父亲十二岁，就上了碼頭，在西壩小河推过渡小船。一对橈杆磨光了，两只浆桩磨断了，一双胳膊推酸了，两只腿子站木了，捞不到个“肚儿圓”。我父亲吃的是水泡飯，盐水当菜。推过江去一船滿，划过江来一滿船，装了穿綾罗綢緞的官太太过去，又装上长袍大褂的老爷过来，在六月天里，我父亲的皮肤晒得象块糊鍋粑，也不能喘息一

刻。

我出世就沒有遇着一个吉祥的日子，一九一八年正碰上軍閥混战，你爭我夺，互相殘杀，百姓遭殃。母亲告訴我，生我的第二天，一群軍閥队伍提着枪，如丧家狗一样，惊惊惶惶地窜下河来，抓住我父亲，要赶快替他們打差推渡。我父亲見那些都是搶劫民財的家伙，把橈片一攔，抗拒不推，一个家伙把手中的銀元当众晃了晃，指着我父亲的脑袋恶狠狠地說：“要不推，这銀人头（銀元）不給，还要你那人头！”父亲激怒地回答：“要杀不怕，給錢不要！你們的錢，比药水煮了的还要厉害！”就这两句話，把一个手拿馬鞭的軍官惹火了，他将嘴巴一歪，随身的几个凶手象狼扑了上来，揪住我父亲，按倒在船仓里一頓毒打。父亲被打得从口中流出血来，鎖付板子染紅了。幸得几个推渡的階級兄弟营救，才从魔口里夺出来抬回家。父亲打伤了，失去了劳动力，一躺就是几年。河下碼頭那碗飯吃不上了，哥哥、姐姐年岁也还小，掙不到一分半文，这时生活更加困难。全家仅靠母亲串門找衣服洗，帮別人縫縫补补，要几个小錢保命。

黑暗的社会漆黑的夜，哪里也沒有穷人生活的光亮。爹望着媽，媽望着儿，儿望着天。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賒借无門。爹气急了，怒喊一声：“老子們搬家，看能不能轉个运！”这样我們两手空空，光着脚就走了，走到招商局附近河边，在一間破茅棚里住下来。承邻居穷友的指点，找到了一綫度日的希望：磨点豆浆卖。父母起五更，睡半夜，推磨滤浆，膀子搖酸了，眼睛熏肿了，勉强弄得一碗“玻璃”稀飯喝一喝。日子过了几个月，正当父亲希望有一日稀飯里能添几粒米的时候，哪曉得“玻璃”稀飯也不能順吃下

去了。有天早上父亲挑着半夜起床磨好的半担豆浆，歇到招商局仓库石院墙外，迎面冲来匪军杨森的七八个爪牙，个个狼相狗眼，见人不打招呼，拿碗舀了豆浆就往肚里灌，直到把沙锅翻过来喝干了，一文不给，扬长而去。父亲忙追上去，求给点黄豆钱。这群坏蛋狗眼一翻，粗声粗气骂道：“老子们还没有喝够哩，你要钱就上中央银行去拿！”父亲仍然求告说：“老总，照本数给几个，给我买升黄豆钱吧！”一个匪军粗野地骂道：“妈的，老是黄豆黄豆，吃了黄豆打屁也臭，快滚！”随着又是几句下流话，其他几个匪徒发出一阵卑鄙的狞笑，好象在庆祝他们抢劫的胜利。父亲气了，牙一咬，当街大喊：“捉抢犯罗！捉抢犯罗！”这一喊，那群野兽觉得撕了他们的丑脸，反回来将我父亲一掌推到墙跟，拳击脚踢，打了人，还把豆浆担子一脚踢了个倒翻叉，碗具跌得粉碎。匪徒们彻底演完了这出行凶抢劫的恶剧之后，摇摆而走。当父亲从昏迷中醒过来时，只见一身血迹，一地破碎碗片。几个过路的码头工人也为我们不幸的遭遇流下了眼泪。父亲咬着牙齿，吃力地向天喊冤：“我搬来搬去，没有逃出狼穴虎窝。天哪！哪里有我们穷人活的地方啊！”这时有两个码头工人过来扶起我的父亲，劝道：“穷人终究是会有一个活下去的地方的，快回去吧！”几个码头工人把他扶回家，母亲一见这惨状，跪在父亲面前大哭一场，我们兄弟也围在母亲身旁哭，全家哭成了泪人一团。哭又有什么用呢？说不定在我们一家痛哭的时候，那些野兽不知又打破了多少穷人的饭碗，又喝了多少穷人的血汗！于是我天真地叫道：“爹！我们去伸冤告状。”父亲悲愤地说：“衙门，狗官，匪军，都是一个翻砂厂倒出来的货，一样的害穷人。”当时，我心里生了很大一个疑团，为什么我们

穷人要受他們的压迫？

提灯笼遇到恶鬼

仇恨的种子在我心中萌芽了，接着生活的苦水一盆又一盆地灌进了我幼小的心里！正需要温暖的童年时候，那万恶的旧社会就逼得我上招商局码头自谋生活。

当时，帝国主义和军阀把宜昌搞得阴森惨惨，码头上一到夜晚，就成了搶劫、謀杀、强奸的场所。为了旅客的安全和方便，为了生活，每到漆黑的夜晚，我就提一个小馬灯，給上下船的旅客照亮，把他們送过这暗地吃人的黑码头。旅客自动給我一两分錢的劳酬，就拿回家里买米熬湯喝。到了冬天，碼頭上的寒風紧逼，象一把尖刀子刺在身上，我穿一件窟窿連窟窿的夹衣，一条齐膝盖头的短褲，冷得牙齿象打算盘似的咕咕地响。虽然如此，还得照样提着小馬灯坐在英国洋行門外的石桥上，等着給雇客提灯来。冷得实在耐不住了，我們一伙提灯笼的穷娃朋友就蹲在一堆，挤成一团，互相搭一点热烘气，各把小馬灯放在褲襠下当火烤。就这样我們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黑夜。

一个下雨的晚上，三北公司“守华”輪要起航开往重庆。在許多乘客上船之后，有一个头带狐皮帽，身穿毛大衣，手带皮手套的挺肚大胖子，从人力車下来，将铁把洋伞一撑，目中无人地昂头喊道：“小鬼們把亮提来！”我听了一喜，赶忙把灯撥得大大的，飞快地跑了过去。我掌着灯在前，他走在后头，剛下到碼頭半坡时，尖头皮鞋一滑，象只肥猪倒在地上。四肢朝天，怪喊怪叫。我費了吃奶的力，好心把他扶起来，誰知那家伙翻臉不认人，沒問青紅皂白就一巴掌打在

我的耳門上。我還沒來得及掩耳止痛，他的豬腿一翹，又把我那小馬燈踢飛了，嘴里還不干不淨地罵道：“你龜兒子提燈籠也沒用，該餓飯！”我怒從心中起，火由膽邊生，乘夜漆黑，摸到他的身后，雙手朝他背后一推，那肥豬一個仰翻叉，順着泥濘道，滑下陡坡，整了他一個嘴啃泥。雖然出了口怨氣，但是那個獨一無二的飯碗，却被這胖老狗打爛了。我只好空起一雙手走回家，向母親說了受這場氣的來龍去脈。母親撫着我說：“兒呀，你今后要小心點呀，我們窮人惹不起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哪！”我不服地說：“他是一隻老虎，我也要啄他一口！”這天夜里我怎麼也睡不着覺，在光板板的鋪上翻來復去，老是放心不下我那個謀生的小馬燈。第二天一清早，我跑到坎下東找西尋，將那只已踢壞了的小馬燈找了回來，求人借了五百文，才把小馬燈修理好。燈亮了，但夜還是黑的，我只得倚着這點微弱的燈光，在苦海中繼續扎掙。

當徒工兩次開除

一年過去了，母親坐在草疙瘩鋪上，兩眼含淚地對我說：“咬臍（乳名），你爺爺、爸爸窮得進不起學堂門，兩輩人都是睜眼瞎。人窮無書受人欺，老象這樣怎麼行！兒呀，媽想開了，就是口里無食草捆肚，也要拼湊幾個錢讓你喝幾點墨水，給這窮門擋擋風。”這樣送我進了私塾，半工半讀混了兩年，上午進學堂，下午賣長街，提着瓜子到處叫賣，去掙學錢。下雪凍凌時，去小河旁，脫個精光光，下水去撈漂來的爛橘柑，晚上提到街上賣。這樣掙錢，還是交不起學費。富人子弟耻笑我，喊我“窮聲孝”，我意識到了當時的學堂不是窮人進的，因此氣着走出了孔夫子的大門。

放下了书包，就整天提着破箕，去垃圾堆扒洋人仓里扫出来的霉米，拾楂楂柴，寻烂菜叶，这样东扯西拉地装肚皮，混了两年。我想，象这样立在沙滩上寻泥，哪里是天天靠得住有吃的日子呢？还是捞点长事做做吧。那年凑巧大美烟公司招小工，我托人请保，进去当了一个小工，给公司推销香烟。进去的当天，经理说了一大套骗人的话，听来不觉一喜，说什么自己不出理发钱，每月工资十五块大洋，一月打三次牙祭，过年还买套新衣。次日上工，我穿上了一件印着香烟商标的背心，腰里挂着个装满香烟的木盘盘，从此就成天在街上象喊冤一样地叫卖。喊来的钱都进了经理的腰包。什么理发呀，打牙祭呀，全象些肥皂泡，一个一个地破灭了。每月的工资也不照给，最多只能拿五元。我找经理质问：“为什么要扣我的工资？”他假装个慈善的样子说：“工资不给足是怕你不干了，过年的时候一起给你。”我一天当着一月盼，盼到了过年算账的时候去向经理要押金，这时经理却尖起个猪嘴，恶狠狠地骂道：“无用的饭桶！你每天剩的烟，积下来霉烂了一百多条，卖了你还抵不了饭钱，你倒想要押金！”我辩驳说：“只怪你们想赚钱，烟丝里掺了树叶，别人不买，怎能怪我呢？”经理一见我揭了他的底，老羞成怒地大发雷霆，还给我定了一个罪名，说我破坏了美国香烟牌子的名誉，要我负责。我看穿了这经理的阴谋，气愤地说：“要我负什么责？叫我负责不让你們投机造假，不让你們乱害人，是不是？”经理被我驳哑了，两只仇恨的眼睛直盯着我，楞了好一会，象狼一样地狂号：“快给我滚，快给我滚！”我挺直了腰杆对他回答：“感谢你给美国效劳的大老板！你想我再给你当投机牟利的牺牲品也不行了，我自己走，不用你们催！”

回家后，父亲請东家求情，西家作保，又将我送进了另一个剝削者的牙縫里。这是帮李正順机器翻砂厂做工。进了厂一年多，生活真比牛馬不如。名义上是去学艺，实际上是去当佣人。每天，給老板送洗脚水，給老板娘倒尿盆；天不亮要起来給他們打扫，半夜里要去烟館給他們端鴉片。身上整天背着老板姨娘的娃子，累得伸不直腰，还要挨他們娘儿們的罵。每天三餐，他們一家圍着桌子吃，我站在桌子板凳外，伸手給他們老少三輩添飯拿菜，端茶递水。累了一天，睡前还要去老老板床前，給他捶背捏脚。有錢人如此好吃貪睡，我們穷人却得不到一个温飽。每餐要等他們吃得不要了，我才能收点殘菜剩飯填填肚子。睡觉也无定处，今天在地上摊开烂棉絮躺一躺，明天在铁杆上臥一会，后天在铁板上睡一睡，簡直跟逃荒的一样。后来，老板見炉子上要人，才叫我去拉風箱。那个風箱比我这人还大，拉得上气接不了下气，累得眼睛珠向外冒，也不敢歇口气。有一次我累得昏倒在炉旁，幸得好心的朱师傅見了急忙把我抱在一旁，灌了半碗开水，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几天后，老板又要我去打大錘，当时人瘦得象把干柴，一甩錘身子一搖晃，十分吃力。有一次錘生铁，一块碎铁片飞过来把腿杆打了一个胡豆大的眼，鮮血直流，老板見了跟瞎了眼一样，置之不理。我跛着脚赶忙去朱师傅水壶烟袋里抓了一把絲烟，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老板还斥罵：“不給老子快做活，老是磨什么！”

过年了，老板門上貼起大幅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財源茂盛达三江”。屋里墙上貼的是：“一本万利，万事如意”。腊月三十晚上，我帮老板房里送灯去，眼一花，一下碰倒在車床上，巴答一声，灯罩打碎了。这一下就象杀了他家的財神

一样，一家人横眉怒眼地盯着我，恨不得一口把我吞下。当时沒有罵什么話，我以为風雨过了太平无事。哪曉得过了正月十五，老板的悶葫芦打开了，罵我是“敗家星下凡”，敗了他的家，有我在厂里，会妨碍他大发橫財。他楞了一会，递給我一串錢，要我在他門口燒紙磕头，向神“請罪”，把門檻洗干淨了，回家去吃老米。我一听資本家要开除我，还这样作賤我，气得心里一炸，吃了扁担橫了腸子，将一串錢接過手，二话沒說，馬上夹了襪棉絮卷襍腿走出門，将一串銅錢朝他屋里一甩，大罵一声道：“你这一串臭錢，买不去老子工人的骨气，也养不活我一輩子，送給你一家去打棺材釘！”

当搬运飽受屈辱

資本家又夺走了我的飯碗，胸中怒火未熄，接着襲来的是富家人們的風凉話。我母亲到处托人給我謀飯碗，有錢人鄙視地瞟我一眼后，热嘲冷諷地說：“这个不成材的家伙呀！成了器在我手心里挖四两肉給他吃。”这些閑散臭話，听在耳里煩在心里。我想：人不可貌象，海水不可斗量，难道我們穷人一輩子不能出头，就打在十八层地獄了嗎？不！田是人开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去闖，世上无絕人之路。我是在碼頭上长大的孩子，七八岁时就学劳动。邀几个娃娃朋友，在一起抬磚头，抬來抬去，练了一些力气。“到碼頭上学下力，当頂天立地的工人！”一个念头在脑子里轉，决心下定了。

我扛着杠子到碼頭，眼看一堆如山的貨物，在碼頭工人的手上肩上移动了位置，我越是感到了工人的偉大力量，心想只要自己炼成了一个工人，就什么也不怕了。可是，碼頭

是旧封建把头控制的，你没有几两齐全白銀給把头塞腰包，就别想有在碼頭上学下力的权利！天啊，穷孩子鍋里无米才下河，从哪里去弄銀子敬把头呢？后来，承一个老碼頭工人出主意，叫我在碼頭上“挑黑市扁担”，这就是避着把头的眼，趁把头不在場监工的时候，偷偷地替人提行李，抬小貨，挑点水卖。这样操练了一两年，肩臂练硬了，脚步走活了，力气也大些了。这时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叫关玉山的，身子累得撑不住了，把头要赶他走，又不給退休費，没办法，这老工人才向把头求情，把他在碼頭上下力的“名字”卖給我，由我掙了錢分一点給他养老。

当上这个“正式碼頭工人”时，还没成年。可是，在把头的鞭子下干活是要拿命拚的。有时运到大件貨，重得抬不起，把头站在旁边白眼一瞪，就拿出吃奶的力气，也得咬紧牙抬。貨物压在肩上，走一步，腿一打颤，口里喊的是哭号子，汗水成串地滴。尽管拖累成了这般痛苦样子，把头的剝削也沒有松口气。每天抬了貨的力資，大把头刮了之后，小把头又跟着刮，工人得不到十股之一。有时候，大把头派在碼頭上的监工，直接差使工人給他們掙鴉片錢。記得有一次，监工头祝长謀和祝长富（后来变成了大把头）指着摆在碼頭半坡的套鞋箱子，对我大声叫罵道：“咬臍，你給老子們找个人来，把这几件貨抬进倉庫，力錢老子們收了，吃鴉片要用。”我央求說：“二位头佬，你們吃了魚也該給工人留根刺吧！貨要我們抬，你們把力資用光了，这怎么行？”监工头沒等我說完，狗眼一橫，一个大声罵道：“小狗娘养的，少罗嗦！老子們烟癮发了，沒功夫同你磨牙齿。”另一个逼近一步威胁我：“你要是不干，以后莫想在老子們的碼頭上求

吃！”我一听这要敲打我饭碗的话，哪敢再说一个“不”字！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终究有一天要把你们狗日的肠肠肚肚挖出来算账的！回头我约了工人龔发子，把这四件货抬进仓库。最后一件货还没抬到，那两个狗杂种拿着我们的力资，从鸦片馆摇晃了出来，又歪歪倒倒地闯进了妓院。

那时当码头工人，不但受尽了剥削，并且受尽人身侮辱。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当时进港转口的货物差不多都是外国的，包装上全是象虎爪子一样的怪字。我这个当时读不起书的“穷声孝”，怎么认得那些字呢？由于这样，往往搬货费力不讨好，遭到狗腿子们的打和骂。有一次，日清公司有货在大板码头起坡，两只船同时卸货，指定我搬罐头箱子。我到驳上一看，箱子上都写着七弯八拐的字，分辨不清里面装的什么，扛了一箱子就走。我走上码头时，一个守卫的日本鬼子看见，没问原由，犬牙一张，随手朝我大腿捣了三枪托，打得我踉跄了几步。我问为什么打人，那鬼子一言不語，还要用刺刀戳我。我气了，正想将箱子向鬼子砸去。恰逢一个杠子伙计拉我一把，暗示我不要硬碰。我横了那狗日的一眼，扛着箱子往回走。刚摆脱了狼，又遇到了虎，没走几步，一个监视码头工人的刑事队家伙（特务）跑来，迎面给我一耳光，还破口骂：“瞎了眼，把不起坡的猪鬃搬上来了，还在这里和日本皇军斗狠，老子要枪毙你。”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搬错了货。天黑了，我站在码头边，望着长江，长江也在哀号，可是侧耳一听坡上，洋人的“三游”舞厅里奏起了软绵绵的舞曲，刚才打我的那些狗杂种，又和女人们在舞厅里旋风。我气得牙齿一咬，同杠子伙计龔发子商量了一阵，去找鬼子算账。我们来到舞厅的院墙外一看，果

然那些家伙正跳得昏昏欲醉。我們在一个垃圾桶里撈了四大抱渣子，拣了几荷包卵石，从院外向舞厅一齐甩去。顿时，舞楼上乐声停了，嚷鬧一团，有的吓得冲門乱跑，怪喊怪叫。我們看勢不对，急忙跑了。不一会，十几个日本水兵和十几个日本婆子，涌往通汇路，把警察局崗棚包圍了。这时龔发子对我說：“咬臍！事情鬧大了，怎么办？”我說：“不怕，讓他們咬吧，老子才算收回了一笔帳！”

受災難家遭不幸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日本强盜占領了宜昌，到处进行慘无人道的蹂躪。活埋男人，强奸妇女，溺死小孩，焚燒房子，搶劫粮食，掠夺民財。我家被搶劫一空，一家人从虎口里逃出，路上又遇到了日本飞机轰炸，多少同胞顿时倒在血泊里。我們死里逃生，冲出了一道鬼門关，又一道鬼門关出現了。到了天王寺，国民党匪軍从山后跑出来，拦住我們要搜查，我們說是难民，一个伪軍官罵道：“他媽的，老子就是要搜查难民。”說着把包袱一拉开，搶了东西就走。我們同路的一百多人把扁担一拉，齐声喊道：“打！”这群国民党匪軍吓住了，象野狼遭了猎枪一样地逃走。我的母亲拿着难民证叹息着說：“国民党发下的难民证，真是受难证。证上写得比石头还硬，实际上不頂一堆烂柿子。”沿途，我們吃豆渣喝生水，好不容易拖到三斗坪。东找西找，才在沙滩上佃了一間茅草棚住下。晚上一家人睡地鋪，在枯眼砂上面打滾。因为逃难途中受冷受热，我害伤寒，长膿疮，脚杆烂的看得見骨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还是咬着牙，同有病的杠子伙計魏香廷一道去下力。在碼頭上工作，吃不飽飯，睡不安觉，

人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头肿脚軟，身子拖下了架。抬起貨物走一步跛一步，風吹枯了疮口，震破了裂縫，血朝外面直淌。我們流了血，出了汗，劳动来的果实被封建把头黃天才一口吞了。后来，吃人的把头見我身上沒有油水可挤了，就一脚把我踢开。家里父母亲在病中受急，生活无法維持，我那剛生小孩还没有三天的妻子只得帮別人去做杂活，掙錢养家。

災难的日子，正使人无法喘气，哪曉得更加严重的災难又临头了。同年十月的一天，三斗坪被日机轰炸成一片焦土，沙滩上的草房燒得精光，全家病成一团，又无处安身，幸得同伙的工人給我助上一把力，找来两块草棚一合，搭了一个人字形的棚子，才有了住处。但是家里已一干二淨，几天点不燃火，揭不开鍋盖。全家人正在危困之中，父亲被反动派打伤的身子，病情加重了，吐血不止，身无分文，医生請不上門，可怜的父亲，就这样活活地被旧社会制度折磨死了。次日，来了几个工人，将父亲抬上山安葬。我們剛从山上回来，忽然九架日机从頂上襲来，瘋狂地轰炸。顿时街上河下烟火一片。眼看快要燒到我的人字棚了，突然头上一噓，象鬼叫一般，一个炸彈落在人字棚左边，我妻子吓倒了！定睛一看，幸好彈沒爆炸，墜进沙坑里去了。在这危急关头，我忙从妻子手中夺过孩子，抱在怀里，叫他們快逃出去。头上的机枪子彈跟雨点一样朝下落，直到黄昏，日机才散。三斗坪滿地橫尸漫血，全鎮嚎哭一团，成了一个阴曹世界。碼頭工人也都炸散了伙。

在三斗坪沒有生路了，我一家又带着病，拄着棍子，逃往新滩。一路上翻山越岭，肚子餓了用水充饥，口干用眼泪

解渴。好不容易到了新滩附近的龙馬溪，落戶在一位农民家里，几天吃不到一顆粮，不滿三个月的乳孩，也餓得閉眼不睜。我拖着沉重的病身，到外面討回了半酒杯乳汁，还沒来得及喂下去，孩子就断了气。我夫妻拖着死尸去埋，可恶的地主大吵大罵，說地是他的，不准把孩子埋下土。沒有办法，只好哭着叫弟弟声杰把孩子抱出溪口，丢进了大江里。哭孩子的眼泪还沒有擦干，跟着是正在生病的母亲，也因为沒有糊口的，餓死在硬板板上。可怜的母亲，临死前还在喊：“声孝、声杰，我想——吃——飽……”弟弟声杰出門帮人去拉繃索，这一去，至今二十二年不知道下落。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万恶的帝国主义，就这样，不到两个月活生生地夺去了我家四个人的性命。这仇火，一直在我心里燃燒着！

挑重担两头被搶

为了生活，妻子的病还未全好，就去帮炒行里做小工剝花生米；我的身体还沒有复原，也去民勤輪大厨房当“灶螞子”熏油烟。船上做工，落了个“描金的馬桶——外面光”，說什么踩铁板干洋事，吃得香，抓得开。实际上燙死街坊，餓死婆娘，船上和岸上的苦情一模一样，沒有一毫之差。每天，我睡时月亮偏了西，起时月亮未落土。干累了，睡觉也沒有个鋪位，只能在潮湿的甲板上躺一躺。那里，一股股臭气冲鼻，夏天的蚊子多得撞臉，叮在身上要起菟豆大的疙瘩。老板的碗里是吹不开的油花，我們当“灶螞”喝的是洗碗水，生活苦得好似在刀山上打滾。反动派把穷人的脚手掐住死不放，如果你不在“軍政部船泊管理所”的老爷們面前买賬，他們就在你身上捻过拿錯，进行訛詐。有一次，船剛靠朝天門，

一个带着船泊管理所袖章的班长，上船来不明不白地斥问我：“带了香烟没有？”我说：“身上一个刮痧钱也没有，哪有钱买烟？”他顿时诬赖我说：“你带了黄鱼（私客）和私货！”我忙解释：“班长，你不能含血喷人罗！有黄鱼和私货，你为什么不抄呢？”这一下顶撞了他，掏出手枪，用把子朝我腰里乱打，打得我蹲倒在甲板上，喘不过气来，接着又把我衣领一抓，带上坡去坐监。为了解救自己，只好把我在巫山买回家度命的五十斤南瓜和二十斤洋芋，挑到市场上卖了，把钱给了他，才逃脱了这一关。事后，伙食头佬还骂我八十三个不对，说我得罪了船泊管理所的人，给他添了麻烦。当船开到巴东时，就把我赶上了坡。又失业了！没有路费，我沿途讨米回家。进门时，妻子笑脸迎接，以为我带了东西回家，一听说我饭碗又打破了，妻子哭了一场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工人的饭碗比纸糊的还不如，哪一天能叫我不愁稀饭喝啊？”

我失了业，日不能饱一餐，夜不能熟一盹。拖累，饥饿，愁苦，使我久病缠身，整整打了三年的瘧疾！听说奎宁丸能治瘧疾，可是我哪有钱去买它呢？有时梦见吃了一颗奎宁丸，瘧疾好了，可是第二天照样发烧、头疼。为想吃奎宁丸，就托人给我介绍一个捞钱买奎宁丸的路子。有一次正在转烧，身上的汗还未干，“联益”菜行的一个老工人来到我家，悄悄地喊：“黄声孝，快点去，我们行里有两件客人的行李，你去挑下河，还可以弄点钱吃药！”我一听有买奎宁丸的钱了，连忙下床，扛了一根扁担，手里拄根棍子，踉踉跄跄地把客人的行李挑下河。回头去“联益”取力资，刚把钱接上手，封建把头祝桂华站在菜店门口，手一叉，眼一瞪，骂道：“老子看你有本事把钱拿走！”我说：“头佬，这是我拄起棍子走

路挑来的錢，为什么不能拿走？”他冲上前来一掌将我推倒，把錢搶了过去。口里罵着：“媽的，你要吃药！老子要上館。”說到这儿，屁股一歪，就到四海春酒楼去了。

用巧計智斗老虎

我在外乡流浪了五年，到头是“一根南天門的玉柱——光杆杆”。日本投降后重回宜昌，街上碎瓦盖地，碼頭荒草丛生。我們鋤草扫仓，重建碼頭。剛整完毕，沒有太平一个夜晚，国民党反动派回来了，美国鬼子跑进来了，鸡（稽）察鴨察又成了通城虎，封建把头又当上了地头蛇，他們照样吸人民的血，飽醉在高楼里。我們工人照样受罪，腰杆压弯了，脚板磨破了，眼睛陷进去了，骨头凸出来了。那时，我們去中美空軍接运站搬武器，走慢了要挨枪兵的打罵。中美空軍站里有个又奸又滑的魯參謀，專門監視工人。下雪天家里人把飯送上碼頭，不准吃，說吃飯誤了工。敌人这么毒，我想，再不斗争是不行了。每次，当他們和摩登女郎去吃喝玩乐时，我就同伙計們一起，暗里罢工，或者給他唱个“对台戏”。有时将100号汽油桶朝河壩抽，相互碰撞成眼，让油漏掉；有时把飞机翅膀在地下乱抽乱跌，用手鈎把它打几个翻身，上船时将有窟窿的翻在下面抬。三顆一連的子彈箱，將口面跌坏了倒一半下江去，以免运上戰場杀人。我們是“篩子放哨——眼睛多”，一見枪兵和特务来查，就大声喊道：“伙計們，土地菩薩掉在大河里——流（留）神啊！”后来敌人发现武器有损坏和差数，把我們叫去問，說我們是共产党的嫌疑分子。我們反問道：“你們这些武器，从美国运来，經過了多少港口，怎能說是我們破坏的呢？”敌人沒有拿到我們的证据，

只是怀恨在心。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烏云要散了，太阳快出来了。反动派象热鍋上的螞蟻，慌乱窜逃。他們快完蛋时，还想放起身炮，到处燒杀搶劫，抓兵拉夫。这时封建把头祝长臻担任伪前綫运输队的責任，强迫工人送炮弹和粮食上火綫。工人心里早就亮了，抗拒不干，我当着把头說：“这是什么时候了啊？祝老佬，你还在‘六月三伏天里买魚上街——不知死活’呀？恐怕你头上的烏紗帽戴不穩了。”他跑攏来，給我几拳头，正在此时，街上行人和散兵混在一起窜来窜去，我們乘机一吼：“共产党进城了，共产党进城了！”借势一轰，如被銃打散一般，都溜了。倉庫里許多粮食和杂货都保存下来，迎接解放軍进城。

紅太阳照亮天地

宜昌解放了，党和毛主席的太阳照亮了河山，也照亮了我的心。我和妻子都激动得热泪直洒，互相勉励說：“我們要做好新中国的主人，吃了木耳，不忘树桩，得了翻身，不能忘本！”

解放不久，党领导工人开展了翻身运动，群众选我当了工人代表。沒有文化，党立刻派文化教員来帮助；不会做群众工作，党馬上派干部来指导。还經常通知我参加一些会議，听政治报告提高階級觉悟，党还派我去外地参观訪問，扩大眼界提高認識。稻麦不見太阳不熟，橘柑不見太阳不紅。我在太阳底下成长，提高了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丰富了斗争經驗。民主改革，我們工人的斗争火焰越燃越高，斗倒了压在我們头上、騎在我們身上的封建把头，打碎了拦路石，

清除了垃圾堆。碼頭回了家，工人作了主，号子是歌声，脚步是鼓声。一九五三年党派我赴朝慰问，学习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尚革命品质。我在党的培养教导下，不断地提高了觉悟，一九五四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特别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和一九六〇年，我三次上北京出席大会，亲眼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最幸福的日子，我想到自己在新旧两个社会不同的身世，想到我们工人阶级的光荣地位，心里象有一团火在燃烧：“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紧紧靠着您。永远靠在你身边，我们有了震天撼地的力。解放全人类，建设新天地，一直走向共产主义。”

有了党和毛主席给我的力量，使我在生产、工作中不知累，在困难中不畏惧。有次，在六月三伏天里工作，头上太阳似火烧，脚下铁板似火烤，我在敞开铁驳船底工作，温度很高，汗水直流，党委书记和局长将毛巾送下舱给工人揩汗，使大家感动得流泪。我接过热毛巾象接过来一个大西瓜，心里好痛快呀！我想到书记、局长他们革命几十年，是烈火中锤炼出来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呀！那次工作很紧张，大家口里干得厉害，为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我就赶忙跑上坡去，将茶水挑到现场，一碗一碗地递到同志们手里。

在解放前，搬资本家的东西是重搬重放，乱丢乱甩；今天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爱护国家财产是我们的职责，货物是我们工人造出来供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用的。有次抬花纱布公司的匹头，突然在半路下雨了，我忙将自己的上衣脱下遮在匹头上，使匹头不受雨浸。另一次，卸榨菜坛不能在铁板上硬碰硬，一碰就破，我就将自己的棉衣铺在铁板上做

墊包，好使榨菜坛不受損失。老工人沈幫林病得厉害，他爱人又不在家，无人照料，我发现后，給他送医院診治，回家后燒热水用毛巾給他敷前后心，并安慰他安心养病。他病好后感謝我，我說：“你应謝党和毛主席，是党和毛主席要我来做的。”

从前，我这个生活在三大敌人脚下的泥巴工人，今天站起来了。光荣地成了国家的主人，这充分地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爱党和毛主席，我的心，时时刻刻都与天安門連在一起。有了天大的困难，想到了党和毛主席，就出現了紅火大太阳，困难就溶化了。党对我的恩情，比天还高，比地还厚，比海还深，比长江还长，我把党的恩情編成歌，千年万代也唱不完啊！

成 家

王 志 成 口述
新 德 田 北 整理

有句旧話“成家带枷”，是說在旧社会穷人成家不易，成了家又等于给自己脖子上带上枷鎖，压弯了腰，拖垮了身骨，最終还逃不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又有多少人盼望着自己能成个家啊！为了成家，得拚命的干，到头还逃不脫给人家当牛当馬。同志，你們要我說点什么，我就想說說我們的家。

我的家是在山东省阳谷县，我爹给人家当了半輩子牛馬总算成了个家。我爹是个剛强人，和我娘感情好，他任可自己吃多大苦，也不叫我們娘儿几个委屈着。可是不管他怎么干法，連接三年的災害，和地主們趁机压榨，阳谷县是呆不下去了，他便咬紧牙，挑起我們兄妹俩，逃到关东。四个月就走了四千里，这四千里地他是一步一步朝着火坑走的。到“新京”（长春）两眼迷黑，靠着卖短工吃飯。凭着一个五尺多高的汉子，挣不上一家吃穿，三天两头吃不着东西。大人还好說，我和妹妹餓的爹一声娘一声的叫着，听着真叫人揪心。恰巧我娘又生了个小妹妹，实在沒办法，我爹一狠心就把我这个小妹妹从我娘的奶头上拉下来，卖掉了。然后領着全家又逃到磐石。他本想在这里凭着双手把这个家保住，可

是旧社会維持个家是那么容易的嗎？

不到一年就遭到了一場更悲慘的打击——我娘和我妹妹一次出去討飯就再也沒有回来，至今也沒个下落。

我还清楚的記得那天是阴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咱們一年一次的团圆节了。有錢人家面呀肉呀的准备过节。可是穷人連当頓的下鍋米还没有。我坐在爹的身旁用泥捏着餃子，小妹妹坐在我娘怀里，睜着两只又圓又大的眼睛，伸着又細又长的脖子瞅着有錢人家孩子拿的梨呀，月餅的。瞅着瞅着还把小手指头塞进嘴里。开始，我娘不叫她瞅，可她还是一一次又一次的把眼轉过去。后来我娘也不忍心再看她那可怜的样子了，干脆让她去瞅。随后，我娘突然站起来，一把拉起我妹妹的手說：“走，娘領你到外边看看去。”說着她找出只柳条筐，一只胳膊挎筐，一只胳膊抱着我妹妹。我知道她們是出去討飯去，便攆出来說：“娘！快点回来呀，我餓呀！”我娘說：“娘知道，黑子！不要鬧你爹，娘去去就来。”我可真高兴，我想娘一会儿一定能挎回一筐餃子呀，梨呀，那我們也就可以和那些人家一样过节了。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还没来。爹原来說她們大概迷路了，或是貪晚睡在那里，便領我去找，从早起一直到晚上走了十几个村子也沒找着。爹这时着急了，他先前見了人还細細的問問，說我娘啥样，我妹妹穿啥衣服，可后来連問也不問了，一直朝山里头跑，象是我娘她們就在那里似的。

十五的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圓，照得滿山滿谷白刷刷一片。人家都回家过节去了，只有我跟在爹的后面，圍着山粗一声細一声的呼喊。粗的是我爹，他喊：“黑他娘，你們在那呀？黑子叫你啦，你听见沒？”細的是我，我叫：“娘呀，快

回来过节吧，你忘了今个是十五了吗？”可是任我们咋喊咋叫都没一点回声。爹开始还有时坐下来等等我，可后来他根本不站脚了，越走越快，声音越喊越低，到后来他干脆不喊了，只是瞪着眼睛瞅。那年我才六岁，怎么能跟上他呢？我在后边哭叫着，跑着，山上的干树枝和野蒺藜把我的手脚都划出了血，有时还从山坡上滚下去，脸也磕出了血，这些他都象没看见。有些穷人家的妇女悄悄的塞给我几个干粮，便含着泪赶紧走开。有时，我爹钻在山里三天四天不出来，一根草一根草的扒拉着，整整找了五十天。山上的草都扒拉遍了，还没有一点我娘的消息。我爹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十个指头抓进土里，说：“家，家呀，我的家完啦！”说罢便呜呜的哭起来。很多穷哥们也都忍不住流着眼泪劝他：“先别难过，人还有希望，再说你伤了身子，扔下这孩子靠着谁？他要再有个好歹，王家可就真完啦。”一天、两天，这话渐渐在爹身上起了作用，慢慢的他也吃点东西了。只是有时半天半天的打量我，有时又问我：“你娘能回来吧？”我说：“能回来，她舍不得你，也舍不得我，临走还说叫我等着她！”爹听着好象真有了奔头，领着我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从磐石县走到双阳县，走了三四年，又绕回了“新京”，住了花子店。

我爹每天去卖短工，我挎着个筐去拣煤核、要饭，要回来我们爷儿俩吃。那时候“新京”刚成立，日本鬼子修花园，只有这地方用工多。可是卖工的人更多。每天四马路都挤着黑压压的人，招工的一声喊叫“招工啦，一百个”，喊完便朝西跑，卖工的人就在后边猛追。招工的一站下，就从跑在前边的数一百个人，后边还有没跑到的，可是招的工已经走了。这

一陣跑比一天干的活還要累。爹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起來，白天累一天，晚上又睡不着。每當我想我娘在夢中哭醒的時候，總聽他翻身、嘆氣，嘴里還叨咕着：“家呀家！”白天，有時候會突然問我：“黑子！你幾歲啦？”我說：“不是十歲了嗎。”他就嘆口氣說：“再過幾年，也得成家啦。”說過這話，第二天准比平時起的更早，回來的更晚。吃的是靠我要來啥吃啥，要來多少吃多少。要不來他任可餓着也不去花錢買，他掙來的錢從來不枉花一分。他只自己悄悄數着：“三角啦，三角八啦，一元啦……”有一天他聽說做小買賣能掙多一點，他便打了個木籃子，買了糖塊、煙卷去賣。頭兩天確實比賣短工多掙幾分錢，還牢靠，我爹挺高興。他說：“照這樣，咱們三年就能攢下三十二十的啦，那就差不多夠給你成家啦。”當時我想，我爹真是個怪人，飯都吃不飽呢，有錢還成啥家呀？可現在一想有什麼奇怪的，好好的家散了，丟的丟，賣的賣，又眼看那些走不動爬不動的人死在馬路上，他怎麼能不急着想成個家呢！可是誰知，第二天他挎着籃子出去的時候，一個警察拿了盒煙沒給錢，我爹追上去要的時候，他倒說我爹有意寒磣他，一怒，打了我爹，還踢翻了貨籃子，籃子裡的糖、煙也都被圍着的孩子們一哄搶光了。不久，花子店也因為我們交不上店錢，把我們攆出來。於是，我和爹又過起流浪街頭的生活。

我進益發合榨油廠是在我十一歲那年。我爹想了好幾宿才讓我去的。我當時雖然小，可也知道心疼爹了。我見他身體一天比一天壞，腰有些彎了，時常半夜起來咳嗽。我不忍心離開他，就說：“爹！我還是跟你在一起吧，我要的飯夠咱爺兒倆吃的啦。”我爹一邊給我縫着破棉襖，一邊說：“別說那

些沒出息的話，工厂好哇，吃飯管飽，還能學手藝，有了手藝多掙錢好成家，那時候爹就不離開你啦。去吧，只是別忘了月間來看看爹。”

其實，說是工厂，這那里是什麼工厂啊，簡直是人間地獄。我原來心里想：不管咋的，菜里油一定挺大、挺香，可是實際上資本家連一滴豆油也不給。工人們說，“益發合的泔水都不臟衣服。”成年到頭是紅瞎瞎的高粱米飯、白菜湯。工人一天干十二個小時的活，抬着一百多斤重的盤子要跑一百來里路，只吃早、午兩頓飯。不知那年，工人經過斗爭，才有了晚飯。可是那根本不能吃，因為都是早晨或午間剩的，夏天經過十二個多小時已經臭了，冬天卻凍成冰坨，挖都挖不下來，怎麼能吃！工人從半夜十二點上班，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六點才能吃到早飯。因此，工人被壓榨得不成人樣子，一個個黃皮拉瘦、沒有被、沒有褥子，工棚里看不到行李，好一點的鋪一塊麻袋片，一般的都是下了班，渾身打渾身的朝土炕上一躺。可是，資本家卻肉山酒海，每頓飯都是八碟八碗，他們吃不了任可倒在臟水坑里也不給工人吃，他們根本不把工人當人看。我只說兩件事你們就可以想得見了。有一次，資本家的一個孩子半夜睡懵了，爬起來要吃八碟八碗席，資本家的老婆立即跑到廚房去吩咐，等廚師做好了把那孩子叫起來，才知道他是做夢，結果只好把席倒在臟水坑里。一個姓畢的老工人（記不清他的名字了），餓的實在忍不住，便偷偷的撈了幾個肉丸子吃，不料被資本家看見了，當時就把老畢頭開除了。嘴里還罵着：“喂狗也不能叫油花子吃，要讓他們吃餓了嘴，該偷東西了。”資本家有多狠！可是更狠的是他們對有病的工人。記得我進廠子不久，有個叫曹

理的師傅被燙傷了。他是管漿豆的。五十多歲的人，每天都要爬到幾丈高的二樓上去，二樓竟是一根根碗口粗的暖氣管子，又悶又熱。再加上餓的身子發虛，那天一不小心便跌了一個斛斗，摔在暖氣管子上，大腿上登時就燙起了有一巴掌寬的大水泡。第二天資本家便來催他上工，不上工就攆出廠子。曹理要求給買點藥治一治才能上工，資本家却哼着鼻子說：“打了一輩子油，都沒拿豆餅照照，你掙多少錢？還要買藥？你能還得起嗎？”開始，他的腿還能走動，可後來漸漸的爛了，生了蛆，整天癱在炕上，資本家看他沒什麼指望了，便一天三次去催他出廠，還告訴廚房不給他打飯。我覺得老人家真可憐，便給他端屎、端尿，還偷偷的運送別的工人給他偷出來的飯菜。我心里想：他為什麼不回家呢？家里再難也能給他治一治呀，家里人也許还不知道他生病吧？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問他：“曹師傅！你不好回家嗎？家里再難也能給你治一治呀，願意吃啥還能給做點啥。”不想他听我一問，傷心的落起淚來。哭過後，他說：“我怎麼不想回家呢？可是哪有家呀，孩子！廠子里是不准咱油花子成家的，帶家的不要，進廠的就別想成家，成了家就得開除。你看看，咱這几百號工人誰有家。每年一封廠就東的東、西的西，有的下一年再也看不到了。”

他說的封廠是每年五月節到八月節這一階段。因為這時陳糧用完了，新糧還沒下來。廠子里沒有多少活計，資本家便封廠閉戶，把工人全都趕出來，並限期三天，如不離開便倒扣伙食費。資本家怕工人賴在廠子里不走，三天內便把工棚子垛滿了豆餅。因為沒有家，工人們東投西奔；因為沒有家流浪街頭；因為沒有家他們睡在壕溝里，餓死在馬路上。

曹理就在那年封厂时，被资本家赶出厂子，工友们凑了几个钱买了张车票，把他抬到火车站上，送他回关里去找亲戚。但是他找没找亲戚，亲戚收留没收留他？不知道，只听说第二年春天有人见他死在道旁了。

我应名是童工，跟着榨油的振草、掏油沟，整天跪倒爬起，又脏又累，有时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可每月只给二元五角钱。为了多挣几个钱，每年封厂时，我总是留在厂里做比这更苦的活。那就是敲锅炉里的水锈。这活最能损害身体啦，常见的是肺病。解放后，都是身体强壮的成年人干这种活，还给发口罩等保护用品，每天还给保健费，做保健菜饭，喝白糖水、茶水，根本不允许未成年的孩子干。可那时候资本家为了榨取工人血汗，全部雇用童工，每天只给七分钱。从早晨起，便从那三盆粗的炉门钻到圆形的锅炉里，一人旁边挂一只蜡，按照监工事先划好的格排好，然后使用小铁锤敲打起来，十二把小锤一打，震得脑袋里嗡嗡直叫，飞起来的粉灰呛的人喘不过气来。最苦的是锅炉是圆的，人在里边躺不下，蹲不住，只有用两条膝盖顶着前面，用屁股根那块骨头支着后面才能举起锤子，但胳膊又不能伸直。这样一呆就是十二个小时，除了吃午饭出来一次外，谁也不许出来。监工的韩金堂拎着棒子在炉门看着，谁要一露头便是一棒子，在那三四个月里，哪个孩子的脑袋上都顶着一双一对的青包。时间一长，两只膝盖和屁股根那块骨头，全磨破了，流着血，一挨到锅炉铁板就象针扎的一样痛，有时两条腿麻了，出了血还不知道，血和那些粉灰凝到一起贴在肉上，出来后才能往下揭，痛的直哭。直到现在我们几个人的腿上还都有疤痕呢。可是那时为了能吃口饭，挣到七分钱，为了在封

厂时也照样給爹拿回錢去，有什么办法呢！我还記着我第一次領到那二元五角的时候，撒腿就朝北沟跑。見了爹我什么也沒顾得，把手一伸說：“爹！我拿回錢来啦。”我爹停了半天才說：“好！好！到底能自己掙錢啦。”紧接着他又說：“咳！都怨爹沒能耐，別人家的孩子象你这么大正上学堂玩呢，可你一天都得干十二个小时活了。”你說他高兴吧，还有点悲伤，說他难过呢，还不住的夸我，到底是啥滋味，到今天我也沒品透。当时我只想到叫爹高兴，就說：“爹！不要紧啦，往后我还能掙更多的錢。”不料这一說，我爹倒哭起来。哭了半天，他擦了擦眼泪，从一个小包里拿出两个饅头，看样子已經給我留了很長時間了，上面已經长了綠毛。我吃着，这时才注意到他住的原来是一間一鋪炕大的馬棚，沒窗沒門，朝东的一面連墙也沒有，只用半面破席子擋着。棚子里一匹牲口和馬槽就占了一大半，我爹只靠里边一个角上，搭了半截子土炕，炕上鋪着一条麻袋，摆着一个破筐和一双碗筷。他告訴我这家姓李，他答应人家晚上白給喂牲口，人家才让他住的。我心想：这就是爹常說的家嗎？这和工厂里工人住的工棚又有什么两样呢？晚上，我爹怕我冷着，从外边撿来一兜柴禾，塞在小土炕里。一边問起我干什么活，累不累，吃的咋样，监工的打不打人。我淨拣爹高兴的說：“吃的可飽啦，睡的屋子也暖和……”我爹听着只是叹气。第二天朝回走的时候，我的脚可挪不动了。我的心热乎乎的，低低的叫了声：“爹！……”我爹也叫了声“黑子！”便赶紧扭过头去說：“去吧，去吧，下月再給爹送錢来。”我一想到这，就什么苦也能忍受了。

有一次，童工中有个叫孙保田的，想了个办法：叫大家

一人偷着拿一块麻袋片垫在膝盖下，痛的就轻些了。后来被监工韩金堂发现了，便把我们挨着个打顿棒子。大家恨的牙根痒，后来孙保田想个主意：把一只猫全身沾上油，趁着韩金堂睡早觉的时候便塞在他被窝里，等他吓得跳起来的时候，已经满身满被全是油了。虽然大家出了口气，可是监工却恨透了孙保田，说什么也要把他撵出厂子。他不出去，偷偷的藏在锅炉房的煤仓里。我知道他没爹没娘，没有家，出去就得蹲马路，不小心还得抓去当劳工。因此，我天天冒着险给他偷着送饭，寻思躲几天也就没事了，可监工的派几个腿子到处翻他。一直躲了两个多月，孙保田实在忍不住了，便要离开厂子。我问他到那去，他说：“任可蹲马路、要饭也不受这个气了。”他一出厂，便被警察抓浮浪抓走了。

离开厂子的工人死的死，逃的逃，在厂的又有谁不把命掖在裤腰上！不久，看铁门的老工人牛振富便被火车撞成了肉酱。牛振富那年六十多了，掌柜的早就要把他赶出去。但他到那里去呢？他苦苦的哀求资本家把他留下。资本家为了在这个老工人身上榨出他最后的一点油水，就装出一幅慈悲的样子，说：“这两个铁门，我早就打算用一个人了，原来看你年龄大，准备叫那个人看守。现在呢，看在老东老伙的面上，你就看守，把那个人裁去。”牛振富上了年岁，腿脚又不灵活，看守两个铁门是很吃力的。那一次他刚刚关上东门，不料西门又来了火车，他赶紧去开，已经来不及了，他刚走到西门跟前，火车便忽的一声撞进来，两扇铁门和牛振富的尸体一齐飞上天去。工人们听说都赶来，有的要求追查责任。可资本家却冷笑着说：“这有啥大不了的，我早知道他该死。今天早晨西门这儿就有股旋风来请他了。”工人们当然都不信他这套鬼

話，还是嚷嚷着要追查。为了堵住工人的嘴，资本家除給买了口棺材外，这一年提前实行了封厂，把工人赶了出去。

这一年，我没有敲水锈，我回到我爹住的那个家——馬棚。晚上隔着灯，看见我爹更老了，头发花白了，臉上的皺紋一条迭着一条，象刀刻的一样，眼睛也发滞了。我看着我爹，一下子想到惨死的牛振富，心猛地象用刀剜了一下。

这时候我爹拿出一迭票子，哆嗦着手数着，第一次高兴的說：“黑子！这都是你这几年攒下的，爹一个錢也沒花。爹还給你湊上两块，若是再攒个十元八元的，就可以給你成家啦。”我听着，不由得鼻子一酸，流下泪来。我說：“爹！你再別东討西要的了，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啦，有錢就吃点啥，保养保养身体吧。”我爹說：“孩子！沒有家，咱王家就要断了香烟后代，到拿不动腿的时候連个避風的地方也沒有，还不是死在壕沟里。”沒有办法，开工时我和工头递了不少小話，才答应叫我爹进厨房帮助做飯。我爹可乐啦，他說：“这回就好了，咱爷儿俩掙，就快啦。”他干的特別卖力气。可是就在轉年封厂时，我得了伤寒，我爹急的眼睛起了火矇，日夜守着我，用他一分一分攒下的那几元准备成家的錢，給我抓药、請先生了。我的病剛治好，他又病倒了。他說什么也不叫我花錢去請医生、抓药，不到半个月就死了。死之前，他把我拉到他跟前說：“孩子，爹是不行了。爹有两件事你記住：一件是細心訪訪你娘和你妹妹，或許她們还活在这人世；一件事是你把欠人家的錢还上，再想法攒几个成个家，爹是不能帮你了，咱們这个家只有你再把它成起来，不成家，爹死在地下也閉不上眼睛啊！”

“成家！成家！受了多少苦、卖了多少力，做梦也想着

有个家，想着爷儿俩能有个躲風避雨的地方，可結果家沒成上，你倒被苦日子折磨死了，連口棺材也沒撈着。”我用席子卷出我爹的尸体时想着这些，不禁痛哭了一場。

但是，万万沒有想到，爹盼望了一輩子，我自己連想都不敢想的家，却很快的成起来了。

那是在我爹死后的第二年，就是光复那年三月間，忽然有个乡亲給我提亲，那姑娘我看見過，姑娘也見過我，可那时候怎么敢想到成家呢？“油花子”成家是要被开除的呀，再說，一个月只掙十几元錢，自己还勉强糊口，怎么好再連累人家跟咱遭罪呢？我再三不肯，可是不料想工友們却一口替我答应下来。他們說：“成家吧，黑子！这是人家看上咱們油花子啦。別看我們都四五十岁還沒个家，可正为了我們沒家，咋的也要帮你成家。咱們應該从你这开头，打破过去的老規矩。不能让后一輩人也跟我們一样，到老連个落脚的地方也沒有。黑子！这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呀，从这个榨油厂成立五十多年，在我們几千个工人中你是第一个，你懂嗎？”話說到这，我还能說什么呢？是呀，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事，这是关系到我們榨油工人千秋万代的事，再难我也要頂住。我答应了，可是还有資本家呢？于文彬几个老工人自动跑到資本家那里交涉。資本家晃着他那大块脑袋冷笑着說：“真是耗子跳到磅秤上，也沒量量你們有多重？成个家你叫他用啥养活。”于文彬說：“那就不用你操心啦，只要成家就能养家。”資本家說：“那不見得吧，你看看你們油花子里有几个养得起家的？”于文彬气憤地說：“閑話少說，到底让不让成吧。”資本家說：“咱們厂的傳統不能破坏。”其余的几个人說：“我們不能总沒有家呀，老規矩也該改改了。”掌柜的看見工人态度很坚

决，当时的时局又很紧张，全国各地工人都在闹着罢工，资本家也想留个后步，最后也就把话拉回一步，答应了。于是，工人们便你三元他二元的凑起钱来，在厂里伙食房办了几桌席，又给我借了一床被一床褥子，把张献成一套大家上街轮着穿的“官服”给我穿上，大家象庆祝胜利一样的喝着喜酒，喊着：“我们榨油工人有家啦，我们榨油工人有家啦！”和我同般大的青年都来和我碰杯，向我道喜。我端起酒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勉强说出两个字：“同喜！同喜！”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就在这工夫，二十多年的辛酸事都涌到我的眼前，从我记事时起，卖了妹妹，丢了我娘，死了我爹，东奔西走，拣煤核、要饭；天底下还有谁这样关怀自己呢？只有这些被绑在一条锁链上的工人，同甘共苦的伙伴。我心里不禁悄悄的叫了声：“爹！你的眼睛可以闭上了，你的儿子成家啦，但这不是儿子的本事，是工人大家的力量，你要感谢，就谢谢他们吧。”

我成了家，从此我也真的就带上了枷。结婚第三天，被褥就叫人家要回去了，一间小马架里，只有我们光身两个，还有爹扔下的一双碗筷。怎么办呢？我在厂子里干的更卖力了，我老婆在家里拣煤核、挖野菜，可是仍然维持不了生活，后来我竟背着监工的偷偷的拿些豆饼皮子吃。等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活就更困难了。我常常半夜里躺在炕上想起我爹，想起他为了维持个家受到的苦难，心里就悄悄的问自己：难道自己也逃不了这个结局吗？想到这，我的心都打起哆嗦。

我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就在这万分危难的时候，长春解放了。我们工人的政治地位提高了，生活也很快提高了，

我入了党，作了車間的組長。現在家里的几个孩子都上了学，大女儿已念了初中。

說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剛解放那年，政府来了几个工作同志，問我們一天做八个小时願意不願意。我一听，就說：“得了吧，一天干十二个小时还吃不飽，弄活不了家呢，八个小时还不喝西北風？”可是后来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后，不仅工資沒有减少，按照实物比較，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大家一看，都高兴的成起家来。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个四十岁到五十多岁的老工人都成了家，有儿有女，有的在家里享受着劳保持遇。我常常問自己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正是因为有了今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嗎？这个国家是我們自己的家。不說別的，单說和我一起受苦的那些工人中，現在有的当了車間主任，工会主席，还有的当了厂长。劳动人民成了真正的主人。

去年我有病，領導上一定叫我休息。我休息了一年，工資还百分之百的发給我，書記、厂长、工会主席常常到家里看我，怕我生活困难，还时常給些补助。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旧社会曹理等那些死难的工友，他們不正是因为生病而被赶出工厂，无家可归，餓死在馬路上嗎？

一想起这些，我身上就感到一股热呼呼的勁。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我也能克服，保证完成生产任务。因为，只有把这个“大家”搞好，“小家”才能过的更强，这道理我是用刀子刻在心上啦。不单我自己，我还要我的孩子、我的后一辈人知道、懂得，也刻在心上。正是为了这个，我才把我的事情讲給大家。

人 間 地 獄

厉風 曉凡

一

營口紡織廠，偽滿時叫“營口紡織株式會社”。當地人稱它第二監獄，有人又叫它為人間地獄。

話說一九三四年春節剛過，這一日天還沒亮，大塊陰雲緊壓着紡織廠的紅磚高牆。北風卷着煙雪，撕扯着高牆上長長的電網綫，發出一種攪心刺耳的難聽的尖叫。在這個警戒森嚴的地獄門前，早就擠滿了大堆的人群。這些人，個個衣衫襤褸，面黃似土，骨瘦如柴，差不多都是些十幾歲的小孩子。靠牆站的一個小姑娘，看年紀不過十三、四歲，瘦高的身材，又細又長的眉毛下邊，生着一雙丹鳳眼。本來很靈氣的小姑娘，却因為太瘦，臉兒只剩下一條條了。她站在那兒，身子使勁偎依着那紅磚高牆，試圖躲過尖刀似的北風。渴望的眼睛緊盯着黑漆鐵門，期待它早一分鐘打開。手凍僵了，她用嘴哈哈；雙腳凍木了，在那雙挂不住腳跟的破鞋里，凍傷流出的血水，已經和鞋子凍結在一起！

這個小姑娘，名叫王桂來，原是城東北角三十里地處韓家窩棚人。父親王盛，母親劉氏，拉扯着她兄妹三人艱難度日。從小桂來記事起，她也沒吃過一頓飽飯啊！家里三天兩

头揭不开鍋。偏偏这年夏天又下起大雨，一連下了十二昼夜，地里村里到处都是水，野菜沒处挖去了，还有啥可吃？眼瞅着一家人都要餓死了。一天，媽媽对她說道：

“桂来，給你这小筐，給你这根棍，自己到外边想个活路去吧，要不就得餓死了！”

“我不去，……我怕富人家狗咬。”桂来哭了。

孩子哭得爸爸心疼，无奈叹口气道：“唉，不去也罢，认命算了。”

桂来虽小，却也懂事，真的，不要点吃，一家人又怎么活呢。小桂来伤心楚楚地拾起个小筐，走出門去。走了二十来戶，才討得一碗稀粥，和两个小窩瓜。一肚子委屈的小桂来，回到家一头扑到炕上，就放声大哭起来。一家人眼瞅着两个小窩瓜，誰也吃不进去。爹說：

“咱这一家人，算是到头了！”

前些时，母亲領着二哥庆来，到城里开鞋鋪的表哥家，好說歹說，給哥哥找了个学徒的地方。回来的路上，母亲眼泪一直流到家門口！現在，母亲又忍痛說：

“孩子，別管我們，你也逃命去吧！”

桂来心想，自己出去，家里少了一張嘴，万一能在外边找到点活做，还能掙几个錢捎家来。于是她就辞別父母，投奔住在城边欢心店的姨母去了。

桂来姨父早亡，姨母带着两个女儿，日子过得也很苦。經人介紹，小桂来被送到“东亚烟草公司”当了小工。那會想，一天下工晚了，經過日本人住宅区时，竟被鬼子狼狗咬伤了右腿。当她被人送回姨家时，連吓带痛，人都要傻了。桂来虽然伤了腿，也不敢歇工，怕人家开除。可是，担心的

事终于来了！过了春节，厂里生产到了淡季，她被解雇了！王桂来六神无主地回到姨家，娘儿俩抱头痛哭了一阵。邻家有个姐妹看她可怜，就给她出主意，叫她到纺织厂去试试。

“那是人间地狱呀！”姨说。就是地狱也得去，被逼无奈的小桂来，这时好象什么也不怕了：“里边不是也有好多人吗？别人能活，我就能活，给口饭吃就行！”

于是，这个瘦骨嶙嶙的十三岁的小姑娘，就到这红砖高墙下边来了。

她还太小，她还不了解这座人间地狱里的真情啊！……

终于，黑铁大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先后走出来两个人。他们把女孩子们挨个儿相看：衣着好点的，就算合格。小桂来身量高些，也被选中了。

于是，她带着侥幸但又迷惘的心情，走进了这个地狱的大门。

二

王桂来被带到了细纱车间。一进门，就觉得热气腾腾，好似进入蒸笼一般；满屋白絮飞扬，又象漫天飘着雾粉。在机台旁站着的，都是些姑娘，一个个汗流浃背，瘦得可怜。她们见有新工友进来，一个个都投过一瞥同情的目光，但却不敢说话。这时，猛听得一个孩子的哭声自远而近，接着便看见斜挎蓝条带子的人（监工）拖进一个不过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又是踢，又是打，一根竹棍打断了，又换皮带，打得小男孩在地上来去翻滚。直到那人打累了，才住手。接着，又把那孩子推到车间外边，要他跪在铺满炉灰渣子的通道上。

那人丢开皮带，狼声虎色地对王桂来说，

“看见没有？不好好干活，耍滑，就是这样！偷东西，就打死你们这群狗崽子！”

原以为是找到了一条活路的小桂来，这时才感到，自己真的进地狱了。她被分配干一种叫摆管的活计。记不住或摆不对，领组的过来，下边脚踢，上头巴掌；接着又让她看车，不会接纱头，又叫管子烫了手。技女（女监工）过来了，又是撵，又是掐，却不许分辩，不许哭。那技女活象个母夜叉，直在王桂来身边咬着牙根叫：“你哭，我整死你！”

下午，她上厕所。刚进门，便被技女一脚踢倒在便池边。

“好哇，你这个臭东西！刚来，就学会偷懒耍滑，跑到茅坑子来磨洋工！”

“我不是偷懒。我……”王桂来爬起来分辩说。

“你敢犟嘴！”一巴掌重重实实打在王桂来的左脸上。

原来，这里有个规矩：工人从早七点上工后直到晚七点下工前，不许上厕所。有许多女孩子，因此得了病。这天下工时，王桂来的一双小腿，已经酸痛得快要支不住了。车间内四十度的高温，热得她头昏眼花，直想呕吐。嘴里一天没进东西，虽然肚子直叫唤，她也不想再吃一口饭。她这时唯一的希望是躺下来睡一觉。可是这一天的罪还没受完呢！在车间外面的席棚过道里，站着长长的两排人，男的在左，女的在右。排两边，每隔不远便站一个持枪的守卫。王桂来也随着排在女队的后边。人们告诉她，鬼子为了防止工人偷东西，每天在这搜身。半天向前挪一步，足足过了两个钟头，才算通过了关口。在南大门的日本鬼子和汉奸，见着好看些

的女孩子，就侮辱；若在工人身上搜出一絛线头、一把棉花，就得拖进门旁的刑事房里，吊打、上刑。里边传出的叫声惨不忍闻，有多少人在这这里落下了残疾，有的被毒打后送往厂外局所，从此人就不知下落了。这个南大门真是鬼门关啊！

王桂来心惊肉跳地通过了检查，回到宿舍，就瘫倒在炕上了。冬末的夜，窗上结满了冰花，风从门缝吹进来，潮湿的地上也冻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同屋的姐妹把一条飞花破被盖在她身上，那是一条怎样的被呀！……但是她既不觉饿，也不觉冷，她好象失去了一切知觉！迷蒙中，她仿佛回到了家里，向爹妈哭诉着所受的痛苦。她说再也不离开他们了，“要死，也死在家里！”正当一家人抱头痛哭时，忽地从外面闯进一伙人来，原来是鬼子带着狗腿子来抓她了。他们从爹妈怀中抓过她来就往外拖，她拼命地挣扎，在哭喊中醒过来了。她出了一身冷汗，睁眼看看，屋里一片漆黑。远处传来狼狗的吠叫声；近处的岗楼上，卫兵哼着淫荡的小调。这时，她不禁颤抖起来：要想逃出这火坑，真比登天还要难啊！

在宿舍里，冬天虽然寒冷，倒还算是好过，几个小姐妹紧紧挤在一起，互相用身体取暖，熬过一个个长夜。到了夏天，可就更受罪了：潮湿不算，跳蚤、臭虫、虱子和蚊子，能把人吃了！一进屋，跳蚤蹦满腿、爬满身；掀开褥子，带尾巴的臭虫密密一层；最可恶的是苍蝇，你要睡一会儿觉，它就会在脸上撒满蝇屎。在伙食房里，吃顿饭真比小时候去讨饭还要担心，挤到前头，不知要挨多少棍棒。王桂来体弱力小，不敢靠前，只好等人少时再去盛饭。可这样，就常常吃不上饭，不等她上前，饭已被吃光了。这时候，她也并不太

後悔，那飯，有時看一眼都要吐哇！但是，為了不至於餓死，人們只好把寸把長的蛆蟲往外扒拉，閉着眼睛吞下肚去。還有使人難以忍受的是，從宿舍到車間，一路上，工人們連見一見天日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鬼子怕工人逃命，這一路全被密封嚴實的過道接連着。

多少次更深夜靜時，十三歲的小姑娘王桂來，對着無光的星月，用微弱的聲音呼叫道：

“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哪！”

三

生活在這個人間地獄里的女工們，真是度日如年啊！在宿舍里，一個個姐妹因為忍受不了病痛和侮辱含冤死去了，而新的受難者，又一批批地被騙進火坑。對於死去的，大家懷着悲憤的心情紀念着她們；對於新來的，很快就成了同病相憐的親姐妹。

二號班的宿舍里，新來了三個姑娘，大的不過二十一、二歲，小的也有十六、七，同屋的人都叫她們庄河三姊妹。三姊妹原是一母同胞，因為家鄉鬧災荒，被招工的騙來。她們家中的父母，只道是從此女兒有了活路，每月還可寄點錢回去，可哪知道，女兒是進了火坑啊！三姊妹進廠來，整天抱頭痛哭，叫天天不語，呼地地不應，往家捎信好幾封，幾個月也不見爹媽寄回一個字。——不是爹娘心狠忘了三個親骨肉，而是鬼子扣壓了家裡的信，那時候，哪個女孩子能僥幸收到親人的信呢？挨打受罵是家常便飯。因為她們年齡較大，更是鬼子和把頭們侮辱的對象。

這天晚上，姐妹們正在勸慰庄河三姊妹，突然聽到遠處

傳來女人哭叫聲。在這宿舍附近，哭聲總是徹夜不斷，女孩子們早已習以為常了，所以听了并不特別在意。過了一陣，不知誰說整理車間的張姐上廁所去了好半天，却不見回來。于是，大家才急忙走出宿舍，在刑事房前，撞見了鬼子金大駱。他嘴叼着烟卷，見她們來了，故意眯起一只眼睛，淫惡地笑笑。她們擁進門去，只見張姐披頭散發，衣服被撕得一條一條，正伏身在床上大聲哭叫。姐妹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

過不多久，張姐便因惊吓成疾，含冤而死了！

張姐的死，逼得這些受難的姐妹們不得不想一想：今后怎麼辦？繼續忍受下去？那只有死路一條！反抗！但怎樣反抗呢？逃跑！可是怎麼逃呢？……近便一點的姐妹，常常偷偷在一起核計。王桂來抹把眼淚說：“不知爹娘還在不在人世間，連個信都沒有……”

在這里一提爹娘比什么都揪心，一個小妹妹哭起來：“還不知我娘怎麼想我呢！”

“還是別哭了，光哭有啥用？”從新民縣來的周彥芳，年齡稍大點，到底懂事多一些。“咱不能總是這樣……”雖然這麼說，她自己也哭了。什麼時候能不這樣了呢？什麼時候那溫暖的陽光能撫慰這群可憐的女孩子呢？什麼時候，母親的手能替她們揩干眼淚呢？王桂來不知道，誰也不知道。

不久，又一件更大的慘事傳開了：庄河三姊妹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扒開圍牆逃跑時，落進牆外濠溝淹死了！

姐妹們個個都清楚：要想從這里逃出去，那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但她們還是不甘心被囚死在這座人間地獄里。听听十四歲的小桂來夢中的囈語吧：

“爹呀，娘啊，你們还活着嗎？快把女儿領回家吧！……”

四

当王桂来同受难的姐妹們，过着不見天日的非人生活时，她那在乡下的年老的爹爹，由于飢餓，严重的营养不足，患了重病，渾身膀肿，腿上淌黄水，請医无門，买药无錢，終于离开了人間！父亲死后，家中生活更貧困了，媽媽度日更艰难了。万恶的村长，仍不放过对这个老妇人的压榨：这种捐，那样稅，都向她家摊派，天天累，日日加，很快就欠下官家几元錢。媽媽吃飯无着，哪有余力交納这些賦稅錢？于是地主李之厚出面了，他劝誘已經五十多岁的媽媽“走道”——改嫁。原来，李之厚早就相中了她家那兩間将要倒塌的草房的房場。

“你女儿住厂子，蹶子儿不掙，有啥好处？还不如送她下窑子！你把房子也卖上，換几个錢頂債，自己‘走道’到富裕人家去，还愁沒飯吃？——你看这該多好：女儿有着落，你也有个依靠了。”

桂来媽气得全身打顫。

“我家人穷志不穷，餓死怪命短。就是要飯，也得有个豎棍的地方！哼！你的好主意！……”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娘們，餓死也不多！”

村长也趁势上前威胁說：“你要交不上捐稅錢，明儿就把你們送到二道沟分所去！”

媽媽把能換錢的东西都变卖了，二哥庆来（他在鞋鋪学徒二年，蹶子儿不掙，只好回到家来）又拚死拚活地給人做小工，掙了点錢，总算把債还上了。可是不久，剛剛十七岁

的庆来又被抓了劳工。本来，当劳工要到二十二岁才合格，但是有钱人买通了村长，村长又要向地主李之厚买好，所以把庆来抓去顶替。

又不久，在外讨饭的傻大哥王庆祿也死了。现在家中只剩下妈妈一人，孤老无依，每天以泪洗面，老人家唯一的希望，是在外的儿女能在她活着时回家来见上一面！

再说王桂来。这天下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有个工友交给她一封拆过的信，告诉她：“你二哥从锦州寄来的信，我在人事科地上捡的，来了二十多天了……”

桂来把信拿回宿舍，请识字的工友给看了，才知道哥哥被劳工队长打伤病重，希望她寄钱去，好回家。可是她哪来的钱呢？她想回家去一趟，把哥哥的消息告诉妈妈。可是里宿的工人是不准外出的呀！她打听到，人事科有个姓阮的女职员是同乡，就跑去请求帮忙。好话说了三千六，总算蒙人家点了个头，答应给她作保，在星期天回家时带她出了厂门。

从进厂以来就没见过天日，乍一出厂，王桂来只觉得一阵脑晕，什么也看不见了。好长时间后，才慢慢恢复了视觉。啊，这阳光、这山、这水、这石头和这满目枯黄的庄稼，她已经三年多没见到了！还有脚下这家乡的土路，踏上它，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啊！……她象飞出笼子的鸟儿，一下冲上辽阔的天空。可是她马上意识到：她并没有自由，她还得回去，还得回到那个人间地狱中去！可怜的孩子啊，在那时，她并没有想到，在人间地狱的里外，实质上并没有两样：一个是虎齿，一个是狼牙！

久别的家乡到眼前了。妈在家做啥呢？但愿她老人家平安无事！

媽不在屋，挖菜去了。把媽找回來，王桂來一頭撲到母親懷裡，就泣不成聲了。母親撫着女兒瘦骨嶙嶙的身子，眼淚象斷了綫的珍珠。

聽說兒子生病，母親急得死去活來。到哪去籌劃錢呢？家中什物早已賣盡，摘借無門。後來把房後的几棵小樹，賣給了一家木匠鋪，共得九角錢。正好村中有人要到錦州勞工隊去探望親人，就托人給哥哥捎去了。

王桂來告別老母，又回到了地獄。

一天早晨，外宿工人捎信給她，說外面有人找。她跑到門口問守衛：“先生，聽說有人找我？”

“沒有，哪有人！只有一個叫化子！在那躺着哩。”

那探視口又高又小，她扒着鐵柵欄使勁翹起腳才看見，在窗外道邊上，一個頭髮長得象亂草的人，有氣無力地強撐着身體，從地上站了起來。王桂來看了好一会儿才認出：原來是自己的哥哥來了！兄妹二人隔窗拉着手，半天哭得說不出話來。

哥哥告訴她收到家裡捎去的錢，用几角買了勞工隊長的賬，才允許他回家來養病。本來買完車票還剩下五分錢，可是路上又碰到一個小隊長，說要把他押回去，那仅有的五分錢又被他敲去了。現在，他已經三天沒吃飯了。

“妹妹，給我几分錢買張煎餅吃吧！”

桂來心似刀攪：多麼微薄的要求啊！可是自己却無力滿足哥哥。

守衛來攆她了：“去去，說几句就得了！是你哥？他是抽大烟的吧？”

“不是，先生。他有病，又沒飯吃……”

“沒飯吃还有什么可嘮的？都給我滾！”

“我回去看看，先生，您可別攆他走哇。”

她跑回宿舍，把自己的難處跟姐妹們說了，大家你一分我五厘地給湊了五分錢，她拿着又跑回大門口，給了哥哥。

“妹妹，我怕是回不去了，你送送哥哥吧！”

這又是一項極為微薄的要求，小桂來却又是無法滿足哥哥，里宿的工人，是終年不准出門的呀！桂來含淚道：“哥，人家不准……”

哥哥無奈，踉蹌着獨自走去了。桂來不忍再看那步履艱難的背影，忍着哭聲跑回了宿舍。

五

陽光，明媚的陽光，溫暖的陽光，如今照耀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上。

在遼河下游，當年那個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如今，也早已面貌全非，你很難再找到那往時苦難的跡象了。

走進廠來，是一座巨大的光榮榜，許許多多男女先進生產者的照片掛在上面。光榮的勞動者啊，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當年人間地獄的受難者，如今是這裡的主人！祖國給了他們自由、幸福，祖國還給了他們光榮！

這個北大門，過去，只是鬼子、財東、工頭們出入的地方，那時候，工人們哪敢靠前一步！現在，他們上班下班，自由地走來走去。那個南大門，在老一輩的工人中，有着多少恥辱的記憶啊！那時候，過門能扒一層皮！人的尊嚴，象丟棄的破布一樣，被任意蹂躪、踐踏；哪兒是當年把親骨肉生生隔開的探親口啊？為了使青年工人們親眼看看這個苦難

的证据，原来已經堵死的窗口現在又拆开了。看看吧，这就是当时我們那些受难的小姊妹断腸的地方！那时亲人們不远千里而来，到此却是咫尺天涯！……但是今天，这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現在，它象恶梦一样，永远消逝了。

母亲們，都来瞧瞧你們的女儿吧，看她們生活得多么愉快！車間里清洁明亮，冬天溫暖如春；夏季凉風送爽，連空气都十分清新甜美。到傍晚下了班，宿舍里琴声歌声到处飞揚；啊，宿舍，这是怎样的宿舍呀！走廊上一尘不染；室內窗明几淨；床上的床单鋪得平平整整。每个床头上，都摆着各种书籍……看到这一切，你会猜想到姑娘們的爱好，而这种种爱好，不正是主人們劳动、生活的愉快和幸福嗎！

在織布車間的十一号宿舍里，我們发现了一封信，是食堂訪問小組留給本室一个姑娘的，食堂特地来征求她对伙食的意見。母亲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党，祖国，把所有的女儿时刻挂在心上啊！

在一所幽靜的小套院內，我們看見了一群孩子，幸福的孩子們象一群欢乐的小鳥，唧唧喳喳，又蹦又跳。啊，这人間最純洁的、欢乐的声音，在那黑暗的年代，在那惨无人道的人間地獄里，怎能想象得到？那时候，女工进厂后不准結婚，怀孕就开除，有多少可怜的女工，被逼将亲生骨肉溺死！……祝福这些孩子們，但願他們将来知道上一代的人們所經受的一切！

你也許还記得王桂来那个病危的哥哥王庆来吧。解放后，他也进了营口紡織厂，他和妹妹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現在，他仍然是这个厂的工人，并且多次被評为营口市劳动模范。王桂来这个受过万般苦难的人，如今担任宿舍管理員

的工作。在宿舍里，她是姑娘們的知心朋友，亲爱的大姐；休息时，她常把她經歷过的一切讲給大家听，这时候，她又成了她們的老师。

“那时候，”王桂来同志感叹地說：“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啊。”

是的，今天的生活，和她们那时候的生活，距离太远了！

幸福的果实是好吃的，而回忆一下过去的辛酸，吃起来就更甜美。

两代人

宋 贇 平

一九三〇年的严冬。在山东省济宁市的兴隆街上，在闊人飲酒作乐的閣楼下，在叫买叫卖的紅綠幌門前，在滿布車轍印痕的雪路上，正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姓孙的女人，蓬头垢面，衣着檻褸，尽管她的身体殘廢了，只因为自己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不得不忍受着全身的痛苦，在这条夜晚的雪路上，臀部着地，往前磨蹭地爬行着。

在十三年以前，她嫁了一个穷汉子，在她生大女儿的时候，連个托身之所都沒有，沒有家，沒有茅草棚子，連个躲避風雨的地方都找不到，得了月子病，害得下肢麻木癱瘓了。从此，她两手撑着一双小木凳，穿大街过小巷，越过坡壠田坎，沿路拖着身子，上各地討要。

这条街上的人，十几年来，几乎是在每一天都会看見这个女人，撑着一双小木凳，背着孩子，在地上拖着畸形的下身，睜着風吹泪流的眼睛，从这条街到那条街，艰难地爬行着。那套在她脖子上的要飯筐，一直是在她胸前晃蕩着。她經常被人侮辱、被人驅逐。有时正爬行在路上，突然遇到警察，她就不得不强迫自己像好人一样地飞快地躲过去，不然就会遭到毒打。她在人群中，像鬼一样地过活。她不認識誰，也不知道人世間有什么溫暖。她所以这样頑强地生活下去，人

們都十分清楚，她是為了自己的兒子能養活大。可是，任憑她如何掙扎，人們也十分清楚：她很難有能力養活自己的兒女，她的兩個骨瘦嶙嶙的孩子已經活活被餓死。孩子臨斷氣的時候，用小手拍着肚子，向她輕微地喊着：“娘，俺餓呀！”她不哭也不喊，睜着一雙枯干的眼，忍受着母子死別的痛苦。並且也得忍受着活人相別的痛苦。就在這個時候，父親為了養活妻子和兒子，將十二歲的大女兒賣給外鄉人家做童養媳了。

現在，她又背上了最小的兒子——連成，在生活的路上，繼續掙扎。她希望着，幻想着，現在背在自己背上的兒子，雖然下生以來，一口奶也沒吃着，兩只眼睛餓藍，瘦的皮包骨，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個唯一的一個兒子再餓死了。

這天晚上，她背着兩歲的連成，走遍了各處，也沒要着一口湯水和一個銅板。因為這正是災荒的年头，糧食都囤積在財主家了。她靠着路燈下邊坐下來，喘了口氣，又機械地喊起來：

“老爺，太太們，幫幫吧！俺是個殘廢人……”

在這個時候，有個四十來歲的壯漢子，來到她的面前，望着她那血肉模糊的兩手，痛苦地說：“快家去吧！”

這個壯漢子，就是她的男人。一個有血氣的男人，怎麼能夠忍心，看自己的女人在外邊叫街呢？可是為了兒子的一口奶水，他不得不讓女人這樣去做啊！因為他起早貪黑做工，也掙不來錢，說大話，怎麼能騙了女人，窮就是窮。

壯漢子兩眼含着熱淚，把癱瘓的女人背回家來。

這不是家。這是人們常見的一座破敗的尼姑庵。院中的庵堂，又陰暗又潮濕，高牆四壁，掛滿了白霜。一扇板門，

算是用来遮掩風口了。孙家就住在这里。

男人一进屋，总是蹲在地上，两手抱头，咳声叹气的。女人也是不声不响的，把两岁的連成抱在怀里，望着孩子那副冻紫了的臉蛋，和餓瘪了的肚子，慢慢地流下泪来。可是两岁的連成，知道什么？他只是睜着一双小眼睛，无忧无虑地望着，餓了知道哭，乐了知道笑，然而他并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了他，竟遭受这样的折磨。

一天傍晚，連成的父亲从外边回来，刚刚跨过門槛，就听到連成哇哇地哭声。他一步迈进屋来，眼前所看到的場面，使他惊駭了！

那从前跟他过活的年輕的妻子，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的妻子，在凄風苦雨冰雪路上爬行了十多年的妻子，此刻安靜地躺在一堆乱草上。她毫无怨言，毫无怒色，终于冻餓死在儿子的面前。儿子正爬在她的身上，一面死勁地叼着她的奶头，一面大声地哭叫着。

母亲的死，給两岁的連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庵中的尼姑，攆他父亲搬家了：“你們住不得啦！这不同你女人活着的时候，如今庵中留个男人，让外界議論，可不好啊。”沒錢住店，沒亲投宿，往哪里去？父亲总觉得应当把两岁的連成扶养大，也好对得起死去的妻子。于是，父亲将卖十二岁的大女儿給人家做童养媳时换来的几十块钱，拿給尼姑，哀求道：

“我老人把我生在尼姑庵里，我这个儿子，也是生在这个尼姑庵里！眼下他娘死了，孩子又这么小，让我怎么能带活？你們行行好，帮我带带儿子……”

尼姑看着沒有娘的两岁孩子，心有点軟了，一边接錢，

一边說：“把孩子先留在庵中吧！死活可不能全保啊！”

当尼姑从父亲手中，把孩子接过去的时候，在父亲的心头上，产生一阵剧烈的疼痛，刚刚两岁的婴儿，就已经在寒风雪路上，跟母亲一道乞讨过；现在又被留在尼姑庵里……，想来世道真是残酷啊！父亲就带着这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尼姑庵，到外地做苦工去了。

干瘦的儿子，在尼姑庵里，得不到什么营养，只会哭，两只小眼睛哭的总是红红的，都烂了眼边。尼姑怕外人听到孩子的哭声，常常用棉花团把孩子的小嘴塞住，口里又念着“阿弥陀佛”，像是为孩子“祝福”。

連成在尼姑庵活到四岁的时候，外人传说他是尼姑的私生子，尼姑听这话，说什么也不带了。父亲只好把連成从尼姑庵接出来，被儿子拖累，只能一处一处地白给地主、老板干活，好给連成带口吃的。連成八岁，就在济宁南关一家烧锅当童工。因为童工过多，孩子在一起干活，免不了打打闹闹。老板看见，就叫孩子们手扶墙屁股朝外，用木板叭叭地打孩子屁股，打得青一道紫一道。冬天，看孩子穿点破烂的棉衣，老板就用带刺的笤帚打脑袋，連成脑袋被打得直冒血津，痛的两眼冒花。几年后，連成的父亲，劳累过度，一时干不了活，被一家酒厂解雇了。这正是一九四〇年旧历一月。父亲领着赤脚打掌的儿子，又来到这条风雪横扫的兴隆街。这条街，依然是从前的那个样；在闊人飲酒作乐的閣楼下，在叫买叫卖的紅綠幌門前，在布滿車轍印痕的雪路上，正有无数所謂被命运搬弄的穷人，在叫街、奔走、啼哭。可是不同的是，在这条街上，或在那夜晚的路灯下，再不見那个两手扶地的瘫痪的女人；而当初，曾在她背上背着的孩子連成，

如今已經十二岁了，在他的嘴角上和眼角上，还保留着他母亲往日里一点忧郁的神态。父亲望到了长大了的儿子，无疑使他高兴。不过儿子，像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呆呆地站在父亲的跟前，冻得面目緋紅。父亲心痛地想：“儿子还小啊！怎么也不能叫他也走上这条要飯的絕路！”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有一个陌生人，把父子二人盯住了。陌生人笑嘻嘻地塞給連成两块餠餅，于是向連成的父亲說，“老哥！像你这山东大汉，何必遭这个难？走！我介紹你到关东干活，那里吃的好，住的好。”

父子二人跟陌生人走进一家客棧。馬上就被持枪的卫兵看住了。这时他們才发现被騙当了劳工。

旧历一月末，父子随着从济宁抓来的三百六十多名劳工，来到安东五龙背山区。放眼一望，到处是冰雪。父亲看見自己的儿子，还光着两只脚，在雪窝子里，踩来踩去，脚冻烂了，脚背都露了骨头，疼的孩子直咬牙呀！父亲一抬手，将自己棉袄上的两个袖筒撕下来，給儿子綁在脚上，自己坦露着白花花的两只胳膊，在風雪中钻来钻去。

虽然連成年岁小、个头矮，但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也得照样上山，刨冻土，运石头。土冻石头硬，鎬尖一落，一个白点，把連成的虎口都震裂了，流出血水。夜晚就睡在半山腰的席棚子里，吃的是苦澀的椴子面，連点盐水都沒有，硬噎。由于連成一小营养不良，又加上整天吃椴子面，火性大，孩子半夜直发燒，燒的两只眼睛干疼。

在一天太阳落山、百鳥归巢的时候，連成睜着眼睛，竟看不見路了，急的孩子直喊：“爹，我眼睛怎么的啦？”父亲望着孩子在山路上，扎煞着两只手，像沒脚跟似的，趑趑趑

起地往前走，一会跌倒，一会爬起来。父亲见他这样，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有好长时间，手拉着儿子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路，也没说一句话。父亲使出最大的努力，镇定了自己的情绪，但是眼泪还是流出来了，润湿了他的脸。他望着儿子，这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就整天整夜地跟着父母遭难，吃不饱，穿不暖，风打他的两眼，泪水泡他的两眼，饥饿折磨他的两眼，以致使他的两眼，早已消失了孩子们常有的光亮和锐利的神彩，变得枯干了。面对眼前崎岖不平的路，作父亲的，怎么忍心看着自己年小的儿子，也和他母亲一样，变成一个残废的人？被人侮辱、被人驱逐？这时父亲的脸色，严肃而又苍白，他问了儿子一句：

“连成，眼前那块石头，能看见么？”

儿子睁大两眼，赶忙向四处张望了一下，说：

“爹，啥也看不见啦！”

不过，到了第二天早晨，连成却欢快地扑到父亲的怀里，说：“爹，我眼睛好了！”

父亲这时才知道儿子由于极端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这，给父亲提出了一个警告：不能再这样忍受啦！他不顾死活地去找鬼子、把头，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不能眼睁睁地看他瞎了眼睛！给点粮、给点盐水吧！”鬼子、把头没给，竟说父亲带头闹事。父亲整天想着儿子的眼睛，怕出意外。心里有事，做活也无精打彩，有一天竟把“轱辘马”挂倒了，遭到了鬼子们的毒打。

父亲被弟兄们抬回席棚的当夜，已经昏迷不醒了。父亲的两条腿，被把头打断了，血肉模糊地耷拉下来，仅有一层

紅腫的皮肉連着。天傍晚時父親蘇醒過來，幾次，想跟兒子說句什麼，可是嘴唇直動，却說不出話來。不久，被打得癱瘓的父親，和母親一樣，也默默無聲地死去，拋下了孫家一個十二歲的孤兒連成。

連成站在山崖上，望着尸骨疊疊的山溝，現在，他無父、無母、無錢。再沒有一個親人來疼愛他，再沒有像從前死去的母親那樣，有人把他送進尼姑庵里，即便有寒風冷雪的吹打，也還能活着。眼下，却需要他自己，孤獨地走路了。

父親死后不久，舊曆五月，連成又隨着大批苦難的勞工，轉移到黑河修鐵路。他們干到八、九月份，黑河就結冰落雪了。在這一馬平川的地帶，連成沒鋪沒蓋，只是在洋灰袋子裏絮點雜草，作為被褥。吃的是辣滋滋的紫皮土豆，凍的像個鐵蛋子似的，咬也咬不動，只好攔在腋窩里暖，化一層，啃一層，沒等啃完，又鳴笛上工了。

由於天寒地凍，實在無法施工，鬼子又從黑河把這批勞工，像貨物一樣，轉賣給“奉天公泰莫紡織廠”做工。

連成來到這家紡織廠，因為自己的眼力不佳，弄斷了纜頭，常常挨打。直到一九四一年舊曆二月，連成和一批勞工，在一天夜里，終於從紡織廠逃出來，開始走上父親從前走過的那條道路：黑天白日賣零工。最後，他才落腳到“奉天國際腳行”干苦力，直干到一九四五年“九三”勝利的時候。

就在這年年底，連成的眼病越來越重了，總像蒙上一層雲翳，看什麼都晃忽忽地看不清。有經驗的腳行老工人，知道這是一個險兆，就向連成說：“孩子，你年紀輕輕的，不能把眼睛耽誤了！捎封信，跟你爹媽要幾個錢治治吧！這是一輩子的事。”連成鼻尖一酸，兩眼一紅，沒有回話。老工

人又說：“孩子，捎个信吧！你爹媽再难，也比你个孩子强，怎么的也能挪动几个錢……”連成忍受不住了，突然哭着說：“爹娘早死啦！”老工人听着这話，眼圈不由也紅了，默默无言地望着这个孙家的儿子：他該怎么办啊！

連成不是不想治啊。他几次上街，望着“眼科大夫”的牌子，呆呆出神，可是兜里无錢，进不去呀。視神經痛，折磨得他整夜睡不好觉，那眼珠漸漸往外鼓起来，发紅发白了，瞳孔有点放大，以致于不能上工了。工头找上門来，大罵道：“快他媽上工，閑飯沒你吃的！”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怎么能抵擋住有权有势的工头啊！連成只好上工，扛着沉重的貨物，眼睛痛，硬挺着。夜里回到工棚，就一个勁地哭。

老工人們知道孩子的娘，死在尼姑庵里，孩子的爹，死在五龙背，个个都洒着同情的泪水，安慰他：“孩子啊，可別哭啦！可怜可怜你那双眼睛吧！”

在春雷鳴响的一九四六年春三月，孙家的儿子——十八岁的連成，受尽旧社会殘酷的折磨，突然在一个早晨，两眼終于失明了！他精神錯乱地揮舞着两手，在工棚里狂怒地喊叫着：

“爹！我的眼睛啊，怎么啥也看不見啦！”

喊声，使人想起来，孩子在五龙背得夜盲症的时候，也是这样喊着爹的；不过，那时孩子的两眼，很快地好了。眼下，他是完全失明，世界呈現給他的礼物，是一片无情的漆黑，望不見阳光、五色。

父亲母亲，为了保护一个儿子，曾遭受百般的折难、以至終身殘廢，而眼下离开父亲的儿子，也竟然跟他父母一样地殘廢了！

老工人看到此情此景，心都碎了，向連成說：“孩子，你

別难过啊，咱們会把飯喂到你嘴里去的。”

孩子的喊叫声，把工头招引来了，他望了望双目失明的連成，罵道：“殘廢啦，快滾蛋吧，別在这里出洋相。”說着，把連成的破烂衣袄，統統地扔到門外。孩子一早，还没有穿上衣服，几乎是光着身子，在板鋪上站着，因为他瞎了眼，自己摸不到穿戴了。老工人从門外把衣袄撿回来，帮着孩子穿在身上，然后向工头說：“孩子眼睛坏了，你們让他上哪去？”工头一怒：“你他媽給他穿戴好了，怎么就不知道让他上哪去？这里不是养大爷的地方，該叫街，該要飯，自己找条路！”大伙好說歹說，工头才允許連成再住一宿。

这天夜里，連成却反常地平靜下来，平靜的簡直象什么事也沒有发生一样，安安稳稳地躺在板鋪上。然而他的心，却在劇烈地跳动着。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他們都免不了一死，可自己眼睛瞎了还能活下去么？半夜里，他一个人摸进了厕所，剛要上吊，被一个老工人救了下來，向他說：“不能死啊！你死了也对不住你死去的爹娘啊！”

工头在名册上，把連成除了名，从此斷了他的飯碗。沒有办法，連成只好上街乞討。在連成第一天上街乞討之前，工人弟兄，特意找来一張硬壳紙，求人写了一段令人酸鼻的文字：

“此人双目失明，困境难当。母餓死山东，父慘死鬼子鎗下，眼下住店无錢，无亲无靠，为解燃眉之急，望行路君子，慷慨資助。”挂在連成的胸前。弟兄們又牢牢地囑咐他：“小心車輛。晚上回来住。”

孩子，沒有适应这盲人的生活，他順着牆身，試探着一步一步地往前摸，不知什么絆了他一下，又不知什么碰了他

一下，跌倒了爬起来，疼了忍耐着，终于摸上一条大街。虽然他两眼看不见什么，但一听到路两旁叫买叫卖的声音，听到饮酒作乐的狂笑声，听到“爷爷、奶奶”的哀叫声，他觉得这条街，对他并不陌生，简直就像他从小看惯了的那条兴隆街。

他不知道自己又走到了什么地方，突然被人围起来，吵吵嚷嚷地念着他身前的那字牌，有的发出了叹息声，有的发出了嘻笑的怪声，不论是怜悯他，还是嘲弄他，他都觉得难堪、气闷。他想冲出人群，跑回工房，那管饿死冻死，也比叫街强多了。可是他走过的路，再摸不回去了，像个被枪声惊吓的小鸟，开始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起来。

不知闯到什么时候，路上断了行人，听不见脚步声，听不见饮酒作乐的狂笑声……好像整个世界，为他都开始平静下来。这时他发觉自己身上冷了，肚子饿了，于是爬下了一个台阶，才想起叫喊了：“帮帮吧，我是个残废的孤儿！”没有人呼应，没有人向他身前靠攏。只他一个人，在夜晚的孤灯下，发出阵阵的哀鸣。这跟十几年前山东济宁的那条兴隆街上的情景有多么相似，可那个残废的女人，在路灯下叫街之后，终归还还有个男子汉，来喊她，把她背回家去。眼下有谁来喊这个孤儿？有谁给他带路？又不知什么时候，他听到店铺的門板响了，车辆动了，喊声出现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在十字街口冻饿了一夜。

孙家的儿子，就这样在街头乞讨、流浪，一直到沈阳解放。

两耳闭塞、两眼漆黑的连成，他哪里知道解放不解放？特别是这座刚刚从敌人手中接管过来的城市，仍然处于紊乱

当中，对于贫困居民的收容，才将开始。正当連成在馬路上和泥土、風雨打交道，弄得衣不遮体，头发老长，面目不像个人样的时候，沈阳铁西区人民政府民政科的同志，从大量的贫苦居民的名单中，发现了孙連成的名字，并且派人在街上把他找到了，对他說：“你是孙連成么？跟我去吧！”虽然說話的語气是那样和蔼可亲，可連成听来，不由得有点发毛了，想起从前也有这么一回，自己因为要飯走錯了門，摸进国民党的兵营，叫人关了起来。今天，又是怎么回事？他迟疑地被人領进了一个住处，民政科的同志，亲自給他洗了澡，理了发，并給他送来了单衣、棉衣和粮食。整整一夜，連成躺在有鋪有盖的床上，觉得温暖极了，想呀想呀，越想越是一场梦：这怎么可能呢？叫街的花子，有誰能瞧得起呀！然而民政科的同志，却及时地总结了他的苦难历史，通宵地向他讲解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

連成一点点地懂得了，懂得了自己的过去，也懂得了自己的未来。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的时候，連成带动铁西区的盲人，将自己挣来的錢，捐献给祖国购买飞机大炮，打击美帝国主义。

一九五二年政府帮着双目失明的連成成婚了。就在那天婚礼上，連成虽然看不见政府为他购买的各种家具，但是他已經摸到了，想必都是大漆的，要不为什么都那样溜光水滑？他激动啊，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婚后，粮站主动往他家送粮，服务站主动給他送菜。就在这一年，連成接到了政府的通知，請他到沈阳小河沿医大，給他治眼睛。

在童年时期，一直过着流浪生活的連成，当他躺在病床上，耳边所听到的，是护理人员柔和、关切地声音：“連成同

志，你渴么？”“你寂寞不？让我来给你讲一段故事好么？”一个从前被人遗弃的孤儿，今天他得到了这样的温暖和幸福，你想他的心情会是如何？整整一夜，他没有睡觉，想起了瘫痪的母亲，她是多么疼爱儿子，却无力地死在瘫痪之中。他想起了瘫痪的父亲，是多么疼爱儿子，却也无力地死在瘫痪之中。今天，唯有党和政府，把他从苦难中救出来。他想到这些，内心熾烈的激情，涌动不止。他想马上睁开眼睛，看看这崭新的世界，看看这周围亲如父母的同志！然而，由于连成两眼失明过久，经过大夫百般的医治，才使他的右眼，能看到光和色了，正在他兴奋之中，护理人员从床位上把他扶起来，让他望望早晨的曙光。他睁大两眼，贪婪地望着映有光泽的玻璃窗，望着五色，望着这缤纷、绚烂的新世界，好像看到了自己的黎明，看到了自己的新生。同时，他似乎也看到了在世界的另一面仍有无数奴隶和黑人的儿子，正在被残暴的法西斯统治着，遭受冷淡、侮辱、驱逐和残害。他再不把这看成是一场梦，而把它看成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现实，现实当中两个不同的世界啊。

政府为了扶植盲人自力更生，在南市区成立了盲人技术养成所（系沈阳盲人教学工厂前身），将连成介绍到该所学手艺，使他走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一年以后，连成的妻子要临产了。连成又高兴，又担心。因为自己的妻子也失明，孩子的小衣服由谁来做？又由谁来照顾他的妻子？可是在他一天下班回来，发现屋门锁上了，一问，才知道自己的爱人，早被邻居送进了医院。他赶到医院，刚刚坐在产房通廊的靠椅上，便听到了婴儿的哭声，他的心不由一动。当护士前来祝贺他生了一个白胖胖的儿子的时侯，他突然在惊喜中，慢慢地沉默起来，

在他两只眼角上，不知不觉，流出几滴热泪。他想起来了，母亲在生姐姐的时候，由于无家无舍，产后坐下瘫痪病，而自己又生在風寒四起的尼姑庵里。如今，自己的妻子，却安静地躺在产院里，自己的儿子，正被医务人员万分小心地保护着。这也是孙家的儿子，却生长在幸福的国家里。連成也当了父亲，可怎么能同他苦难的父亲相比？他的父亲，为了儿子，四处奔波，找人带呀，竟找了一位“慈善”的尼姑。可眼下他的儿子，却由政府花钱，给他请一位临时的保姆，照顾他的儿子，这也是为了照顾他那双目失明的妻子。两代的孙家，两代的儿子，又是多么不同啊！更令人喜悦的是，那三十年前，被父亲卖给外乡当童养媳的連成的大姐，解放后，经过济宁市人民委员会的帮助，竟在沈阳，与自己的弟弟团聚了。姐弟俩抱头相哭，热泪横流地倾述着以往……

这个从前倍受苦难的孙家的儿子——連成，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沈阳育人教学工厂，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站在庄严的党旗面前，望到了火红的新世界，望到了金灿灿的阳光，望到了他应该望到的一切！他的两眼，好像完全明亮了……